

留歐外史

探險文藝社發行

1931

留俄外史

（破天荒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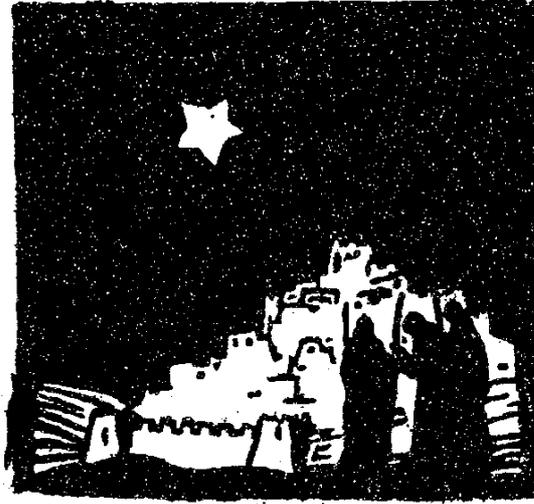
探險文藝社出版

1931

目 錄

1. 黑暗的輪廓
2. 從莫斯科回來
3. 他們的前途
4. 我們應走的路
5. 一篇這樣的論文
6.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7. 救國必須這樣
8. 心靈的審判
9. 第一篇譯述
10. 第二篇譯述

11705



第一頁

翻開封面，是空空白白的一頁，包藏着無限不可思議的奇妙與神祕在裏頭，給讀者假一個時刻的刺激和引誘，牠已經給你一個暗示了，那真正的第一頁，還在這空白一頁的後面。

普遍的青年讀者們對於任何讀物，首先總得要給那封面，一個仔細打量，獲至於先要接一個“賞試吻”，這樣，好像對這本讀物深深

破天荒文集

的心靈，已經能起共鳴的作用，表示同情了，如同現代一般色情狂的青年們得到一封粉紅色而美麗的洋式信封，上面寫着自來水筆的信時，總以為是心愛的人兒來的情書，同時見了一個裝束漂亮而摩登的異性，毫不躊躇的便認定這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新文明人物，這是普遍的一般社會心理，其實是滑稽的，可笑的！

老於讀的人們，對於讀物先得要看者序，或所謂卷首語和開場白等等，光看了那序序之類的一篇東西，彷彿就可以明白全書的內容了，那所謂序等一類東西，好像是一件公文封面上的摘要似的，的確是遲遺，什麼刊物寫在前面的序等等的一類東西，都是告訴你這本有的內容，在你翻之前，預先給你一個概念。

這本小冊子的第一頁，即所謂序或卷首語和開場白；雖也有依樣葫蘆的一套把戲；但這

並不告訴你這本小子冊的內容如何如何，只不過告訴你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神祕的耐人尋味的，決不是單看了其第一頁便可以明了其內容，知道其爲如何樣的神祕，如何樣的耐人尋味，更不是讀了其第一篇第二篇所能明乎此，甚而至於決不是從第一頁第一字一直到最末頁最末字所能明乎此，而絕對必須整個地一而再地讀過三遍之後，再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去潛心探究，探究時最好要虛心地充滿着特別的好奇心，探究的方法愈多，你所發現的各式各樣不同的新奇結果也愈巧愈多，（因爲我們想想譬如一本或一篇東西從頭至尾的讀下去是一件事，如果倒結來讀却巧是完全相反的另一件事，或將每一頁的第一字或最末字挨頁次的綴成如句或數句也會變成另一件事，以此類推，諸一此類的例子很多，這是可能的）倘能如此潛

破天荒文集

心探究直至最後，你所得到的，是一個美麗的芬馥的，甘密的果子！

他們勇氣勃勃地極敬重地寫這本東西以後，我來偷偷摸摸地寫這第一頁，偷偷摸摸地送在付刊吧！更願各書局偷偷摸摸地發行，青年們偷偷摸摸地去購讀吧！咳！偷偷摸摸？怕什麼？

朋友！這第一頁代行所謂序或卷首語的開場白的職務，使止於此了

一九三〇年夏我於暴雨中

黑暗的輪廓

(一)



「本週以來，荔枝角游泳場附近海面，不斷發現溺死尸骸，尤以昨天上午該處海面漁戶所發現之青年男尸二具為奇特查該二具男尸，係解脫精赤，互相擁抱，宛如鰻體。揣其情狀，似係死前彼此相救以致「晉溺」者。事後又於該場左近檢獲白色內衣短祙各二件，并有D.C.P.字樣之自來墨水筆一枝，當係該死者遺物無疑，現所有尸身已由九龍殮房收殮，遺物交深水埗差館存案。聽候「尸親」認領云云。」

破天荒文集

十月五日(即重九節過後之第二天)東方馬爾太埠各報社會新聞欄，登載了這樣一段“司空見慣”並不算“新”聞的新聞。這顯是本週以來，不斷發生“不幸”事情的警告。然而荔枝角的游泳場，依舊是游人如鯽，不減舊觀。一般年青的時髦男女，和運動健將們，並不會受此影響而裹足不前。這椿被新聞記者所認為奇特的事情，也就像隔日報紙一樣地無人過問了。

荔枝角，是東方馬爾太對岸，九龍半島迤西的一個海灣的近旁；是負山面海的一角僻靜所在。距此百步以外，也有些灰白色的洋式樓房，峙立在未完成的馬路的半邊，但這樓房，是屬於她的主人的，而他的主人當然另有他的精緻房屋，不屑來這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海

黑 暗 的 輪 廓

角來居住，因此，這寬廠的樓房是空着。然而在馬路的另半邊，却有許多各樣各式的臨時小木屋，每一間小木屋裏面，至少也有五人以上的擠着，甚至擠到十多人，雖然只是隔一條馬路，但空着還空着，擠着還擠着，互不相關。

住場的周圍是園地，在整齊的畦疇裏面，種着一行一行的白菜。和芥蘭，油波，和蒿苳，青青地現着蓬勃的生氣。靠近馬路的一邊，是新近填平的曠場，場上堆着像墳墓一樣地石碎和石塊，一輛一輛的土車停在臨時敷設的鐵軌上。所有這些一切，便是供結着全住場的二百多人的生活資料。

每天白晝，各間小木屋子的板扉，都在倒鎖着，屋裏的人們都向外散開，散到園地去，散到堆着石塊，停着土車的曠場去，由上午七點至下午六點。車聲鱗鱗地，石聲確確地，奏

着交響的音樂。有時西風挾着園地裏糞溺的氣息，一陣陣地吹進這一羣勞動者的鼻觀，毛孔裏來，給他們辟辟暑氣，解除瘴癘。就算是自然的主宰，給他們的“娛樂”和“衛生”的設備了。他們都是早出晚歸，煎好，吃，洗脚，上床，睡覺，刻板地過了一天又一天，或許一生一世都是如此，沒有一個是例外。所有例外的，就是我們陳媽子家裏二位高貴的客人了。

這二人，一位叫颺君，一位叫箴君，從他的“尊號”看來，着實有點令人可怕，然而并不，他們都是二十歲左右，斯文俊秀的青年人，他們都是西其裝而革其履的十足紳士裝束。至於這樣高貴的人物，為什麼要到這貧民窟的陳媽子家裏來住呢？恐怕誰也說不出，而且不好說出理由來，要勉強說出，簡單點，就是被時代的洪潮所沖來的。

黑 暗 的 輪 廓

我們颺君和燄君之在一起，是“萍水相逢”的，雖然他們都是“同志”，但各有各的故鄉，到這裏來，也是或先或後的。他們住在這裏快要一年之三分之二了，他們的行止，也像普通的人一樣，他們的談吐，却是有條有理，出言有章的，平居什麼事情都談到：政治，社會，文學，愛情，以至宇宙間的一切。但從來沒有聽見他們談及他們的家庭，固然現代的志士們，是爲國忘家的，也無足奇怪，不過我們的颺君和燄君，似乎還不只是這些。他們有時也談到關於家庭方面的事，但每當談到這方面時，好像各有“隱衷”似的，在相對苦笑中沉默下去，或是急轉辭鋒，很不自然地接到不相干的事情來談。爲什麼？這也沒有旁人知道。

陳媽子也像其他的老年婦人一樣，喜歡絮絮叨叨地問短問長，當然她對於住在她家裏的

客人，也曾探求過他們的家世來歷。但有時往往在二個不同的時候，會聽出二種不同的結論。然而她總以為自己的記性壞，從不懷疑到這二位客是匪類。她也明白現今的年頭，有些人是不隨便公開家世，好像她自己吧，她能隨便告訴鄰人：她是陳英明的母親麼？橫豎他們都是張先生介紹來住的，她能懷疑張先生的朋友是匪類嗎？張先生，誰不曉得？他是我們P縣的第一流入物，老舉人的兒子，大學畢業生，政治部官，就是現在失時些吧，也是皇家學堂的教員。而且英兒是他教過的……她想到英兒，自己暮境的悲哀，和張先生人格的崇拜，在她窗井般的心腔裏，結成了“堅信”的鐵石。

說到我們陳媽子，倒也有些來歷，她不是此地的士著，在三年前，她是住在P縣有名的

黑 暗 的 輪 廓

河邊村，村中有名的文林第。她家有的是用不完的錢，吃不完的穀，而且“書香門第”的榮譽，是誰不艷羨着陳家呢！她的丈夫，雖然是中年便去了世，但她有兒子——英明，有女兒——婉姑，順姑，兒子又聰明，又勤謹，十八歲便在中學畢了業，此後的人事，就是男婚女嫁，抱孫兒，享老福了。誰也料不到，在向着我們陳媽子，（不，那時是叫陳太婆，）展笑的晴空，也會打起霹靂來呢？就是她自己吧，恐怕連這樣地惡夢，也不會做過。人不去管世事，世事偏要尋上門來，C省的洪潮，P縣當然不是例外，她的兒子英明，也就不知所以的像許多青年人一樣，被洪潮捲入漩渦，而且不久就葬身魚腹了。這幕悲劇，已演過了三年了，悲劇的主人婆，現在還健在，不過在身分上，由太婆而降為媽子了。以前認為不足輕重的賠錢貨——

她的女兒，現在便是相依爲命的寶貝了。用不完的钱，吃不完的穀，畫棟彫樑的文林第，都被洪潮冲沒了，連自己也被冲到這舉目無親的異鄉來，住這鋅蓋板牆的木屋子。

這樣看來，她和她的客人，是同一命運的了，所不同的，就是浮萍和槁木的不同。

(二)

她們因命運之相同，生活便混成一片，一切都不拘束，連相互間的稱呼，也隨着相互間的同情而進步了，起初她稱他們先生，但不久以後便很親暱的叫“馬猫仔”了。這似乎冒瀆的稱呼，其實是再親熱不過，她除這樣地叫她的明兒以外，沒曾叫過別人，這樣稱呼他們，便是當他們兒子一樣看待。而他們呢，起初也是跟張先生叫姑媽，不久也就刪去那個不順口的“姑”字，而簡順地叫“媽”了。他們也是當她母

黑 暗 的 輪 廓

親一樣地看待。這樣相互稱呼不是偶然，半點也沒有荒謬，因為“媽”和“兒子”，都是人類倫理上的需要，何況她們是各有缺陷，同一命運呢。

她們完全是一家，疾苦相告，歡笑相向，母子兄妹，真是其樂融融！鄰居的人們，由豔羨而起猜疑了，有的說陳媽子認了兒子，有的說她贅了女婿；不久後一說便有些腦筋過敏的人完全相信了。不是麼？一個老太婆，兩對青年男女，住在一間不滿方丈的房子裏，雖然裝束有點兩樣，但年齡是差不多的，半年相處了，少不了難免於自由戀愛吧？然而我們陳太婆，雖被環境壓迫着變成媽子，却是家教有方的人家，而她的女兒們，也是婉順自愛的。或許她們有存念也說不定？但事實上仍然是母子兄妹，至上的倫理結合。

每天晚上，除非是落雨，打風，或有旁的事情。在晚飯過後夕陽西沒，月亮東升的時候她們一家聚在柵門以內房門以外的瓜架下，乘涼，談笑；或是打瓜子仁，裝炮竹引子，常常到十點過後，才去睡覺。像歸巢燕子一樣吱吱喳喳地，爭着關柵門，收拾東西，直到房門也關了，遠聽到她們說話的聲響。

有時因天氣太熱的緣故，她們便坐到夜涼，月亮懸在天青色的空際，星星燦爛着光芒，微風吹着那寬展而且長着毛刺的瓜葉，擦喇擦喇地響動。一片片各樣不同的白光，從那葉縫中漏到架底來，落在每個人的頭髮上，衣裳上，臉孔上，閃動不定地掩掩映映。這時如果有旁人細心地去注視她們各個的面部，一定可以在共同的笑影中，尋出各自不同的愁痕。可是她們自己都不注意到這些，只是各自理會自己

黑 暗 的 輪 廓

，同時互相理會，她們的笑語，也就在這理會中爲着互相安慰而發。

日間她們母女各有各的工作，媽子替人家縫衣裳，或洗衣裳；婉姑和順姑，天未大亮便起來了，燒好稀飯，吃過，洗臉，梳辮子，趁着七點到糖果廠去上工。只有我們颺君和儀君是整天閑着沒有事做，同時因經濟的關係，和怕露面的緣故，所以也不大喜歡出街。午睡，差不多是他們看小說以後的第二堂功課，有時竟忘記起幫助媽子弄晚餐，直到婉姑們回來了，叫他們才起來吃飯。儀和颺，幾乎兩個都是一樣，頹唐，浪漫，怪癖，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要描寫他們各個的個性，確是有點困難。日裏睡覺，夜裏失眠，也是他們共同習慣之一，約莫到了十二點鐘“夜”的時候，她們都入睡了，這時他們像二隻老鼠一樣，向閣子架上溜下

破天荒文集

來，腳輕手快地開了房門，柵門跑到山邊空地上去，這樣做，不止是一次，可說是常常，他們在高興時，或批評黨（他們的黨）國大政，或談些不相干的問題。有時却是相對忘形的呆坐着，癡立着，把各自的視線在那空曠的天宇下，不斷地轉變方向，畫成各種角度的投影綫。直至兩個影子循着舊路回到開子裏來，還是一聲不響。睡了，也是各自作各的夢。夢中有時或痛哭，或驚呼，往往睡得正甜的她們，要被這些怪聲鬧醒了起來。

（三）

每當曉霧未開，或暮烟霾合的時候，在這海角的曠場上，可以隱隱約約地望見對岸那葱籠蔭蔚的山峯。“米”字旗在那高峯頂上迎風招展着，半山環繞着高低相映，巍莪迤邐的建築物，顯着“雲裏帝城”的莊嚴色像，禮拜堂的

黑 暗 的 輪 廓

鐘聲，也像是由天半飛來似的。這就是東方馬爾太的域多利亞山，山上住着的，不消說，是“天驕”“帝子”們。

由山下通到山頂的，有一條迴環婉曲的輕便鐵路，在森林掩映中凌山直上，藉着物質文明的神力，溝通了天上人間。

“重九”登高，這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習慣或許就是民族的精神文明的表徵。在東方馬爾太市，雖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領域，但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竟能在那裏表現出來，而且同化了一部分異族，這不是值得自誇麼？

域多利亞山下的輕便火車站，大約因為今天是重九佳節的緣故，異乎尋常的聚集着許多人，男的，女的，中的，西的，都在攜樽挈榼，在那兒等待着火車到來，把他們送到高揭着米字旗的山巔，去登高醉太平去，從這一羣人

破天荒文集

看去，幾乎要否認世界上的民族，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存在，他們在服裝上神態上，都是一樣的整齊而高尚。民族平等了，經濟也平等了，但牛馬是除外。

我們的高貴同胞，住的是三層五級的洋房，不是已經很高了嗎，爲甚還要來登高呢？爲張望祖國的原野麼？爲懷念故鄉的親友麼？不，他們只是爲登高，——由地獄而登天堂。祖國的原野，故鄉的親友，在他們看來只是地獄，地獄裏受罪的孽囚。他們的眼睛只是看見那製造文明的烟通，他們在希那烟通能噴出多量的烟霧，把祖國的原野遮蔽無遺，他們是來醉太平，他們不願，而且不屑把什麼“思念”來紛擾他們的豪興。

這天堂般的聖域裏，直是雞犬也升仙了，只有整天勞働的牛馬，依舊是牛馬。天不賦給

黑 暗 的 輪 廓

他們以高尚的曠逸的心緒，他們的心緒，永遠是像他們所住的木屋一樣的卑低，一樣的狹擠。佳節於他們只是多釘一口釘子，——生活的釘子；多劃一道創痕——思鄉的創痕。

域多利亞山之與荔枝角，只是隔着一道海灣，然而域多利亞山是崇高的，荔枝角却是低下的，雖然是同一天宇的籠罩下，在名義上，也同一是米旗下的領域。山上的游人，與地下的勞人，也一樣是人。不過游人所不屑的祖國和故鄉，在勞人的腦海裏却不時捲了眷念的潮汐，眷念着得不到耕作的土地，眷念着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的父母妻孥，甚至荒草離離的祖先的墳墓。

節候的觀感，影響到人類的心緒也像節候的風，影響洋海的波濤一樣，同是自然的反應。舉一個例子吧，為青年男女之對“七夕”，便

感觸到別離歡會，之飄忽無常；孤兒寡婦之對“清明”，便追憶到過去的慈愛與溫存之消逝；異鄉孤客之對“重九”，也免不了要追味着父母兄弟歡集一起之可貴而難能。古今無限纏綿，悱惻，哀怒，感傷的詩的靈魂，也都是蘊藏在這“節候”與“靈感”相關的合拍裏。節候給予人類的感覺，是無私的，域多利亞山上的游人，他們能夠剝奪荔枝角的勞人的血汗剩餘，但不能剝奪他們節候的感覺。

荔枝角一帶的木屋村，也像他們祖國的任何村莊一樣，浸沒在節候的波流中了。隨便你經過那家的門前，都可嗅到由紙錠灰中噴發出來的酒的氣息，或許可以撞見平時面孔灰黑的人，雙頰上輕浮着微醺的醉意。我們陳媽子的家裏，似乎今天更闊氣些，她們把唯一家畜，——跛腳白鴿來供犧牲。晚餐因為有了特別

黑 暗 的 輪 廓

的好菜，大家都高興些吃“白糯米”（本地比較吃得合算些的酒）。

“酒”，這東西，究竟是“消愁”的呢？還是惹恨的呢？這在吃酒的人，并不暇先事研究。如果能這樣做的話，我想一定不會惹出酒後的事非。今晚我們陳媽子是吃醉了？她流淚，丈夫，兒子，的哭起來，如果把酒杯去盛她所流出來的淚，也許比她吃進去的酒還要來得多。這一哭，真是一瀉千里不可收拾，一直哭了一個鐘頭，誰也不去勸慰她了，因為是屢試屢敗。她的女兒們坐在她的身邊陪着流啞淚，她的客人，不，她的乾兒子——廳和箴，呆然相對，一個皺着眉頭，一個努着嘴巴，眼光都直視着遠處，像在思索着一件難明白的問題。

“論起是吃醉”，實在酒也并不多，化了二十枚銅“佐治頭”，五個人分着吃，廳差不多

吃了一半，還叫喉嚨癢，不夠算，這一點兒能把媽子醉得這樣變常嗎？她平時不是吃了比這回更多都不會醉嗎？”這并不是他們的疑問，而是他們完全了解媽子哭的原因以後，一種補充理由。在這靜想的一剎那，他們各自的“內疚”在燃燒着，使他們的眼睛感覺到發辣，不過哭這件事，在他們變成志士，發過“流血不流淚”的誓以後，動作有點生疎了。

夜幕漸漸地低垂了，遠處電炬的星星，依着各自原在的空間漸次發亮。但這一帶是新闢，而且是臨時的貧民區，這裏的居民，對電炬的關係，和天上的星星的關係一樣，只能在視力所及的叨光一點。天堂與地獄，光明與黑暗的對照，地獄裏的人們，就在這黑暗中沉寂下去直到太陽升起，明朝到來的時候。

陳家屋子的瓜架下，因為今晚突然的發生

黑 暗 的 輪 廓

了事變，不像往常那樣鬧熱，整個房子靜悄悄地在黑暗中顯出更黑暗的輪廓。時光也不早了，都市的聲息，只剩一點若斷若續的疲倦呻吟。這是對海石塘嘴青樓買醉歸來的闊少們的汽車在人靜的馬路上馳過。演着“酒後”悲劇的主人，早就到了夢鄉去尋她的親夫愛子去了。在這二百多人住着的木屋村裏，怕只有那二個“內疚”燃燒着的青年，在黑暗中替沉寂的自然維持着治安吧。

(四)

——“聽”！黑暗的輪廓裏，迸出一絲低微而淒苦的人聲。

——“唔，時候是不早了吧？月亮遠看不見呢？”淡然的響應。由聲調中聽出是另一個人的口音。

——“你說姑媽是醉麼？她哭得多淒慘啊

！，我們在她的家裏住了多半年了，說未見她哭過，大概是節令的感觸吧？人類總是有靈感的動物，我真有點感動了，雖然我的感動，不是從今天開始，但我的“人性”受了她的“母愛”陶化而復活以後，才感到加倍的“難堪”！聲調更低微而顫曳了

——“唔！我們才是醉呢？！”仍是那淡然的口氣。

——“你說我在醉麼？朋友，我現完全清醒了。但已來不及了，醉裏的一切都令我不能忘記，朋友，但已來不及了，什麼黨，革命，酒瓶，咆哮，發狂，打，殺，殺了自己……”聲調由低微而轉緊張。

——“不要誤會吧，我是說我自己在醉呀，或許你和一切“鴆毒自甘”的人們，都不是例外。并且何止吸，醉，是可以醒的，但我是

黑 暗 的 輪 廓

飲了酖，現在要發毒了，不能醒，絕對不能醒。你，你是完成清醒了麼？好，我祝福你，祝福努力去打破你所咀咒的酒瓶！”一樣的緊張語氣。

——“聽，你還是懷疑我要找別的出路嗎？不錯，路就在我們的背後，雖然現在還沒有築得很平坦，但終是“人”走的路。不過我是沒有勇氣轉頭，我的路就在前面，聽吧，狂濤在那裏悲嘶着，這就是我的共鳴，這就是歡迎我走上前去信號。別了！朋友，就在今夜，我們今夜能夠撕破互相監視的面網，很坦白地嘔出蓄在心裏半年的苦液，這是可紀念的最後一場。朋友伸出你的手吧，讓我緊握着一分鐘。”

“餒！我那可憐的朋友，請你原諒吧！我的話併不是譏諷你，而是勉勵你，你既然發現了“人”走的路，最好你轉頭吧，即使沒有

這個勇氣，難道就有勇氣自經溝瀆麼？一個人如果不是到了絕境，絕對不能走這絕路的。我們做了幾年的無產階級的黨員，天天在叫着無產階萬歲的口號，究竟無產階級的生活，是怎樣一個形態？無產階級的需要是些什麼？恐怕是到這兒來以後才深深地體念到吧。我們固然不能反革命，但我們也不能盲從所謂革命，去走相反的路，我們應當投身到貧苦的勞働者的中間去，更深刻地去體念他們的生活需要，在這裏去求真正的革命出路。用自己的勞力去換取麵包，我想總是比乞憐於“盧布”，乞憐於友誼的幫助，是神聖得多。並且，你也可以像其他的勞働兄弟們一樣，把你的父母接來在一塊過着貧苦的生活。如果他們還沒有十分衰老的話，那嗎也可以像其他的老人一樣揀煤屑，打瓜子仁，倒還比在恐怖中流離失所好些。膠

黑 暗 的 輪 廓

友，你以為對麼？至於我，唉！不能！我的生機盡絕了，沒有戀生的理由，“生”，在我是污辱了人類，污辱了世界。我的話，是為你打算，為一般還有生存理由的人打算。朋友！請你接受了我的意見吧！你所想走的絕路，讓給我去走吧！”

——“可憐的朋友！感謝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沒有接受的可能。正如你所說：“生，在我只是污辱了人類，污辱了世界。”我們在過去對於各自的家庭，不願探問，也不願自白，現在是自白的機會了。朋友！聽罪人的供狀吧！但我有一最後要求，如果你能答應的話，那麼請你聽清楚，把我的供狀紀起來，待到明天我的屍體已經漂出這兒的海口時。把牠在全人類之前公佈，讓我的罪惡，永遠受唾罵的刑罰。我，我并不叫戴，戴楚平才是我的名字，

我是孤懸在中國南部的瓊崖島人，我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個小細胞，這是你所知道的。我在未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前，也是平常的人一樣，是父精母血的結晶，凡是人間父母對兒子的劬勞慈愛，我也是一樣地享受過。我的父親是“鄉農”出身，在二十二歲時，賣“豬子”到南洋羣島去，一直捱了二十多年牛馬生活，才回到祖國來。我的母親是海口碼頭的“挑担女工”，她在嫁了我的父親二年後生我的，而我現在是二十二歲了。我拿着父親的血汗錢，買了十多年受教育的機會，結果變成“智識分子”我的父親也因為擁有血汗所換來的產業，就形成了“地主”或“資本家”。！

“當我加入CY的時候，才是十九歲，那時還在瓊海中學讀書。加入以後，便在多次支部會議裏，和共產主義書本中，學會許多新的

黑 暗 的 輪 廓

漂亮名詞，和斬截鋒利的語調。我宣誓過，願意犧牲一切，和打倒地主與資本家……；我曾表示只要是地主，資本家……等等的反革命就是自己的父親也不能寬恕。這樣一年以後，我們的黨，就開始實行革命了，而且嫌“打倒”的方法不散底，一變而為“殺盡”，“斬絕”。

“我的學校，也因為學生要暴動而被封閉了，我就奉了黨的命令回到本縣——文昌來參加暴動工作，由支部書記高陞到區委常委兼赤衛隊中隊副。殘酷的戰爭，一天一天地開展而加兇了，我們的縣委來了一道十萬火急的肅反命令并且附帶着一紙二千多名的反革命名單，單就我第三區，也要殺五百名以上，當然照我的父親也是當選人之一。這個嚴重的命令，立刻就要開始執行，縣委也同時派員來區委監督討論執行的方法，結果決定凡是黨員或團員

的父兄，有反革命行爲者，由該黨員團員自動執行槍決，以示堅決。在本區同我一樣不幸而有反革命父兄的，固然不祇是我自己，但親自動手去殺，這是“人”做的事麼？然而却不容你懷疑，猶豫，我們的黨，真不愧爲“布爾扎維克”的黨，牠能用組織的力量來支配你個人的行動，使“人”去做不是“人”做的事。

“就是像現在這個時候——夜裏十二時過後，我同着三個監視隊，這監視隊中，一個在我家做過二年長工，一個是同族的兄弟，一個是赤隊小隊長，他們都是在我家混過，認識我的父親的。四個人由二十里外奔進我的家門來了，在一陣亂槍響了之後，我便跟着我的同伴回轉我們的機關來。我執行了議決：我的責任完了，我的一切都完了！

“這時的我，完全在催眠狀態中，靈性脫

黑暗的輪廓

了軀壳，神經麻木到懶得動頭，眼前只是一片黑，我並不曾看清楚，我的父親是怎樣地被殺！而且我手裏的左輪手槍，子彈依然，像蓮蓬內的蓮子一樣，沒有一粒打出去。然而我的父親之死，總歸是我親手槍殺的。

“此後，便天天在衝鋒抗敵中，像野獸似的咆哮；狂跳着，直至全隊人死了十分之八，民衆之犧牲，就本縣計，也有一萬以上，我的母親，也就是整萬犧牲者中之一個，這些都是我們黨的革命成績，和精神表現，朋友！聽好沒有？我，我戴楚平這“梟獍”，“野獸”，便是親手殺掉了父親，在一縣之內致死了成萬民衆的共產主義者。

“我之逃亡到這裏來，是抱着一腔熱血，要找到我們的最高領導機關來訴冤，請我們的領袖們，給這糜爛的殘局，設個補救辦法。結

果機關找到了，領袖也見過了，你聽着吧。他們怎樣答復這千里乞援的人呢？第一點，就是我不該怕死逃脫；第二點，就是瓊崖的民衆，已經在正確的路線領導下，起來做更擴大的反攻了。正確路線就是，反對倚賴槍桿的機會主義，要民衆赤手空拳去奪取敵人的武裝；第三點，便是要打倒知識分子的領袖慾——不要民衆的先鋒主義。黨現在不需要我了，因為我沒有第二個父親可殺，同時又怕死，又是先鋒主義，看吧，看這解放工農羣衆的革命成功，看這正確路線的領導成功！別了！朋友，耐着吧！明朝只要多待幾鐘頭，然而我是不能等待了。“說完，一個糊模的黑影，在黑暗的輪廓中立起來接着，第二個黑影同時起立。

——“颯！親愛的颯！你也無須向我道別，我們都是同路人。你所說的話，也就是我想

黑 暗 的 輪 廓

向你說的話，我們一樣是“梟獍”，是“野獸”
一切都一樣。恕我不能像你那樣做供狀吧，橫
豎也不需這個，我此刻五內如焚，口渴得難受
，我們喝水去吧，決定了麼？”

—— “.....”

四周仍是靜悄悄地，只見那黑暗的輪廓裏
裂出二條黑影，向那更黑暗的死海移動。

此後木屋村裏那二位年青的高貴客人，便
失蹤了，陳家的瓜架下，也聽不到清亮的笑語
了。陳媽子的孤獨復了原，閣子架的空虛也復
了原，但這些與全村的勞働者沒有關係，域多
利亞山，與荔枝角之間，仍然是被天然的海灣
隔着。

一九三一，二，五，初稿完成於南京旅寓。

破天荒文集

從莫斯科回來



1. 小引

我是去年九月間從莫斯科回國的一個共產黨黨員，十月中旬便自動的脫離共產黨了。

。 脫離共產黨是我留俄時準備好了的決心，所以一回到中國，接到家庭給我匯去的路費，便馬上跳出這罪惡的圈套。 很久不得解決的痛苦，一下子解除了。 對於我是再痛快沒有的一件事！

脫離共產黨後，我最初的打算，是想從消極方面來懺悔過去政治上的錯誤，所以住在久別的遼甯故鄉中四月之久。經過這樣較長的沉默時間中，我覺得自己的辦法不正確，不徹底，不是一個革命者的態度。我現在是已經脫離了共產黨的組織。但是因為這種消極辦法，外面不知道我的人，或者仍認為是在幹共產黨的事，而共產黨的內部却已早將我看成一個脫離黨的叛徒。我既然覺得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國情而痛惡共產黨，脫離共產黨，爲什麼不積極起來擁護適於國情的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黨呢？同時目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活動，是中國民族最危險，最有害的敵人。每個中國公民都要有反對共產黨的責任。在我是已經深刻的認識了共產黨的罪惡，而不積極起來反對共產黨，這只有加重和加深我自己的

從莫斯科回來

政治上錯誤。由此我覺得我自己的生活非常矛盾。這種矛盾的生活，當然有無限的痛苦。要解除痛苦，只有打破我政治上消極的懺悔主義。要打破政治上的消極懺悔主義只有一條路：就是我對於共產主義，既然失掉信仰，對於共產黨的行動，又完全反對而脫離她的組織，當然這是一個共產黨的叛徒。於是擺在我面前的一條路，只有堅決的極積起來反對共產黨，決心做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我決心了！我覺得只有打破我消極的懺悔主義，才能開闢生活中的新天地，才能解決矛盾中的痛苦，才能忠實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這裏，我準備將我在共產黨內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實，一齊宣佈！——便當着我退出共產黨的宣言。

如果有仍被共黨迷惑的人來指責我說；認為我既然脫離了共產黨，又何必來宣佈共產黨

的祕密和反攻，多此一舉呢。朋友，錯了！我退出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所引導的中國革命，只有一個滅亡的前途，是因為我覺悟到中國革命唯一的出路，只有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為着中國民族革命的利益計，為着中國當前建設計，為着中國存亡計，我們只有擁護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來建設新中國，消滅企圖斷送中國民族生命給赤色帝國主義的共產黨，這是每個中國公民應有的覺悟和當前急務。我既然認識了以上的這一個實事，如果我不積極起來反對共產黨和堅決的信仰三民主義，這便是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不忠實，便是黨國的罪人。我現在甯肯並且應該做共產黨的罪人，做共產黨的叛徒。不甘願並且不應該做一個不忠實的革命者，黨國的叛徒。要做一個忠實的革命者，便須明白的反對不合國情的共產主

從莫斯科回來

義，要做一個總理的忠實信徒，便須堅決的攻擊破壞國民黨的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是我今後的責任，是我今後的義務。

以下連敘帶評，敘述我親身經過的事實，一直到我去年退出共黨為止。因為要敘述我自己的經過事實，所以不得不以我自己為敘述的中心。

2.1927年以前我和共產黨的關係

我怎樣和共產黨發生的關係呢？說起來真慚愧！在我沒有加入共產黨組織中之前，已經是一個國民黨黨員，一九二四年我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當時天津的學生，一般的說起來對政治無興趣，革命情緒非常沉寂，南開是出名的讀死書的學校。恰好此年冬，總理北上，汪精衛曾到過我們學校講演一次，津埠的國民黨黨員也乘機活動起來。我便在此時認識了國民

破天荒文集

黨，接受了三民主義。總理的偉大人格和精神，激動起我對民族解放運動的熱情。當時便由我們學校中的國民黨黨員張某和王某二人介紹加入本黨。翌年春——一九二五年我轉入北京朝大讀書。實際上只是在該校掛了一個名字，並沒有上過幾天課，大半的時間完全放在校外活動。五卅慘案起，使我對革命活動更形熱烈起來，

一九二五年秋，郭松齡倒戈了。北京國民黨中央臨時委員會派我回奉組織國民黨。當時的京奉路車，只由北京到天津的路還通，我便由津乘船去奉，在奉天南滿站下車。從日站到城裏的街上要經過三次的檢查，所幸沒有帶任何文件。最後我就住在日站的一個朋友家裏。當時的戰事很緊急，隆隆的炮聲，每天都可聽見。日租界住滿了中國人，城內也有日兵

從莫斯科回來

和日警幫助巡查。傳聞郭松齡幾天就進城。過了兩天說是郭松齡打死了，我當時也半信半疑。又過了幾天滿城傳說郭松齡的屍身，擺在小河沿，任人參觀，我馬上僱車到小河沿，果然郭松齡夫婦的屍身擺在運動場中的一張蘆席上，我的眼淚不自主的也流下了。回到日站後，我便準備着回北京，但過了幾天，接到哈爾濱友人的一封信，要我到哈爾濱工作。因為在郭松齡失敗後，哈爾濱黨部同時被封閉，被捕數人，朱霽青逃往海參崴。哈爾濱東北早報無人，要我去作編輯。我當時便答應去哈爾濱工作。因為我覺得東省人士對本黨的認識，雖已有少數革命先輩在那裏倡導，但力量仍甚微弱。所以我有留在東省工作的必要，遂決定去哈。這是那年十一月間的事。

我留在奉天，前後總共不到一個月。到哈

爾濱後，便擔任東北早報主筆。該報是朱霽青，朱鐵軍等發起。幾個報館編輯，在哈市黨部被封後，同時被捕，所幸報館沒有被封。我除了擔任報館工作外，一方面活動恢復哈市黨部的組織。是年底發生東鐵停車案，哈當局遂借由將報館封閉。我仍繼續活動黨部的恢復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成立哈市臨時黨部，我是市執委之一，不久正式選舉哈市執委，我仍被選為執委。此時各區黨部亦恢復了組織，黨員的人數亦增加了很多。同時另辦通訊社，擴大黨的宣傳，當時黨的組織和宣傳力量，雖然增強了許多，但是黨權却操縱在共產黨之手，市執委中過半數是共黨份子，下級黨員也混入不少共黨份子，原來在哈市已早有其組織的基礎。朱霽青在哈埠工作時，曾拉攏共黨份子共組黨部，自然在此次黨組織恢復中，共黨仍站優勢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我當時在工作上時時感受他們的包圍和掣肘。在我週圍的人，也多半是共黨份子。這便是我墜入共黨的起因了。

當時在哈爾濱共黨的主要活動份子，要算是吳畏——又名吳麗實，是共黨的東三省特派員，新從俄國回來的學生。在此次恢復哈市黨部的工作中，也是一個積極份子，所以我和他在工作中很接近，私人的感情也很好。當時共黨在國民黨中一般宣傳是：1.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最後目的是相同的。2.中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兩黨對國民革命是採取同一的策略，所以國共兩黨要親密的合作。3.但是共產黨是“最革命的黨”，對革命的態度是最澈底，因為共產黨是工人的黨，工人是國民革命中的急先鋒，國民革命要在共黨領導之下，才能保證國民革命的最後的勝利。總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

破天荒文集

員，是一種欺騙的宣傳，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主義與策略，說得沒有什麼差別。同時還大吹而特吹共產黨是最革命的政黨，以這種方法來迷惑一般思想幼稚和感情熱烈的青年國民黨員。一九二六，八月間，吳畏對我說：“你這樣積極工作，應該加入共產黨，對於你的國民黨工作並沒有什麼防礙和矛盾的地方。”我答應了。因為要做一個“最革命的”黨員。

我為什麼加入共產黨？當時的我，思想和經驗，真是淺薄和幼稚。這也是事實問題，因為我當時不過是一個大學預科生，中學生的程度。年齡不過十九歲，是才出茅廬的一個孩子。學識經驗，都是起碼程度。當時只抱着對現在社會極度不滿的激奮，要澈底打破。而共產黨是打破現社會制度的組織。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革命，要站在革命的最前線。共黨是“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最革命’，是“領導革命”的。所以我們要加入這“最革命的共產黨”（？）同時對於共產黨還存着一種好奇和冒險的心理。至於共產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根本差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否相同，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否始終如一的合做到底。關於這些問題，既然沒有明瞭的概念，也沒有深刻的研究。只是憑着感情的衝動，很少理智的判斷。我想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大部份也和我當時的情形一樣。大家要求澈底的革命，而以為共產黨是澈底的革命黨。共產黨員自己也大吹而特吹自命是最澈底，最革命的黨，於是激烈的革命青年受了他們的麻醉，相率加入了共產黨。其實大錯而特錯；革命，我們要做一個堅決的革命者。但是要完成革命，必須有適合國情的革命主義和準確的革命方法。適合國

情的革命主義和準確的革命方法，是各時各地的特殊環境，依其需要的程度而產生。適合與否，準確與否，不是用激烈和澈底，所能量衡的，是根據着各時各地的特殊環境所產生的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始能使革命完全成功，達到最後的勝利。所以中國革命，只有而且應該由中國的特殊環境產出的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才能認為是適合國情的革命主義和準確的革命方法。不能拿任何國家的革命主義和革命方法來適應中國革命。因為輸入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適合國情，也就不能適合革命的要求，不能適合革命的要求也就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務。結果不僅不能救國，而且要誤國。不能救民，而且要害民。但是這些淺顯而易明的道理，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並且相信大部份加入共產黨的革命青年，也沒有想到。

從莫斯科回來

當時哈埠的共黨組織，是北滿地方委員會。共黨的書記，便是吳畏。直接指揮吉黑兩省的共黨組織。因為當時東三省的共產黨組織，還不十分發展。北滿是以哈爾濱為活動中心，南滿却以大連為中心，奉天不過是一個特支的組織。我在加入共產黨組織之後，吳畏要我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工作的黨團會。共黨的國民黨工作黨團會對國民黨市委工作，極盡其操縱之能事，差不多把哈市委每件瑣細的事情，都有預先的決定。過了不久。共黨北滿地委又要我做東鐵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主席。我對於東鐵職工運動却發生了些煩難問題，因為東鐵職工運動的鬥爭對像，不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家，又不是中國的資本家而是共產黨的主人，——蘇聯。把持路政。但是這些問題却不要我自己來解決，他們介紹俄方東鐵赤色職工會

破天荒文集

書記安特列夫和我認識，要我一切事預先和他商議一下。同時我又知道他們的工作，也常常去請教聯共黨的東鐵特支書記，並且北滿共黨的經費來源，當時是直接由東鐵聯共黨特支供給，與中共中央的關係並不密切。我此時才發現，共黨雖然操縱國民黨的工作，但是共黨自己也不能獨立工作，還要直接受聯共黨的指揮。以後我便常常去請教安特列夫，他對我說：“在工人中宣傳，不能反對蘇聯。並且還要擁護，因為蘇聯是工人的祖國，東鐵只有在蘇聯管理下，中國工人才能得到最高的工資和良善待遇。所以東鐵中國工人要擁護蘇聯的東鐵管理權，反對中國政府收回中東路。”他這樣說法，又何如一個日本人對亡國的朝鮮人說：“你們要擁護日本在朝鮮的主權，因為日本是你們的保護國。朝鮮只有在日本保護之下，朝鮮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人才能得到安定的生活。所以朝鮮人要擁護日本的主權。」但是當時瘋狂似的我却能接受，他所指授的宣傳方略，在中國工人羣衆中去宣傳，同時他又對我說：“工人是需要鬥爭的，因為在日常鬥爭中，才能將工人組織起來。東鐵職工的鬥爭氣像，不是蘇聯，而是東鐵中的中國和俄國白黨的管理人，因為他們阻礙東鐵當局實施對工人各種優待條件。同時你們還要反對東省的政治當局，因為他們時常防阻東鐵的路政，如加車等情形。凡加入你們工會的人，工會可以替失業的工人尋找工作，在業的工人保證工作和增加工資。工會組織完成後，要求中俄工人待遇平等——註，直到現在中俄工人的待遇是不平等的，」果然，在替工人尋找工作，担保和保證工人的工作，這樣條件引誘之下，工會的組織自然很迅速的在各站組成起來。在宣傳

方面，反對白黨，在中國工人中也得到相當效果，工人自動的趕跑了幾個白黨總管。（實際上，中東路的白黨，有時是排擠和壓迫中國工人。）沒有幾個月的工夫，東鐵總工會也在暗中成立，委員長是哈爾濱的鐵路工人姜朝風。我此時被決定擔任北滿地委組織部的工作，仍參加哈市黨部的工作。

因為我在工作上的積極，使共產黨對我增加了不少信任，所以才決定要我做組織部的工作。當時哈埠的中國共黨組織與聯共黨有極密切的關係。除了每次地委會上有東鐵聯共黨特支的代表外，必要時還開聯席會。中國共黨的工作是按月用書面向他們報告一次。每月的經費平均起來，總在千元左右，（三分之一，是用在哈爾濱日報社的補助費上。）當時北滿的共黨組織，除了在哈地本埠有十幾個支部外，

從莫斯科回來

長春，吉林，都有特支的組織，東鐵沿線大各站，至少限度也有四五個人的支部的組織。北滿共產黨與青年團的數量，總合起來有四百餘人。但是全東三省當時的國民黨員數量，也只得五百餘人。所以當時共黨地委決議，使全體共產黨員盡可能的都加入國民黨的組織中。在有共產黨組織的地，皆成立國民黨黨部，自然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也就有了共產黨的組織。國共兩黨的組織和工作，差不多混成一氣。在我當時的幻想，以為將來兩黨或者會組成一個政黨。但在事實上，共產黨却極力把持和操縱黨務，並到處利用本黨名義來發展共產黨的工作。關於各種羣衆運動，共產黨要完全由自己包辦。對於國民黨的選舉，差不多共產黨預定的名單，就是選舉的結果。共產黨這樣操縱和破壞國民黨的組織，在一九二七年前，幾乎

是全國一致的現像，哈埠自然不能例外。

當時哈埠的共產黨羣衆組織，除了東鐵工運外，如學生，青年商人，手工業者都有共黨的組織，爲什麼共黨在中國青年中，有這樣大的迷惑和誘力呢？實際上並不是因爲共產黨是一個“最革命的黨”而是共產黨對青年有一套最陰險的，辣毒的，欺騙的手段。這一套手段，我們可以將她大約分成三個步驟來說明。我們知道現代中國青年，大部份的人對於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組織，表示着極度不滿，要求革命。同時在每個青年自己的本身，也有許多煩悶問題不得解決，如婚姻，求學，家庭，職業等切身問題。青年人要求革命，但是因爲判斷力薄弱。不容易認取正確的革命主義和方法，所以很容易受欺騙。青年人自身的煩悶問題，因爲經驗與思想的幼稚，也不容易得到個一

從莫斯科回來

適當的解決方法，所以很容易走到偏激的路上。共產黨却乘機來利用中國青年的純潔革命要求，尋取每個青年人的弱點，來實行欺騙的宣傳和煽動。於是青年人，很容易接受共產黨的愚弄，墜入共產黨的圈套，加入共產黨的組織。這可以說是第一步。每個青年人加入了共產黨組織以後，却不能保證每個青年人都變成最忠實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所以在共產黨內除了軍隊式的組織和紀律來限止每個黨員外，還施行一種宗教式的共產主義訓練。使每個黨員迷信着共產黨的革命，共產主義理想的美善，仇視着他思想為不徹底，反革命。在一個純潔的青年，思想還沒有成熟的時候，經過這樣一個時期的洗染。是很容易受共產黨迷惑，栽培了牢不可拔的錯誤思想。這時候的青年人除了身體受着共產黨的束縛外，在思想上也受了共產黨強

烈的束縛。此時要想從共產黨中脫拔出來，已經是大難了。——這一個時期，在共產黨內說來，便是青年團與候補黨員時期。以上說述可以說是第二步了。這樣一個青年，身體與思想已經受到共產黨的束縛，但在猛省的時候，還可從共產黨中逃出來。所以共產黨有更進一步的辦法來束縛青年人。除了對每個青年黨員加緊對共產主義的迷惑外，還要使其在行動上極力打破原有習慣和道德觀念，表示着對現社會的文化和制度厭惡，和仇視的態度。共產黨對於這種辦法，美其名曰“無產階級化”，“打破封建思想”。實際上這種辦法的作用，是要使每個青年共產黨人的思想和習慣與社會對立起來，不相容於社會，變為互相仇視。於是共產黨又進一步來破壞青年人的社會關係，家庭，朋友。如果這樣的一個家庭不受共產黨的利用

從莫斯科回來

時候。共產黨便嗾使青年黨員來反對他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將其社會關係切斷，與社會隔絕。美其名曰“階級覺悟”。此時這樣一個青年人，在行動上，思想上，生活上完全脫離了現社會。並且與現社會對立起來，敵視着現社會。很服貼受着共產黨的奴使。爲着這樣一個青年人的最底限度的物質生活上的要求，共產黨則供給少數的盧布來豢養他的奴役，稱之曰“革命的職業家”。這可以說是第三步。此時共產黨對青年人的一套陰險，毒辣，欺騙手段，可以說是完成了。共產黨可以任意驅使之殺人，放火，暴動。一切唯命是聽，死也不會悔悟。如果真是如此的瘋狂死去。共產黨更美其名曰“爲主義犧牲”。這是每個加入共產黨的青年人，所能親身經歷的事實。總起來說，共產黨對付青年的欺騙手段是引誘，迷惑，禁閉。

將大批的青年造成供給共產黨驅使的奴隸和工具。可憐的青年們！你們被共產黨欺騙了；強奸了！還在夢裏過日子！快從共產黨的罪惡圈套中逃出來吧！

3. 下獄和出獄的經過

一九二七年春，北滿共黨地委書記吳畏，由中共中央調赴上海。他的工作，便由我代替。當時全國革命浪潮湧北伐軍節節進展到江浙等省區。我們也在準備北滿的軍事工作。由俄方東鐵特支提議，組織中，俄，韓革命軍事聯合會。共同計劃和組織軍事工作。但是不幸的事件，便在四月間發生。因警察工作的疎忽，由一個警察黨員叛變到特區警察管理處告密。遂致全部工作完全破壞。國共兩黨重要工作人員幾乎全體被捕。我也在四月廿幾被捕。當時我雖曾改換了名字，但已被告密者指出，故只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得供認。我們一起被捕有廿餘人。另有警察十餘人亦被捕，但不久即釋放。因案情關連軍事，警察管理處當局對這案視為嚴重。同時也使我們的罪狀加重。首由特區管理處幾度審問，嚴密的審查全案情形，經過一個多月後。嫌疑較輕者當時即釋放數人。最後只剩十二人。乃將全案移交東鐵護路軍司令部軍法處，當時的我們，然自危險到萬分。恰好幸運到來，是年七月間，張大元帥頒佈大赦令！死刑和無期徒刑的罪犯皆得赦免。遂減輕了我們全案的嚴重性。軍法處將我們全案移交哈埠地方法院審判，拘押在法院看守所。經過一個多月，沒過一堂便判決了。重者管束三年，輕者一年。我是被管束三年中的一個。便由看守所移送哈埠第三監獄實行管束。是年冬，吉林高等法院，又要將全案重審。理由是哈埠地方法院無權審判

國事犯。遂又將本案移送吉林。拘押在法院看守所。經過兩個多月，過了一次堂，判決結果，仍照原案。送交吉林第一監獄管束。從被捕起，到本案判定止，也有十幾個月的光景。

從此後我們便在第一監獄中受管束。本監獄中在過去已經有幾個判處徒刑的黨犯。他們告訴我在我們被捕時期的前後，他們之中有一個黨犯名陳惠生者，自殺了。由監獄中接近他的人說，是在報上看到北京李大釗被捕絞死的消息後，自己用小刀子割斷喉頭慘死！死！是一件怎樣恐怖的事情；但在獄中却也司空見慣，每天都可看到這樣事情的發生。有些是病死，有些是將活跳的人拉出鎗斃。監獄！簡直就是人間的活地獄！過了不久，（一九二八年秋）我們同案中的姜朝風也害肺病死了！當時的我，除了讀佛經外，再也沒有第二個方法來敵抗

監牢中的痛苦。到了一九二九年正月，全國統一了。當時東北的張學良長官根據中央釋放黨犯的電令，將我們由吉林釋放到奉天。由張長官親自釋放。並發給路費。總計起來，我被監禁的日期。有廿一個多月。

4. 1929—1930年K.Y.M.K.大學 內部的鬥爭和我生活上的矛盾

當時在奉被釋出獄的我，身體已經痿弱到萬分。從吉林到奉天的火車中，曾經幾次的暈過去。出獄後，本想馬上回到鄉里去看望家裏。因為身體衰弱到不能支撐，實有些怕坐火車，只有暫時睡在旅館中修養幾天。過了兩天，奉天的共產黨人都尋蹤而至。來和我接頭。他告訴我，現在東三省的共黨組織，只有一個總省委是最高組織，設立在奉天。前幾個月省委委員被捕五人，現在正是要從新恢復組織的時候

。你出來恰好要你在省委工作。修養幾天馬上就可開始工作。我當時却是有負他們的熱望，拒絕了參加省委工作的意見。但這也是事實使然。因為我身體的衰弱，已經沒有一點精神來參加任何工作；就是要使健康恢復，恐怕也不是一個短時期。況且對當時的中國政治狀況完全明瞭。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是中國政治上的重要轉變關頭。但這兩年我們却被監禁在牢獄裏，好像在另一世界中過日子。完全不知道政治上變遷的內容和歷史。所以我在出獄後，自己的打算。除了必須幾個月的修養外，還要拿出一個長的時期來從新仔細的認識中國政治問題。再決定我政治上的態度。次日共產黨人王某又來和我談話。他是新派來的省委書記。意見還是要我做工作。我當時雖仍然拒絕工作。却有一個要求，希望能到蘇俄去看看。因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爲對於赤色的蘇俄，在我腦海中，很早便保存着一種奇妙的幻想。他當時也同樣的拒絕了我的要求。理由是因爲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經濟背景是有產階級。中共中央對去俄的學生有一種嚴格的限止，非無產階級出身不能派送。當時我只有打斷去俄的念頭。決定暫時回鄉修養。

我留在家裏兩個多月。在三月中，忽接到奉天友人轉來的信。告訴我；中央已決定我去莫斯科，要我與奉天省委接洽。我當時便離家中去奉。省委中人對我說；因此次去人較多，所以中央也決定你去。等到中央的介紹書寄到時，便可起身。我又在奉天旅舍住了十幾天，中央的介紹書才寄到。奉天省委隨將介紹書轉交我，另外還有一件證書。原來介紹入俄的書信，是一元朝鮮銀行的鈔票。證書是一張名片，準備着與去俄的交通機關接頭。自然這樣的

介紹書和證明書，路上再也不會有被檢查出來的危險。因為要由旱路去俄，先要經過哈爾濱。到哈埠後，我便去與辦理赴俄的交通機關接洽路上的手續問題。所謂辦理赴俄的交通機關只是一個俄國式的雜貨鋪。我一走進雜貨鋪門的時候，裏面却先有幾個俄國婦女在那買香腸，面包等。兩位年青的中國老板在那裏召顧她們。我也隨便買了盒香烟。端詳那兩位老板時，却有些土頭土腦的商人氣味。我懷疑他們不是交通負責者。等到俄國婦女走後，我大着胆子將片子遞去說；“老板！認識這位東家吧”！一位年紀大的老板。將片子接過去仔細的看了一下，又看了我幾眼。張望了一下。我便依着櫃台傍邊的椅子坐下。他回頭又問我說；“東家的錢帶來了嗎”？我會意是那張日本鈔票，順手將鈔票交他看。他接過鈔票看了一下。隨問

從莫斯科回來

我住的旅館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姓從那裏來。談了幾句，便約我明天再來。又告訴我來時要看門前的烟牌子，若是沒有掛着，就不要走進鋪子。若掛着，可以進來。次日晚上我又到那裏去看外面的牌子還掛着，遂走進鋪子。恰好沒有買貨的人。他和我隨便談起來，才知道他過去是北大的學生。最近由俄國才回來的。告訴我路上不要帶行李。像一個走近路的人最好。並且介紹給我一個同伴。約好次日上午到旅館中去看我。是一個麻子。姓楊。路上一切事問他。又將由哈到滿洲里的路費及那一張日本鈔票一齊交給我。定好次日晚車去滿洲里。次日的上午，楊麻子果然到旅館中來看我。夜間隨一同上車去滿州里。楊告訴我和他一起來的，還有幾個廣東同志，不會說北方話。因為是分開走的，路上走失了。不知他們要流落到什

嗎地方去，因為腰裏沒有錢。我當時也替那幾位廣東人着急，可是沒法去尋找。路上很平安的到了滿州里。楊麻子隨引我又到一個俄國鋪子裏去。他從腰中掏出另外一張的名片，交給鋪子中的老板。老板接過片子看了後，便讓我們到裏間屋裏去坐。並說；“已經接到哈埠的電報，告訴你們來”。他們問了我們來的路上經過後，我們便問他過界的情形。他們說；“過界決無問題。前幾天還有些婦女帶着小孩子走過去。況且你們是單身的男子。中國當局只注意火車上的檢查，對於邊界的來往行人不十分理會。”過境的時間，由他們與毛子商議好。決定次日下午過境。晚上便睡在店鋪中。次日，我們便將衣服改扮成一個工人樣子。下午由他們引到邊境的路上，已經先有一輛俄國馬車在那裏等我們。要我們隨着牠走。並且告訴。

從莫斯科回來

我們說“要走四五里路才能過境。前面的馬車要我們坐時再坐，不然只隨着牠走。警察若問，鐵路上幹活的”。於是我和楊麻子隨着馬車朝前走去。路過警察所門前時，却沒有人出來問。路上除了俄國馬車和我們兩人外，再也沒有一個人影子。那天的風括得非常有力，真有些立脚不住。馬車只顧在前跑，我們却走不動了。好不容易走得和警察所遠了。前面的馬車才停住，我們便走上去坐。在平坦荒野的草地上，馬車跑得非常快。飛一般的跑入俄國境。這時却有兩個俄國騎兵，在後面追隨着馬車，馬車走有半個鐘頭的時間，才到俄境的火車站。預先有一個朝鮮共產黨人來召待我們。引我們吃飯和換衣服。夜間便搭車赴赤塔。此時雖到俄境，却仍就保持秘密性質。到赤塔後，便有一個俄人接我們到一所俄國人的住宅。裏邊已先住

有幾個中國學生。次日便有醫生來檢驗身體。因為若是有病，則仍要被送回中國。差不多從中國來的學生，都要留在赤塔幾日，檢查身體和等待後來的人，再準備去莫斯科。我們在赤塔一共住了四天。先買好路上用的食物和領到乘車的證書及車票，於四月廿始由赤塔去莫斯科。

我們同行的一共是七個人。（一個是江西人四個廣東人，我和楊麻子。）在長途的西比利亞火車中，他們和我談些關於過去中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情形。他們告訴我說，“當時的資產階級，如何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中央如何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後革命又以如何失敗。中國共產軍改正了機會主義錯誤又如何犯盲動主義的錯誤，以致大批的各地共產黨幹部黨員在盲動主義之下斷送了性命。結

從莫斯科回來

果是機會主義斷送了中國革命，盲動主義斷送了共產黨”。又談到當時黨的狀況。黨如何反對不良傾向，右派和取消派，如何加緊布爾色維克化。怎樣在鄉村中普遍的發展遊擊戰爭。工人革命情緒又如何恢復的希望。談到黨員的數量與組織時，那位江西人和楊麻子却有不同的意見。一個說；黨員的數量在一九二八年底增加了些，各地方黨組織也有些恢復了組織。一個却持相反的意見說，黨員數量仍繼續一九二八年前的削落情形，各地組織仍繼續破壞。地方黨部對中央的報告大部分是捏造的事實。對黨的組織情形，還不能抱樂觀。但對革命高潮，他兩人都一致的信仰着，和盼望着很快的到來。這些事情，雖然是已經過去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但對於才從牢獄裏出來的我，却完全看成是很新鮮的新聞材料。但一時也鬧不清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真實內容。

路上共走十一天，五月初二到莫斯科。車抵莫斯科站時，由學校派來的人，引我們到學校。到校後，首由學校管理委員會召集談話，並驗收介紹書——一元金票——和填寫履歷表。規定我們住的宿舍後，便領取衣服及各種零星用品。過了一天，學校支部局召集談話，教務處召集談話。因為當時學校上學期的功課，已經快要完結。對於新來的學生，特組織臨時補習班。我們到校有兩個禮拜的光景，才正是入補習班上課。重要的功課就是學習俄文。一天只有四堂。所以我們閒餘的工夫非常之多。我除了到圖書館看看書和中國報外，有時便合幾個接近的人談談天，熟習些關於學校和各方面的_{情形}。

K.Y.M.K.大學是在一九二八年由孫逸仙

從莫斯科回來

大學改組過來的學校。學生除了一部分是孫逸仙大學原有的外，一部分是由東方大學轉來的學生，加新來的學生，一共也有五百餘人。學校是直接屬於聯共黨中央管理。過去的校長是拉迪克，米夫。在我到校的時候，新校長還沒有決定。校務暫由學校管理委員會、黨支部局，教務處等管理。學生的成分非常復雜。如過去政府官吏，軍官兵士，大學教授，教員，大中學生，歐美留學生，醫生，新聞記者，小商人，工人，農民，等等。凡是中國社會應有的各色人士，在那裏都可尋到。真是包羅萬像無所不有了。是世界上最特色的一個學校。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使學校在教務行政上感受許多困難。學校在過去曾經鬧過幾次風潮，如反對托派的拉迪克，反對米夫等。一般的學生生活也很散漫，如自由不到會，不到課等現象

是很普遍的。關於物質生活完全由學校供給，每月還可領十幾盧布來零用，自然也算很舒服了。學生雖都是黨員，但對於政治問題却不十分注意，又其是關於中國政局問題很少有人來談。因為課堂上和會場中，多半討論些蘇聯的政治經濟問題，不是如何反右傾，就是“五年計劃”的如何實行。很少討論到中國實際問題。由此漸漸的便使學生都蘇聯公民化了。在新到校的一批新生，（約有一百卅餘人。）感受到學校的各種現象，如學生之生活的散漫，所謂“小資產階級化”。教務上的無計劃和脫離中國實際問題，黨支部局工作的不緊張等等，都表示着極度的不滿。要求對學校的徹底改造。這便是學校紛爭的起因了。

在新生中的一部分共產黨員對中共中央和第三國際的領導本已有不信任和動搖的傾向，

從莫斯科回來

加上到校後所感受的各種不良現象，更使他們要積極起來反對黨和反對學校。舊生中不只是對中共和國際的信仰喪失掉，同時在實際上已經有很多派別的組織和小團體來和黨支部局對立起來，反對黨。不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對黨是得不到任何的效果。反對黨的積極份子反被送到西比利亞去充軍和開除黨籍，送到工廠去做工等等嚴重的處罰。舊生在屢次的反黨教訓中，使他們屈服在學校黨支部局之下。這次新生對學校的不滿，所看到的不過是學校表面的現象。學校真實的內幕很少有人明白。舊生中原有的各種反對黨的派別，却捉住新生這樣的弱點，反利用新生對學校不滿和要求改造學校的情緒，做為他們奪取學校黨支部局領導權的工具。煽動和供給新生以反黨的材料，並表示全體學生一同進行。於是無成見的新生

便變成反對學校的急先鋒。

從五月起，在學校的黨務會上，教務會上，都可聽到新生對學校指責和批評的言論。攻擊學校的重要理由是：學校沒有完成聯共黨所給牠的使命，造成中國共產黨的大批幹部。教育和訓練的結果完全相反，回國的學生半數以上叛變了共產黨，來反對共產黨。關於學校教務方面，指出無整個教務計劃。俄人教授不明瞭中國革命情形。翻譯撒拉污。教材不能專門化和脫離中國革命問題。對工人教育不十分注意。關於黨務方面，整個支部局的工作不充分，脫離黨員學生羣衆，反傾向不積極，訓練和宣傳工作沒有做。黨部積極份子“走狗化”等等。對於學校其他機關，則指出經濟部的“官僚化”。學生根據以上的理由，要求學校有徹底改造的必要。但是當時的黨支部局則只承認

從莫斯科回來

學校需要改良一下就夠了。並說要求改造學校的學生有“反黨”的企圖。當時在全校各到班中對改造學校都有同樣的決議。由此學生與支部局中間便發生激烈的爭鬥。佔在支部局這方面的人，大部份是翻譯和小部份工人。一共只有三十餘人，其餘完全是反對支部局的。因為翻譯在學校中是特殊階級，每月能領到很優厚的薪金，“死也不願回國”的共產黨員。有些翻譯還不會寫中國字，口頭上的翻譯自然不會很通順和正確。所以一般學生對翻譯都有些反感，翻譯却依靠支部局為護符。“改造學校”的口號中，特指出淘汰撒拉污的翻譯。在學生與支部局正鬧得不開交的時候，恰好新任校長“約格爾”到校視事。在新校長沒有到校之前，代理校長是教務處主任“尼克金”，對改造學校表示不同意。但最反對改造學校的是支部

局書記「托肯」。托肯曾指『改造學校』的學生是受學校反黨份子的利用；並聲言反對托肯的就是反對黨。新校長到校後，表示中央對學校有整頓的決心。對學生要求改造學校之舉表示同意，惟須得中央之最後決定。至於學生對改造學校意見的種種，應召集全校改造學校大會解決之。大會由校長召集。於七月中開始。

大會一氣開了十天。第一天的會場上已經見出很緊張的空氣了。在會場上很顯然的劃分出兩個集團，一方面是佔極少數的擁護支部局的集團，一方面是絕對多數的反對支部局的集團。大會的開始首由支部局提出大會主席團名單，但被否決。主席團由學生自己提出名單付大會表決通過。主席團裏面有兩個支部委員，但是表同情於『改造學校』，反對支部局者。其次是校長尼克金及兩個新生。由校長提議要中

從莫斯科回來

國代表團瞿秋白，張國濤兩人亦參加主席團，瞿，張在未開會之前，新生中曾有人與之談話，亦表示同情改造學校。惟因無權直接過問校事，可由傍贊助。實際上，瞿，張早在暗中利用其小派別來積極反對支部局，不欲得學校之支部領導權。實因支部局有聯共中央為後援，不得將其奈何。此時見新生積極起來“改造學校”，早已有利用之心。故在會場上，積極表示贊助新生。第一天會場上只是為着選舉主席團佔去整天的工夫，這已足給支部局一個嚴重打擊了。簽名說話者，有二百餘學生。凡是接近支部局的翻譯皆被反對做大會中的翻譯工作。會場中的漫罵聲，梁腳聲，呼號聲，形同戰場，如臨大敵。第二日便由兩方面簽名者輪流發言，公開攻擊，互相指責。王雲程，夏曦代表支部局的意見。首先指出這種改造學校的要求

，完全是反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聯合戰線向黨支部局進攻。並指責舊生中的過去反黨份子和反黨的小組織。如：託羅次基派，取消派，江浙同鄉會，右傾機會主義等利用新生在改造學校口號之下，實行進攻黨部。王雲程更公開的說主席團擁護了右傾。對於學校只承認改良，反對改造。同時改良學校也只有肅清反黨份子。新生的意見，認為改造學校與反對傾向是兩件事。反右傾和不良傾向是黨目前主要的任務，但支部局也做得不充分，改造學校是急不容緩的學校行政問題。同新生被支部局給戴上“反黨”和“右傾”的大帽子，更形激憤。會場上的情形更形緊張，有用武力解決之勢。支部書記託肯登台講話時，會場上的學生却一聞而散。就這樣兩方面爭持了幾天。最後還是由支部局請聯共區委書記來，準備解圍。區委書記認

從莫斯科回來

爲學校鬥爭的內幕，是反映着中國共黨實際狀況，表現黨員對黨沒有最底限度的信仰。小派別的利益超過了黨的利益，學校的情形是表現着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擁護黨的，一條是反黨的集團。支部局的工作雖然不充分，但是却執行黨的路線。在他講話時，底下有人在喊“拉下台來”！張國濤的意見，說學生中的路線不只兩條，也有四五條。區委書記罵他是“調和派”。他講完話，也無什麼結果只通過了一個簡單的反右傾的決議案。大會就這樣烏七八糟鬧了七八天。最後校長將各人供獻給大會的改造學校意見彙集一起，通過了一個改造學的具體議決案。主要的還是教務上的改革。也只是一紙空文。對於支部局却毫無損傷，一些也沒有動搖。在大會閉幕時，照例是要唱國際歌的。此次在悲壯的國際歌聲中，有很多感情熱

烈的學生流下淚來了。這或者是爲着將要因爲內部殘酷的鬥爭快要滅亡的共產黨而悲痛吧！

大會閉幕後，緊接着便是全體學生去參加野營，三個禮拜。由野營回來，便全體學生到俄國南方的克里木海邊亞露絲地修養去了。此時在學生中反對支部局和擁護支部局的界限，已經劃分得很清楚。常常可以聽到學生中的對罵聲音，“支部局走狗！”和“反黨份子！”等。在修養之前，支部局用高壓手段將在改造學校中的積極份子，廿幾個舊生，送到西比利亞去了！要他們在那荒涼的森林裏努力一翻改造事業吧！

至於談到我自己。在初到學校的時候，確實也感覺到許多不滿意的地方，所以對改造學校的呼聲，起初也表示了相當的同情。但不久就被我發現學校鬥爭的真實內幕，——卑污的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派別私鬥。於是由同情心，一變為痛惡的心理。十天大會給我的印像是最深刻，最有價值了。『改造學校』！只有幾個傻瓜的新生才這樣想呢。實際上不過是瞿秋白派想奪取學校領導權，拿着『改造學校』的招牌來打擊米夫派和奪取支部局的私鬥。其餘的托羅次基派和取消派，——反對共產黨及國際的派別。不過想利用鬥爭的機會來操縱黨權和發展及擴張自己的小組織，至於那再小的派別，如江浙同鄉會等也不過想乘機活動活動，拉幾個羣衆。各派別本是極不相容的，但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改造學校』，——奪取黨部。故能暫時合作，來反對支部局。但是在每個派都有他自己的政治路線。路線之多差不多每個共產黨員都有一條。——那些做走狗的自然不算在內。派別之多，也正等如路線之多。在利益相同的時候

，各派別馬上合作。反之，則互相攻擊，傾軋，醜態畢露。我們知道共黨對外的鬥爭，‘‘是爲目的不擇手段’’，同樣的，內部的派別傾軋，雖然花樣翻了許多，但比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的私鬥還要殘酷還要醜惡百分！聯共區委書記，曾爲我們學校的鬥爭，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內部鬥爭和國際右傾的反映。並指出中國共產黨員對黨沒有最低限度的信仰。我同意他的意見。凡是在中國現有的派別和鬥爭的情形，在俄國K.Y.M.K. 大學鬥爭的過程中都可找出牠的線索。同時在俄國學校所有的現象，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會隨之發生。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次的學校鬥爭，便是中國共產黨整個鬥爭的縮影。這裏，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認清楚中國共產黨的真實現狀。我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本早已動搖，不過還保存了一種留戀的心理，到

從莫斯科回來

此時却完全打破了！由留戀變成痛惡和厭棄的情緒，恨不能當時馬上退出共產黨的組織。

過去寄生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七年被國民黨趕出去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好相一羣瞎子走入了一條死胡同，前頭無出路。東撞牆，犯了機會主義錯誤，西撞牆，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於是有些瞎子自作聰明在那裏發明出路，自相烏亂一陣。隨產生了第三黨，取消派，托羅次基派，右傾，左曲，這樣的亂撞出路。共產黨經過這樣三撞四撞，本身的組織早已撞得零碎。此時若在其他政黨本已到了滅亡時期，但在共產黨却有牠的特點，——也正是牠最可恥的地方。因為牠預先了有一個主子——第三國際。第三國際見牠自己在中國的第一個欺騙政策——聯合國民黨。一失敗了。此時再也沒有第二個法門，只

有拿出牠的老法寶，——社會革命。在中國從新再試驗一次。但社會革命在中國三歲的孩子也知道是走不通的路。精明的第三國際自然也會看到這一點。隨改頭換臉，將社會革命的外形隱藏起來，稱之曰“工農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什嗎叫做工農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呢？”這種革命的主要內容，雖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勿須資產階級參加；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叛變革命(?)。主要的是在澈底實行土地革命，要得到農民積極參加之下，才能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使命。這種革命只有建設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蘇維埃政權，才能保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和建設社會主義。換句話說；這種革命在實際上已經間接的實行了社會主義革命。”第三國際便將這樣變形的社會主義革命授給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行起來。並且安慰着牠的

從莫斯科回來

走狗說！“好孩子！幹吧！中國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了！”於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江南各省兩湖，江西，福建開始實行所謂“工農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土地革命，聚集流氓，土匪，遊民，散兵等，殺人，放火，搶掠。只二三年工夫，死人數十萬，財產房屋損失不知其數。造成了空前的流血恐怖和經濟恐慌。這便是目前變形的社會革命，——工農資產階級革命的成績。至於結果還不知道是怎樣更殘酷和可怕呢！我們知道，如果一種主義不適合於某個國家的國情時候，不但不能救國，救民，反之、還能亡國，害民；不但不能幫助社會的改進，反之，還能阻礙和破壞社會的進化；不但不革命，反之，在客觀上還能走入反革命，反動。中國共產黨便在執行不合國情的共產革命，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政治上的可恥罪惡！

破天荒文集

中國是否能實行工農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呢？我們知道要實行工農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要具備着兩個根本的要素，經濟要素，和人的要素。經濟的要素，便是生產規模的擴大和企業的集中。因為有了這一個要素，方能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人的要素，便是無產階級的自覺，和數量上的雄厚，團結堅固。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要素，無產階級本身才有力量領導全國政治和生產事業。我們試看中國，如果除了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各大口岸外，把眼光遍及全國，組密的檢閱中國的工廠勞働者在中國全人口佔的百分率和其產生的歷史，並檢查中國的新式工業在全國產業界中所佔的地位是怎樣微弱，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工農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的要素，在中國等於零，中國實在沒有工農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和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條件。就是“共產國際的綱領上”也是很明顯的指出說；“在半殖民地的國家中，一中區。因為產業的不發達，不能單獨的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在鄰近的社會主義國家幫助之下，才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這也在證明着中國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難道你們真要喪心病狂的把中國獻給蘇聯嗎？！蘇聯本身還在發生麵包問題呢！我們不是自由主義者，迷信資本制度的完美，為永久的絕對的經濟組織。資本制度，早晚是要被打破和消滅，這也是我們所深信。同時我們也深信各國打倒資本主義所取的途徑，却不能不因時而異，因地而殊。決不能拿任何國家所經歷的途徑，來適用於絕對不相同的國度中，中國只有中國的特殊環境，特殊歷史，應該有中國的特殊革命主義與方法，決不能把數萬里河山，數萬萬人民，送做

俄國的附屬國，送做第三國際的試驗場，送做蘇俄反對帝國主義的工具！

我根據以上所述的種種理由，便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信念根本被打破了！然在當時的環境中，脫離共產黨固屬不可能，就是反對的意見，也是徒勞無益，反受其害。我既然見到這一點，便打定主義，埋頭讀書，不問他們烏亂的事。在會場中和談話中，有時也敷衍幾句照例的話，免得他們對我有所懷疑。一般人見我沒有什麼積極活動，和積極表示意見，自然對我的行動也就不十分注意了。——這便是我當時的矛盾生活。內心雖已經反對共產黨，但在實際上却不能脫離共產黨的組織，只有敷衍下去。

在克里木休養一共有一個半月的光景，這一個時期反對支部局的空氣雖然在表面上變為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很沉寂，但在暗中却很積極的活動。尤其是托羅次基派和瞿秋白派，在此時進行勾結的運動。托派則盡力吸引新生中的對學校改造失意的份子，加入托派的組織。本來新生對第三國際及中共失掉信仰的很多，托派却是反對第三國際史達林和中共中央的組織，所以在修養期間很多新生加入了托派。當時的托派因為要保存其在共黨內部的小組織，所以紀律非常嚴，對其黨徒有洩露祕密者，馬上有槍殺的危險。（因為托派在俄國是被認為反革命的組織。）因此托派雖然活動的很利害，但外間知道的人却很少。學生修養回校後，支部局對新生第一個打擊，就是將新生中反對支部局最積極的份子，另組成兩班，縮短學習的年限為一年。（本來有三年的學習，）人數若佔新生三分之一，四十餘人。因為這一件事，在教務會上便發生激

烈爭持，繼之以打架，將會場攪散。這時候一般的學生，沒有派別關係的則消極下去，已經參加派別的學生，反對支部局的活動更形尖銳化。各派別會商的結果認為支部局執行了反黨的路綫，——機會主義的路綫，支部局為小派別所包辦——米夫派，張聞天等人。於是由各派串通學生，一方面連名到聯共中央控告支部局，一方面囑使學校少共支部委員會發起，以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綫來攻擊黨支部局。少共委員會作了一個決議指黨支部局執行了機會主義的路綫。黨支部局接到這一個決議，便報告到聯共的少共區委。區委指令停止學校少共委員會工作，並決議開除四名少共委員的團籍。這樣以來學校的空氣更緊張起來了！由個人，或者年級的名義紛紛呈請聯共中央，要求中央從速解決學校問題和改選支部局。此時恰好是

從莫斯科回來

蘇聯實行全國清洗黨機關和國家機關運動的時候，中央爲着檢查支部局的工作是否是機會主義的路綫和學校的學生成分問題，遂決定清洗學校黨部和全體學生教職員。並聲明在學校清洗後，再決定學校最後的解決方法。因爲清黨要在寒假時才能開始，學生也一時相安無事，安心上課。

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組織了六個清洗委員會來我們學校分頭清洗。先從每個學生清洗起。清洗的方法是公開的形式，由被清洗人先陳述自己的歷史，再由參加會的人對被清洗者提出各種問題，被清洗者將問題解答後，再由素日知道被清洗者行動的人起來批評，清黨委員會便根據各人的批評和自己的觀察來做被清洗者的結論，或處罰，或開除黨籍。在每次蘇聯全國清黨的時候，總要被清洗出去幾十萬黨

員。我們學校在清黨開始的時候，却也很平靜。但不久就發生一件驚人的事情。學生丹巴騷夫在宿舍中吊死！起初有些人以為他是畏懼清黨自殺的。接着丹巴騷夫死的事件發生後，在夜間無故的去失了四個學生。此時支部局才公佈了丹巴騷夫死的原因。原來丹巴騷夫是一個托派份子，在清黨的時候，良心發現，向支部局將托派的秘密完全洩露出來才吊死的。支部局得着托派的組織系統，名單文件等，遂向各別烏報告，暗中將托派中的日名領袖逮捕起來，因為托派在蘇聯國內已認為是反革命的組織。支部局首先不肯將托派名單公佈，要他們每個人自首。有些托派因為不能隱藏隨到支部局自首，有些頑強的則被各別烏捕去。前後一共捕去廿餘人，全校托派份子却有二百餘人。差不多佔全校學生之半數。新生中的託派份子為數最

從莫斯科回來

多。因為托派組織的嚴密，託派份子互相間知道的很少。有些託派想企圖隱藏過去，但在清黨時期中完全被清洗出來。託派的組織不只是在我們學校才有，在其他的學校如列甯學院，步兵，炮兵等學校都有他們的組織。託派組織才發現時，因為名單未公佈，將整個的學校，造成了一個恐怖的局面，互相猜忌，互相懷疑，即素日接近的學生，彼此也因之而生疎。因為不知道那一個人曾加入託派的組織，有些平素不表示態度人，在此時却被捕去。當時由託派供出，張國濤曾看過託派的文件，王一飛加入了托派組織，——取消份子。劉仁靜曾到歐洲親自拜訪託羅次基請教中國革命問題。又供出瞿秋白，鄧忠夏等如何勾結託派來反對支部局和米夫，並想以包羅庭代替米夫的東方部工作等。當時支部局將託派問題清理完結後，便

轉過炮頭對準中國共黨中央住莫代表團瞿秋白，鄧忠夏等開始攻擊，說他們如何勾結託派，如何右傾。瞿秋白等也在大會上宣佈支部局的小派別組織，操縱黨權右傾，勾結託派等。——原來他們兩方對託派都預先知道，但都存着利用的心理，不肯公佈。這時的託派却來幫助支部局罵瞿秋白等，說他是盲動主義的罪魁。最後兩方面，因聯共中央無權受理國際事件，遂到共產國際控告。這已經是一九三〇年二月間的事了。

三月中清黨結束了！清黨總結，開除黨籍者有二百餘人，一托派佔最多數。受嚴重警告和最後警告者百餘人，處罰較輕者和勸告者有百餘人。——我因無任何派別關係，但對黨工作，亦未積極參加，故也受勸告處分。完全未受處罰者只數十人，佔最少數。開除黨籍者一部

從莫斯科回來

分送往西比利亞，一部分與受嚴重處罰者送往工廠參加生產事業，處罰較輕者送回中國工作。未受處罰者送往列甯學院繼續學習。聯共中央命令將K.Y.M.K. 大學解散停辦，取消該校一切組織。瞿秋白，鄧忠夏等問題，由國際通知中共中央解決之。於是學校問題完全解決了！從一九二九年七月紛爭起，鬧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止。將一個大學硬攪散了！這真為中國社會造福不淺，因為由此便可少造就幾個搗亂中國社會的份子！

我們在沒有回國之前，學校將回國的學生分成幾批參觀蘇聯各工業區，如列寧格拉得，烏拉爾，高加索，等地，我們是被派到烏克蘭去參觀，參觀期間是一個多月。我們差不多將烏克蘭各大城池都經歷過了一——參觀詳情，另文記之。參觀後又在阿店斯修養一個禮拜才

回到莫斯科。那時中共中央已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解決中共代表團問題和派送黨員回國等問題。並抽取一部分回國的學生，組織軍醫速成班，準備為江南各省匪軍中應用。其餘回國的學生則分批由吉林五站入境，或由海參崴乘船回國。我們同行的共十六個人，八月間由莫起身，到海參崴後，乘由俄國所僱之英船，直放上海。

九月間到上海。到上海後，我本想馬上脫離共黨的組織；但當時腰中一個錢也沒有，從俄國帶回的幾個錢完全用在買行李和衣服上去了，因為從俄國是空着身回來的。在上海沒有住上一個禮拜，中共中央決定我到滿州局工作，隨由共黨交通員伴送至奉。到奉後我再也不能忍受留在共黨中的痛苦了，隨寫信給數年沒有通信的家中索款，接到家庭的匯款，我便馬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上一直的跑回家裏去了！

這以上所述。便是我加入共黨和退出的大概經過。

一九三一·六，二一。

破天荒文集

他們的前途

我們要決定某種生物之能否適存於某種環境，必以生物的本體與環境的客觀條件之是否適應為斷。同一道理，某一政黨的政治主張，能否在某一國家實現，亦必以此項主張之是否適應於國情的需要，而決定其前途。因此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的推論，無疑義是要抓住這一原則。

國家的形成，是由於人類社會歷史的演進，因演化的過程，有遲速的差異，所以現存的經濟組織，社會關係亦各自不同。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個性”，與“特質”，雖然所發生的問題，是一般性的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式，因為有各自的“特質”存在，却不能律以一般的原則，不然，便是違反了科學的精神。

“主義”是解決問題的“工具”，“運動”是運用“工具”的“動作”，至於“黨”，當然是操着“工具”而“動作”的“力”了。“力”所表現的成績，是建設或是破壞？有益於事體，或有害於事體？全視其工具，動作與事體的本身之是否需要為條件，如果忽視了事體的本身，而用力的結果，必然是慘敗。

事體本身的問題，便是“時”，和“地”，的問題，在相當的時候，相當的地方，以適

他 們 的 前 途

當的動作，運用適當的工具，這是成功的定律。

譬如我們要做一件衣裳，針和剪，都是必要的工具，裁和縫，都是必要的動作。但我們不能用針來裁布，用剪來縫紉，也不能先縫而後裁，如果顛倒了這一程序，結果“工具”，“動作”，“力”，都變成了“破壞”的因素，這不是“工具”的罪過，而是“動作”悖“時”，施“力”悖“地”的罪過。

我們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也不反對共產主義運動，但我們必須極力地反對共產黨在現代的中國做共產運動，而且要撲滅共產黨理由便是：共產運動之在現代中國，是“悖時”，悖“地”的反動，共產黨的存在，便是反動力量的存在。我們要根据“此時”，“此地”的需要，循着一定的程序去革命，我們必要反對悖

的動作，撲滅反動的力量。

然而一種力量的發生與存在，都不是偶然的，假使牠合於時代的要求，適於國情的需要，那就不特沒有撲滅的可能，而且有發展的趨勢。反之則必歸環境的淘汰，而撲滅只是一種助動力而已。

我們要推論中國共產黨的前途，第一要抓住現在，第二要展望將來，關於第一點，就是現代中國是怎樣一個形勢？第二點，就是將來中國是怎樣一個趨勢？共產的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社會經濟關係的不平衡，在國內大多數被剝削的勞動階級，在少數獨佔生產機關的資本家剝削之下而淪為牛馬，機械般的工錢奴隸。同時因為市場的爭奪，而釀成侵略，與戰爭的慘劇。但中國現在有不有達到這樣形勢呢？將來會不會趨向資本主義那方面

他們的前途

去呢？我們先來檢查一下：

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自鴉片戰爭以來，更一降而成次殖民地，無論在政治，或經濟方面，都受着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陷於紛亂狀態。國內的封建軍閥因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唆使，延長了十幾年的內爭，其間橫徵暴斂，和戰時破壞的結果，弄得民窮財盡。加以海關失却自主，致幼稚的民族產業得不到關稅的保護，而不能與外貨競爭；本國的原料，又不能任意加稅，豐富的供給，反為外人所利用。到了外人在國內取得企業權以後，更進一步挾其雄厚資本，精巧技術，以賤價取得人工和原料，在中國生產，在中國銷售，於是中國的民族工業，更一蹶而不可復振。因此中國與外國（指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關係，更由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一變而為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了。

在這一關係的過程與進展中，不特是顯現着農村經濟手工業之破產，就是在歐戰時期崛起的新興民族工業，也因為競爭失敗而日趨沒落。此外如市面金融之受外國銀行的操縱，更足致幼稚的工商業的致命。

由這樣的形勢看來，我們雖不能否認勞資階級的對立，但可以說階級對立，但可以說階級對立沒有民族對立那樣災重而尖銳。從民族的立場來說，民族的對立，實際上就是階級的對立。從民族階級的立場來說，階級的對立，大部分含着民族的意義。總而言之要解決階級的問題，須先從解決民族問題做起，同時在解決問題當中，不能忽視階級解決。關於這一點，就是中國問題的特徵也就是不聽適用共產主義來解決的明證。

中國目前的問題，第一便是怎樣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自主的，獨立的國家，第二

他們的前途

便是怎樣澈底肅清封建制度的殘餘使國內一切平民的政治地位平等，第三便是怎樣解決生產和分配問題，使人民的經濟地位平等。這三個問題當中，主要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假使這一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所謂平等，是奴隸與奴隸間的平等，乞丐與乞丐間的平等一點也沒有意義。反之，在解決第一問題當中，而忽視第二第三問題的重要，結果也不過以暴易暴。所以解決中國問題的主義，不是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也不是代議制度的民主主義，更不是煽動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而是以平等精神為基礎，採取適應時代與環境的漸進步驟，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之大問題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在中國實行以後，是不是會造成資本主義的危機，要再來一次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革命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引用關於

民生主義的文句來解答。

“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爲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爲目的。”——民生主義第一講。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同上第一講。

“民生主義，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窮人反對富人的反動。”——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的工具。

“歐美各國二百年來，只曉得民族民權兩件事，却忘記了最重要的民生問題。——祇有少數人享幸福，大多數人還是痛苦。——所以現在才有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的事情時常發生。”——同上。

“我們如果把民生問題，現在能夠解決，

他 們 的 前 途

便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的痛苦。”——三民主義。

“我們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解決生產問題，就是分配問題也要同時注重的。”——民生主義第三講。

總括以上的解說，我們可以相信，在民生主義實現以後，不特可免除階級鬥爭的痛苦，而且也是共產主義的初步實現。這可見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是包括了共產主義，其不同的地方，就是手段的和平與殘酷的不同，漸進與躡進的不同。

本文所要推論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前途。由上面的“現在”與“將來”那二面的證明，都在肯定地決定了他的前途，已經撞到“路不通行”的照壁。現在把這些攔開。再來談談他的“力”，和“動作”了。

他 們 的 前 途

共產主義之在俄國實行，已經打了一個對折，敗到中國來以後，加以撓沙冲水，便變成了完全的主義，反映到行動方面來，當然免不了狂謬和紛亂，我們只要看他在各個時期中的表現，便可知道中國革命的進程，和社會秩序，民衆利益，受到怎樣地一個影響。

第一時期，是開始組織和宣傳時期。民國九年，陳獨秀在廣東投靠陳炯明任教育長，一方面和陳公博等組織社會主義研究團體，以廣宣傳，另一方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挑撥陳逆叛亂，雖然陳逆不能接受他的主張，但懷疑三民主義，的確是受了反宣傳的影響，結果演成炮擊總統府的叛亂。同年李大釗張國燾……等九人在上海開其全國代表大會，推舉陳獨秀爲書記長，於是他便辭了教育長的官，去就共產黨領袖的職，而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雛形

他們的前途

以成，運動也就於是開始。

第二時期，是領導鬥爭的開始時期。這一時期最顯着的表現，便是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罷工的反軍閥運動，和十三年五月卅日上海學生工人的反帝國運動，這些碧血斑斕的遺跡，在共產黨的歷史上，可算是最有價值的黃金之頁了，他的在中國的地位就於此造成，而和第三國際的關係，也於此時開始。

第三時期，是參加國民革命時期。他們在第三國際指示之下，表面上願受國民黨的政治領導，參加國民革命，但從中却積極進行其取代陰謀。他們的主要，策略：

1. 排撥國民黨內部左右派之爭，使其分裂而互相牽制，以便從中把持。
2. 赤化工農羣衆，煽動階級鬥爭，使其脫離國民黨的政治影響，而擴大他們的下

他們的前途

層力量，同時利用政治力量壓迫異己的工人羣衆。

3. 分化軍校幹部，及利用意志薄弱的軍人政客，企圖推翻革命政府。

可是進攻愈烈，愈促起國民黨的忠實黨員之反感，自中山艦事變發生以後，陰謀日益暴露，雖然國民黨的領袖們，爲顧全革命大局計，示以寬大，促其覺悟，而他們的野心并不稍戢，反以爲忠厚可欺。竟於北伐未完成以前，利用一部分軍閥遺孽，及國民黨之少數不肖黨員，竊據武漢，向南京政府反攻，中途破壞國民革命的進展，以遂其劫持取代之企圖，於是國民黨爲鞏固革命領導權計，不得不肅清內奸，而有“清黨”運動之舉。

第四時期，是煽動工農暴動時期。這一時期是他們由國民黨的組織體系，軍政體系裏完

他們的前途

全滾蛋之後，即席漢同時清黨之後。這一時期的政策，雖然是一貫的暴動政策，但在各個階段裏的策略，則各自不同，大概上可以劃分如左：

1. 南昌暴動——南昌暴動，據他們分拆，是單獨革命的方式，但事實上是冒着國民黨的招牌，而加一個什麼革命委員會的新花樣罷了，這一次暴動的動機，不是在暴動的本身，而是因為這時廣東各縣的農民暴動，正在像野火一般燃燒起來，尤其是東江海陸豐一帶鬧得兇煞萬丈，所以南昌暴動的目的是奪取廣東，取得海口以便赤俄的接濟。當這時候，廣東全省，凡是有他們黨員潛伏的地方，都不擇手段的騷動起來，勾結土匪，挾持農民，所謂一鄉可能，一鄉暴動，一區可能，一區暴動的孤注策略，結果號稱鐵軍的葉賀部隊覆滅了，各地無知的農民

他們的前途

，被殺的殺，上山做土匪的，便做土匪去了，弄得各地哀鴻遍野，匪亂如毛，但他們對這些并不覺得傷心，他們所傷心的，便是機會主義的領導，幹得不澈底。

2. 廣州暴動——廣州暴動，當然是跟着南昌暴動而來的更澈底的幹一次，他們認為南昌暴動的失敗，是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是機會主義領導的失敗。并且認為革命的高潮，已經漲到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新階段。他們這樣決定了，便一方面脅迫各縣農民再來一次總暴動，以廣州為進攻的中心，同時勾結南番順一帶的著匪，潛入廣州近郊，響應暴動。一方面以張發奎部下的教導團，警衛團為主力，并組織市內流氓地痞，編成赤衛隊，與及學生中之C Y分子的少年先鋒隊等於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發難，結果建立了三天蘇維

他們的前途

埃政權，直接間接爲屠殺了整萬羣衆，焚燬了幾百間民房，而高潮也就不漲了，倒流所經過的地方，還要沖沒了無數的農民生命。關於這次暴動的評價，在他們赤色的政論家，也各自不同，託落斯基說是：“南昌暴動的餘波，工農革命前途的殘光反照。”施達林說是：“有巴黎公社一樣的價值，是中國蘇維埃政權的開始，是震動西方無產階級，和東方弱小民族對蘇維埃政權嘗試的巨鐘”。至於失敗的原因，却又推在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身上，說是對敵人太過仁慈，對策略的執行搖動，工人還在巷戰（其實是搶東西）他不應怕死退却。爲此所以在鐵的紀律之下，便開除了大批重要人物（紅軍總司令葉挺，參謀長徐光英，赤衛隊總指揮周文雍，人民委員會委員黃平，譚代英等十餘人）同時改組爲粵省委，給所有農民領袖，智

他們的前途

識分子（如阮嘯仙等）滾蛋，代以一批新的真正無產階級分子。

3. 實行游擊戰爭擴大土地革命——廣州暴動，蘇維埃政權在城市的嘗試，已經失敗。於是為實現，“中國蘇維埃政權的開始”這道金科玉律的聖旨，就不得不把蘇維埃的把戲移到偏僻的農村去玩。土地革命，游擊戰爭，便是威迫利誘的無上法寶，一方面可以保存殘餘的力量并且可由流寇生活中，多些勾結土匪叛軍，來共同打天下。另一方面在農村中造成更利害的赤色恐怖，使農民互相屠殺——第一步教農民聯合起來殺地主，第二步使中農貧農聯合殺富農，再進使貧農殺中農，（這一步雖在目前尚未實行，但從蘇維埃區內所組織的貧農委員會僱農工會之不許中農參加，而鄉蘇維埃，又以貧農僱農為主幹，便可看出這個趨勢是必然

他們的前途

的。)這便是他們所謂不斷革命的政策。

以上所述，係共產黨自在中國開始活動以來十年間，一切投機，取巧，陰險，殘酷，的行爲的一個大概輪廓的描畫，至於貽害中國的社會，經濟，人口，物質，道德，論理，是怎樣重大，也不難於此得到簡單的概念。

他們所標榜的那些漂亮的主義政綱，固然是完全的騙術幌子，而且就那政綱本身的運用上，也是前後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對於革命性質的定義，一時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一時又說已到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的階段，時代的輪子，似乎比時辰鐘的指針的移動還要快些。對於農民運動，一時要聯合到同情革命的小地主，一時又連富農中農都要肅清。對於土地革命，一時主張沒收若干畝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一時又主張沒收一切土地

(當然中農貧農也在內。)平均分配，一時又主張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弄到一般執行沒收的小黨員，頭昏眼花，莫明其妙。對於工人運動，一時主張利用黃色工會，妥協工頭，一時又變為分裂黃色工會，打倒工頭。對於暴動，一時主張勾結土匪，一時又連槍桿子也不準談，白手去奪取敵人的武裝，但不久又勾結起土匪來。猛進，是要不得的先鋒主義，緩進，也是不要不得的尾巴主義，動，是盲動主義，不動，又是不動主義，利用機會，是機會主義，放棄機會，又是變相的機會主義——等待主義，民主是無政府主義，集權，是命令主義，左，是左傾幼稚病，右，是取消傾向，中立，有調和派中的嫌疑，總之該打倒要肅清，他們的中庸之道簡直比孔二先生的還要難行。不過“當今”的命令，便是正確路線，便是中庸之道，一個

他們的前途

“無疑義，”二個“須確信，”，“切切此佈，
凜遵毋違，”這便是布爾塞維克精神的全部。

現在我再來談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內容。

“共產黨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紀律最嚴厲，工作最緊張，的黨。”不錯，這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話，這句話就同鐵鍊一樣的有力量，把下級黨員像囚犯一樣縛束得緊實，不由你有發展個性的機會。但上級的領袖們，不特沒有把來約束自己，而且可隨意玩弄。這就是所謂紀律。至於組織上的系統，也是平平無奇，沒有什麼理想以外的神祕，她之所以能發揮牠底作用，全在黨員自覺自動上面，互相監視，互相督促，以養成種種勇敢的習慣。同時也因為每個黨員在加入黨以後，均施以嚴格的訓練。與受了祕密性的共同命運所支配。無形中變成了集體的機械，不自覺地接受那反理性的規

律。

但我們知道，一種事物的最好地方，往往也就是牠的最壞地方，宇宙間沒有絕對好的事物，也沒有行之有利而沒有弊的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制度當然也逃不出這個例子。互相監視和督促，是牠的好處，但壞處也就在於監視變成了猜忌，督促變成攻訐，積極，勇敢，是牠底優長，但其弊害也就在於積極變成混亂，勇敢變成殘暴。共產黨在組織的初期，的確曾收到好的方面的成效，但到了後期，就必然的要吃到壞的方面的虧。現在黨內大小派別的互相猜忌，攻訐，策略運用的混亂，行動的殘暴，都已充分表現着後期的潰崩現象。

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無產階級，但實際的數量上，農民成分佔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小資產階級成分，佔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工人成

他們的前途

分只有百之十五，其中還有多數是手工業工人，和久已離開職業的城市流氓分子。數量分析是如此，質量上更是貧弱得可憐。階級基礎，貧弱到這樣地步，而欲使他在黨內居領導的地位，不特是形成了畸形的特殊階級，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這一現象，也是反映到政治主張搖動，和組織上分裂潰崩的原因之一。

消極，脫離的增加，和黨內不斷地鬧着經費，戀愛，地位等問題，絕不會是偶然的事。最顯著的如莫斯科回國的黨員，差不多有十分之七以上是脫離關係的。其他各地幹部分子或消極，或脫離，也不在少數，這並沒有半點誇張，就是他們自己來檢閱一下，中國十六年以前的幹部分子，現在剩有的，還是一口氣可以數出的幾個人。新的無產階級幹部，究竟培養了幾個出來呢？關於這些問題嚴重性，絕對不能

拿搖動，駭怕，吃不起苦，物質的誘惑，小資產階級識意，這一類簡單的語句來抹撥，難道投海，自殺是駭怕麼？到赤都去學習了幾個年頭，對理論還會搖動麼？仍願做苦工拉包車，不願幹工作，這是受物質的誘惑麼？典型無產階級的脫離組織，這又何止是小資產階級呢？總之這都不是偶然，而是經驗告訴他們路不通行，事實揭穿了所謂正義人道的內幕，他們不能繼續地錯誤下去，只有跑開。

還有一點，就是關於工農羣衆的向背問題。我們相信，共產黨的宣傳力量，不論是大到怎樣地步，但鐵的事實，是不會被打破。工農羣衆不會是木頭，經驗總有一日替他們叫一聲“向後轉”的口令。他們能以自己的力量去反抗豪紳地主，難道他們獨不能反抗共產黨嗎？我們看看事實，過去廣州機器工人，并不被蘇維埃的

他們的前途

淫威懾服，而且沉機觀變，向蘇維埃反攻；修水農民自動倒戈殺戮共產黨，推翻蘇維埃，這可見羣衆并不盡是盲目的。我們再看凡是領教過共產黨的教訓的城市，如廣州，漢口，上海，現在工人羣衆對共產黨信仰是怎樣呢？讓我引一段共產黨的廣州巡視員的報告來證明一下：

“……真糟！你給我的接頭地址，找不到原人，三番五次地被問駁，如像問口供似的，我敷衍了幾句便跑開，不然還會發生危險呢。亂撞了半天，好容易在××茶樓撞見前任市委××，我想在他身上，一定會找到綫索的，可是出乎意外，他劈頭就問我：“你還幹嗎？”接着又對我訴說他的經過，怎樣走頭無路，怎樣要被工人報警捉去，怎樣跑開廣州，去年才回來等等大堆廢話。他還表示不滿意省委××同志，說他對他吹牛……總之廣州的工作，自

暴動失敗後，特別困難，工人都表示反感，說共產黨是欺騙工人，陷害工人的。……”（報告大意是如此記者在去年一月間看過的）

由這段報告看來，便可知道工人羣衆是怎樣地明白揭穿了共產黨的欺騙和陷害。廣州是如此，其他各城市總不會相差太遠。

從以上的推論和引證，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1. 共產主義的革命方法，不適應於產業落後次殖民地的中國，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法。2. 共黨的陰謀和暴行已露骨地在羣衆的面前顯現其猙獰的兇像，羣衆已開始掙脫他的脅迫和欺騙，而且這一趨勢，必然是逐漸普遍而增強。3. 共產黨的組織本身，已充分地表現着分裂和潰崩現象。政治主張的狂謬策略運用的擺搖，更暴露了最後掙扎的窮窘。但掙扎是鐵一般的事實，已經決定他的前途是必然的走上死亡之路。如果我這篇拙文，不是太拙的話，那嗎“蓋棺定論”也用不着去請求那筆大如椽的名流來撰述吧。

我們應走的路

中國革命，隨着牠積極的發展，形勢日漸嚴重起來。到現在，雖然革命勢力漸次達到全國，但是殘餘封建軍閥，仍舊團結一切反革命勢力，作最後的掙扎；同時，中國革命的最大敵人——帝國主義者，仍舊不放棄牠的侵略政策，藉此——對殖民地的剝削——去維持牠日暮途窮的生命。在這嚴重的時期中，中國共產黨——蘇俄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在鄉

村勾結土匪，強迫農民不斷的暴亂，一方面在城市煽惑工人，鼓動罷工，製造階級鬥爭。當然，他們這樣的行動，只是想由此造成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大恐慌，再由這恐慌局面中激動工人農民作大規模的暴動，以達到他們“奪取政權”的目的。可是，為糾正並防止一切錯誤的思想與行動計，我們必須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際詳細考察一番，以增加我們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並確定我們行動的方針。

誰也知道，共產黨的目的，是在實行共產主義。他們所奉為經典的，是馬克斯與列寧的理論。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我們並不反對——不但不反對，反希望其實現；但是，馬克斯列寧的方法，我們却不主張。總理曾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又說：“師馬克斯之意則可，師

我 們 應 走 的 路

馬克斯之法則不可。”（當然，總理這些話，都是根據中國的特殊環境與客觀上的要求而說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對於共產黨主義，所成爲問題的，只是在方法。我們現在把馬克斯列甯的理論與方法以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硬幹”的結果，對照一看，我們就可知道他們的錯誤與中國革命應走的路。

關於社會革命這問題，馬克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所得，在他的信徒所奉爲唯物史觀原則裏面，這樣的說：“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在牠發達的一定階級，與從來僅在內部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者，與僅僅是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發生衝突。這種關係，因爲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變成牠自身的桎梏。在這時候，才發生了社會革命的時代。”所以他的理論，社會革命的發生，一定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

極點，牠的生產關係已經變成了生產者的桎梏，而牠所孕育的新生產制的物質條件完全成熟了的國家。反而言之，在這條件沒有成熟的國家——資本主義沒有發展的國家，當然是不能實行。事實上也不會發生。我們回頭看中國的情形吧。就中國的經濟的階段說，我想無論怎樣的雄辯家，總不能說已經具備了那樣的條件吧？但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拚命硬幹，是不是與他們理論相矛盾呢？

再就他階級鬥爭的理論說。馬克斯說人類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舊的社會因階級鬥爭而破壞，新的較高級的社會，即由此產生，所以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在資本制度之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尖銳的對立着。到了相當時間，受壓迫被剝削的無產階級一定要起來反抗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方面

我們應走的路

，爲求延長他的生命，盡力的壓制或欺騙無產階級。這樣階級間的鬥爭，先由部份的，零碎的經濟鬥爭，漸漸變爲全體的，整個的政治鬥爭。最後的結果，無產階級一定能佔着勝利，奪取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

階級鬥爭這事實，我們不否認。在資本制度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必然的對立而發展，這在歐洲美先進國家中，已有事實證明，我們也不能否認。但是，馬克斯說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那却是錯誤。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曾經說過，“階級鬥爭並不能促進社會進化，也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牠不過是社會進化過程中的病態。”由此可知，馬克斯對於階級鬥爭的認識，根本錯誤；而以此錯誤奉爲金科玉律的共產黨，其錯誤更可想而知了。

好。我們退一步說。假定階級鬥爭能促進社

會的進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能促進社會主義的實現，但是也必須在下述條件下才能成立：

1.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要發展到成熟的狀態；
2. 要兩階級的對立，十分明顯，兩階級的鬥爭。十分激烈而擴大。（當然，這兩個條件，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點的國家裏才能成立。）

如果這兩個條件沒有成立，勞資的階級鬥爭，是不能破壞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在中國，雖然有初期資本主義，和萌芽着的勞資衝突，但是都沒有透到上述的成熟的程度：第一，中國剛發生的資產階級，平常只是呻吟於軍閥鐵蹄之下，在政治上不但不能支配，即有奪取政權的自覺的都很少，所以他們力量是極其脆

我 們 應 走 的 路

弱；第二，中國的無產階級，也因為幼稚的原因，他們的意識都常常為狹義的地域觀念和職業觀念所克服。階級意識不充分，力量當然薄弱。像這樣柔弱的勞資兩階級，誰也經不起劇烈的鬥爭；而劇烈的鬭爭，在客觀上條件便有成熟的時候，也不會發生。設若一定要去製造，那結果仍舊是建設不出新社會來，反而要達到馬克斯所說：“交戰的兩階級並倒”的地步。到那時候，舊的已經破壞，新的不能建立，社會發生大恐慌，不但不能促進社會進化，反而使其停滯或退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硬幹”的結果，正犯着這個危機。

有人以為馬克斯的理論，在產業落後的國家，是講不通。要在產業落後國家，鼓動社會革命，就必得用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有什麼分別呢？斯

丹林對於馬克斯列甯主義所下的定義是：“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斯主義。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具體的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斯丹林是列甯最忠實的信徒，他的解釋當然不會錯誤。我們根據他的解釋，就可知道，列甯主義，簡單的說起來，只不過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的理論與策略”罷了。牠的內容，只不過是取了馬克斯全部理論之一部份——階級鬥爭，再加上無產階級專政的策略罷了。

我們再看列甯與馬克斯對於社會革命的理論有什麼不同？馬克斯的理論。前面已經說過。社會革命的成功一定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點的國家裏。列甯却斷定資本主義的戰線最先破壞的地方，不必一定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點的國家，反之是在帝國主義聯合戰線最弱的地方

我們應走的路

• 因為帝國主義聯合戰線最弱的地方，無產階級革命才容易起來。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發生而衝破資本主義戰線的國家，反而在生產落後的國家，是件可能的事。

但是，生產落後的國家，工人一定很少。以很少的工人的力量，怎能成全這革命的大業呢？所以，列甯就有與農民聯合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

這是列甯對於社會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一般無產黨徒都奉為聖經，說牠是馬克斯主義的擴大，並且以蘇俄革命的成功（？）來證明無產階級革命在產業落後的國家能夠實行。其實我們只要知道蘇俄革命後的情形，就可知道他們的誇大狂。

俄國經過長時間的革命，空前的大犧牲，結果只實行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

級專政的成績，只實行了一個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什麼？新經濟政策是共產主義行不通之後的一種讓步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內容是：恢復貨幣與工錢勞働制度，允許私人資本的存在——允許私人貿易，允許各種企業，公司，等事業的租借與私人經營，在鄉村中允許佃田制，借貨制等。胡漢民先生說：“新經濟政策不過是民生主義的一部份”這話，我們從牠內容看來，確實是如此。

列甯主義在蘇俄實施後的成績，我們已經看見，現在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却仍然主張抄襲俄國的成例。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因牠歷史的演進，社會的組織，經濟的發展以及民族性等等都有牠特殊的地方，所以牠決不能與任何×國家的情形相同。因此在革命上，也決不能抄襲他國的成法。革命的主義與策略，是

我們應走的路

適應其環境而產生的，所以不適用於這環境的，一定不需要。蘇俄同中國國情不同，所以適應於牠的環境的革命主義與策略，決不適合於我國。不適合於我們環境的主義與策略，我們當然不要。何況我們已有了我們的主義與策略，為何拋棄不用而去抄襲別人的策略呢？放着捷徑不走，却隨着別人走那遠而難行的路；而且有力竭聲嘶中途而死的危險，那是爲了什麼？

我們現在且把中國共產黨硬幹的結果來看一看吧。中國共產黨自從寄生政策失敗以後，就以全力從事於鼓動暴動，製造階級鬥爭的工作。在鄉村中，利用一般流氓無賴以及土匪等，作爲他們基本勢力，組織所謂“赤衛軍”，用游擊戰爭的方式在各鄉暴動。每到一處，便誘惑或強迫一般貧農佃農們加入他們的組織。並隨時隨地收編土匪及逃散的士兵，於是組織

擴大，就有攻擊縣城的企圖。在政府軍隊少，民團力量薄弱的地方，即被他們佔領。在每一個被他們佔領的地方，其燒殺掠奪的慘狀，開空前所未有。我們由新聞紙上常常看到這一類的新聞記載。這種暴動的結果，使農村社會發生極大的恐慌，農村經濟破壞到不可救藥的程度。農民因為要參加他們的組織，（不參加不能立足）漸漸離開生產，至於少數老弱僅存者，也因恐慌而不安於耕種，以致農村社會的生產力大為減少；同時消費者集中於城市，城市消費量因而增加，故經濟上恐慌萬狀。所以每次政府軍隊已將他們擊潰，但是經濟上仍是無法補救。設若軍隊調開，他們就又來擾亂。這樣暴亂不斷的發生，恐慌因之增大，而使一般農民，不得已挺而走險。因此，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的痛苦隨之增加。同時，這影響擴大，

我們應走的路

使全國都陷於不安——特別是有發生飢荒的危險。現在中國各地發生米荒，這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在城市方面呢？共產黨一味應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在國民革命階級聯合戰線中，極力挑撥勞資間的感情，鼓動工潮，製造階級鬥爭。這事的結果，一方面使處在資本帝國主義之下的中國生產事業，不但不能發展，反而更形衰頹；他方面，使工人失業的日益增多，社會因有失業的恐慌而呈出不安的狀態。近來中國產業衰弱不振，失業工人增加，自殺事件時常發生，城市的盜匪層出不窮，都直接間接受這事的影響。

由以上所述共產黨製造階級鬥爭，鼓動暴動的方法，以及牠所造出的社會恐慌，經濟破產的結果看來，可以知道他們純粹是抄襲俄國

革命。俄國革命，經過了極大的犧牲，仍是未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只實行了一個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一個回到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這已是不經濟的事；但是這是俄國特殊環境的產物。要把這樣的革命在國情不同的國家重演一次，不但是“削足適履”，而且事實上不可能，不允許。

在中國，有他特殊的環境，俄國式的革命，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即全要硬幹下去，也不能解決中國問題。適應中國特殊環境的需要，客觀條件已具備能實行的革命主義，只有三民主義。

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受帝國主義種種的侵略與壓迫，無論政治上經濟上都因這影響而不能急速發展。人民的一切痛苦，都直接的受帝國主義的恩賜。所以在中國，革命的最

我們應走的路

大敵人，是帝國主義。要解除中國民衆的痛苦，不論任何階級的痛苦，必須以民族解放爲先決條件。要解放中國民族，就須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的力量。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力量不打倒，民族不能解放；民族不能解放，任何階級的利益都不能存在。而打倒帝國主義的方法，又只有團結各階級的力量，就是總理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認識這一點，就知道中國需要階級合作，絕端反對階級鬥爭，而完成民族主義。

中國政治，並非操縱於資產階級之手，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封建軍閥所把持，各階級的民衆都呻吟於牠鐵蹄之下。所以中國民衆求政治上的解放，只有剷除封建勢力，建設革命民權。這樣既可防止將來流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也可避免無產階級革命和

無產階級以獨裁政治。這便是民權主義解決政治問題。

中國的經濟，因為資本主義狂潮的來到，手工業崩潰，而代以新興工業——大規模生產的機器工業，一般失業的手工業者以及失了土地的農民，都被其吸收。資本主義從此萌芽，階級對立從此開始。同時，資本主義侵入了鄉村，農業經濟發生動搖，固有的小農經濟制，漸呈不穩現象。這時的農民，一方面地主加緊的剝削，一方面軍閥的榨取；同時生活程度日漸提高，生產技術不能改良，所以痛苦日漸劇烈，失地的農民日漸增加。因為農村經濟動搖，農民生活困難，失地的農民加多，所以農村社會也發生恐慌。有此以上二層，就知道中國現在需要社會革命（廣義的）來解決這問題。但是解決這問題的方法，馬克斯列甯的方法却不

我們應走的路

適合，也不需要。因為中國現在只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帝國主義的層層束縛，使牠不能積極發展。舊的生產事業已經破壞，新的又未建立起來，脫離生產的失業者日漸增多，而新的社會生產力又不能發展，所以即令此刻要共產，也無“產”可“共”。在這種環境中實行階級鬥爭，其結果只能使這種恐慌更為加厲，而不能將此問題根本解決。在鄉邨中，中國沒有大地主，只有靠地租與利息為生的小地主。除佃農外，自耕農佔農民大多數。此時在農村實行暴動，其結果，只有使恐慌日益擴大——農民失地的更多，生產力更減，生產技術更無從改良。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社會的需要，只有：國民黨在消極上實行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節制私人資本，防止階級鬥爭的發生；積極上發展國家資本，增進社會生產力

循序漸進，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民生主義的社會。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知道中國自有中國的特殊環境，孫總理的三民主義是適應這環境的要求而產生，用各階級聯合國民革命的方法，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的完成達到大同之路。

這是我們對於中國革命應有的認識。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就應當確定我們行動的方針——毫不疑慮的，站在國民革命的最前綫，掃除一切障礙，克制一切反動，努力奮鬥，完成實現三民主義的使命。

一篇這樣的論文

一·主義與政策

社會主義是人們所希望的，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生活着，不是像資本主義這種商品生產社會，勞動者無工可作，而作工者亦不能取得全部勞動的剩餘價值，非勞動者反坐食勞動者血汗。共產主義是比社會主義更高的社會組織，在共產

主義社會裏，人們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地自由平等的生活着。所以爲着人類物質的享受，在人類進化的立場上，除掉便便大腹的資本家及其御用學者外，誰也不否認資本主義底罪惡，誰也不反對社會主義，而且在希望着企圖着社會主義的實現。

然而社會主義不是能夠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要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的階段才可以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一種社會組織形式的發生絕不是突然而降，一定是從前一個社會裏種下胚胎而又孕育另一社會的種子。所以後一社會較前一社會爲佳——社會主義社會較資本主義社會爲佳，同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較封建社會爲佳。一種社會都有他歷史的使命，在他的歷史使命沒有完成以前，新社會的種子沒有孕育成熟以前，誰也不得而摧毀之。蘇俄革命就是我

一篇這樣的論文

們前車之鑒，蘇俄革命成功了，不過“我們所看見的是他們以革命手段只解決了政治問題……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目前俄國社會仍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俄國之所以改用新經濟政策，就上由於他們社會經濟程度比不上……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因此，在中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前途，不是愛憎問題，不是喜懼問題，而是能與不能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了解：

1. 初級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建立社會主義
2. 殖民地國家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半殖民地也是一樣因為政治經濟都不能自主）
3. 破壞是不得已的行爲，是革命在最高潮時成功之一擊，經常的破壞不僅不能促進社會主義實現而且阻礙社會進化。

不幸，中國共產黨恰恰犯了上面三個錯誤，她應用她的唯物的唯心論（實際是「唯心的唯物論」——見無產階級的哲學）她相信在工業不發達帝國主義宰割下的中國施以強烈的破壞，就能建立一個隸屬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基於這一信仰確立了她‘‘的盲動政策’’雖然這種政策全部成分是列寧主義，經史達林的擴大，而成爲史達林主義，然而離開馬克思主義不知有幾萬路程——因爲馬克思曾說：社會的經濟組織，非在其內部的生產力沒有發展之餘地的時候，決不顛覆；新的較高的生產關係，非在物質的生存條件已孕育於舊社會母胎之內決不發現。爲着急於取得政權，政策離開了她所標榜的主義。沒有方法的主義固不能實現，然而離開主義的政策也絕不能實現主義，何況這種主義並不爲中國之所需要的呢？

二·農民暴動可以改變生產關係麼？

近年中國共產黨的得意工作，就是農民暴動與遊擊戰爭之煽動和爆發。大概依中國共產黨的估計，目前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而新的革命高潮“必然的”“快要”到來的徵兆，就在於農民暴動和遊擊戰爭之存在。他們相信這種暴動是革命的，是可以顛覆國民黨統治，是可以建立社會主義前途的。

的確的，農民暴動是會給予中國社會一個大的打擊，目前的糧食問題，失業問題。農民問題，多多少少是受了農民暴動的影響。然而說這種暴動能夠顛覆統治，實有似乎利令智昏，如果不是可惡的搗亂，就是可憐的愚蠢。除非將中國社會倒置於一世紀以前，除非城市自取極大之分化，農民暴動決不能侵入城市——

決不能顛覆統治。極淺顯的理由是：城市勢力是集中的，靈敏的，鄉村勢力是散漫的遲鈍的。現在中國一切政治經濟勢力都已集中於城市。極明顯的事實的例證，就是各地暴動難以及於城市，至多祇能打到縣城作極少時間的擄掠——事實是鐵一般的表現着，不能否認這些事實，就應該承認這些事實所依存的原因。離開事實的理論只是虛偽的巧妙的邏輯，虛偽的巧妙的邏輯雖能夠引起羣衆的錯覺，然而絕不能解釋事實的真原因。

我們就假設農民暴動勢力能夠侵入城市而統治城市，那我們還應該討論農民暴動是不是能夠改變生產關係？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現在從理論方面加以說明而從事實方面加以佐證。

1°農民暴動的特質——掠奪與分割

一篇這樣的論文

馬克斯以爲土地之集中與農村階級之分化，有如資本之集中與工業階級之分化一般，其結果小農必然沒落。然而實際上馬克斯死後，小農仍未沒落，有些地方反而增加，這原因是在於農業生產的性質是季節的，所以放下去的資本回收期很緩，且不能隨時實行再生產。在一定的技術之下，不添加生產費就不能增加收穫，因而在營利的觀點上，農業實不如工商業遠甚。所以資本就離開農村，集中到工商業去了。既無顯著的土地集中與大農經營，農民意識自然停滯於私有財產的觀念中。中國目前仍是在小農經營的狀況之下，（關於中國土地分配情形參看商務印書館所編中國年鑑）所以小農固然是希望成爲富農，就是農業無產者也希望獲得獨立小經營；他們反對榨取制度；雖和工業無產者一樣，然而目的却完全不同；工業無

產者希望工業社會化，而農業無產者則希望將大私有地分配給他們。

一定的意識形態，祇有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產生出來；不是大規模集合經營決不能產生無產階級意識。農民暴動絕沒有一點革命意義，絕沒有改變生產關係的企圖，無論你加上一件怎樣好看的衣服。好看的衣服祇能遮掩醜陋的內容，祇能引起人們的錯覺，決不能更改醜陋的內容。農民暴動僅僅是爲“掠奪與分割”，消費財的掠奪與分割固然是毫無革命的意義，土地的掠奪與分割也祇有在一定的客觀情形之下方有助於生產，然而如果要想從農民暴動中來改變生產關係——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簡直是癡人說夢。

2. 農民暴動抑游民暴動

農民暴動固然不能改變生產關係，固然無

一篇這樣的論文

積極的社會革命性，但暴動農民仍可以“歸田”，似可以使社會重返於安寧狀況之下。但暴動農民如長時間脫離生產，則“必”轉變為游民暴動，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帝，其開始都以農民暴動為導火線，其結果常繼以游民暴動，而終以士大夫為中堅，以再建封建統治，這就是很好的例證。游民是無產的，然而却與產業無產階級及農業勞動者不同，前者是賴社會以生存，後者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所以游民不贊成廢止私有制度，與禁止掠奪行為，因為掠奪是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固然可以追隨農民，但“在農民中表現其不道德的影響”使農民暴動轉變為游民暴動，農民暴動尚可以歸田，而游民暴動則純以掠奪為目的。因為游民是賴社會以為生存的，和平的寄生不可能，自然祇有轉變為暴力的掠奪。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暴動勢力只是流寇式的劫掠，從沒有準備穩定政權（蘇維埃政府是隨軍行動的）就足以證明暴動的目的只在於掠奪，暴動的性質是游民暴動。最有趣味是下面一段記載：

朱彭共匪攻陷南始各地後，大肆焚殺搶掠……頃據黃沙車站消息，謂此次共匪自入佔南雄等地方，其目的係在搶掠。該匪入南雄城後，即向商會勒籌巨款一十五萬元，限日交足，否則玉石俱焚等語……經搜括之餘，得現款八萬元，交與共匪朱德。至是共匪以目的已達，遂有一部份共匪退出縣城，聲言往犯南安——五月十一日上海琴報

這種“其目的係在搶掠”的暴動，不知還有什麼革命意義，所以陳獨秀說：“這種脫離

一篇這樣的論文

工農羣衆竄避深山或轉徙偏僻區域的武裝勢力，將必然變成簡單的新式流寇……而在革命進程上，亦恰恰形成了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正相反的路綫，即是“以游民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以農民領導工人”，和以農村領導都市。”（見新生命三卷五號）

的確的，“脫離工農羣衆”的武裝勢力，“已經”變成“簡單的”“焚殺搶掠”的流寇，所謂衣服“新式”者，就是穿起了一件好看的——打起一面工農革命的旗幟。

三·獎勵破壞與社會主義前途

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基本概念，就是以爲共產黨是革命的，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不是共產黨就是不革命，再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論斷一推，得到的結論自然是：不是共產黨就是

反革命——這種“超人”的自信力，是我們所望塵莫及的。

基於這一基本概念，所以共產黨的要求，超越於民族的要求，與革命的要求之上。一切的政策都是爲了黨而不是爲了民族與革命，也無須乎估計是否可能與應該。

基於這一基本概念，所以反共產黨的國民黨的政策他們都認爲是反革命的，也無須乎估計其是否爲民族與革命之所需要和可能。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政策，都爲着反對國民黨而與國民黨政策針鋒相對地相反着以確立；譬如中國國民黨的政策是“和平”，“統一”，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却是“暴動”“割據”，中國國民黨積極從事於“建設”，中國共產黨却拚命圖謀“破壞”。

爲着使這種不良行動（破壞）得到理論的

一篇這樣的論文

憑籍，中國共產黨有三種曲解

1. 革命是有破壞性的，破壞程度愈大，愈足以證明革命性之激烈。

2. 中國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工農革命，無產階級力量只有從破壞中鍛鍊得來。

3. 破壞可以使國民黨統治動搖，社會陷於混亂的狀態，使共產黨可以取得政權。

這三個見解是否正確的呢？我們再一一加以檢討。

1. 革命與破壞

革命須要破壞，然而破壞不一定是革命的；歷史上的黃巢殺人八百萬，項羽長安三月火，我們絕不能稱之為革命。因為革命之所以須要破壞，是因非破壞不足以摧毀舊物，是以破壞為手段而非目的。革命的目的，是在於改

造政治經濟，而建設社會於較高的階段。一切無政策的革命——只圖破壞舊物而無新建設的計劃——是無意義的破壞，毫無價值可言，只是一種反革命運動。如果計劃不良或不能實施，只圖感情地破壞，無論主觀上如何革命，客觀上亦只是及革命的破壞行爲。革命之所以成爲革命而與反革命區別者在此。

不僅如此，‘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纔用，不可頻頻傷國民元氣’，因爲革命不同於普通政治鬥爭，就是革命的破壞力太大，所以無論是好是壞，革命的影響都特別巨大，如果不很好地決定策略運用策略，以致革命發生壞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很大的）事實上必陷於反革命道途而不能自拔。譬如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蚌埠，杭州，北平發生人力車夫搗毀汽車電車事件，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要從中鼓動和

一篇這樣的論文

領導，他們的理由是：可以發動羣衆鬥爭而取得黨的領導。搗毀汽車電車是推動社會前進抑是阻礙社會進化我想是誰也知道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却要幫助這種開倒車的行爲。這種策略，是在獎勵破壞。毫無疑義是反革命的。

不僅如此，這種策略可以使盲目羣衆陷於感情緊張狀態，視破壞爲一種趣味行爲，事實上領導者不能加以左右，例如：

長沙通訊：共匪彭德懷於本月六日攻陷平江，嗣因何健調兵往勦，遂於八日自行退出平城。當退出時，將城內所存糧食銀錢布疋搜索一空，共裝四十五船運往匪巢長壽而去。縣公署縣黨部各機關均被焚燬。城內未逃出之人民，彭德懷雖未下令屠殺；但梭鏢隊尋仇報復，私自殺斃者，計有二百餘人，暴尸街衢無人收殮——五

月十八日申報

這段新聞告訴我們：暴動的價值只要“將城內所存糧食銀錢布匹搜索一空，”就已達到目的“而去”，而另一方面“私自殺斃者計有二百餘人”，并無須乎“下令屠殺”。我不相信這種“尋仇報復”的行爲是革命情緒，我不相信平江“城內未逃出之人民”尚有“二百餘”地主資本家，我不相信這種燒殺掠奪的破壞政策可以出斯民於水火，致社會於安甯，而使人類進更幸福的生活狀況。

2. 民族革命抑階級革命

中國革命是否應以無產階級領導，這裏不願多有所討論，但是我們應該承認不僅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且也是能與不能的問題。依於中國革命對象——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中國革命毫無問題的是國民革命——是完成民

一篇這樣的論文

族之自由獨立的革命（打倒封建勢力）是因爲封建勢力就是帝國主義走狗，所以“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從革命之主力說，誠如中國共產黨所說，中國資產階級力量薄弱，不能領導中國革命，然而正因此，所以中國無產階級力量也薄弱，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國內帝國主義者工廠的工人，不僅數量極少，而且他們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換言之，是國民革命的）。就依他們說：中國有二百萬無產階級份子，用來完成四萬人所盡的任務；用一階級力量而能完成國民革命，歷史上未之前聞，我相信也不會後見。爲全國民衆的利益的革命祇有全國民衆同舟共濟才能完成；正如爲一階級的利益的革命，祇有一階級的奮鬥一樣。不能否認全國民衆有共同利益的要求，不能否認中國革命有

共同對象，就不顛倒事實，否認中國革命之現階段國民革命，就不能主張一階級領導革命。在各階級勢力均衡的狀況之下，沒有那一階級能夠領導革命。事實上各階級革命份子所組成的國民黨，已在領導着中國革命而向着完成中國革命之道途前進。現在引一段社會主義者的話給我們的唯物（？）論者作為他山之石罷：

在半殖民地上面，始終是民族鬥爭的潮流高過階級鬥爭的潮流……在大敵當前，全個民族的利益都有被敵人搶去的危險的時候，怎麼還能夠說到階級鬥爭上的小小利害呢？“覆巢之下無完卵”，怎麼能夠在整個民族利益被強奪的時候，一個個獨獨能夠保全自己的利益呢？那些主張階級鬥爭到底，主張鬥爭生活到底的妄人，

一篇這樣的論文

不但忘記這種普通的道理，并且，也忘記他們自己所組織的鬥爭團體和他們自己所代表的階級本身，兩種東西的組織原則，還是站在協力對外的原則上呢！（陳豹隱——新政治學——三三頁）

我想這些話，不是爲着要當那一階級的走狗而說的，我還相信一定不是無的放矢。

總之：中國革命爲各階級聯合之國民革命？抑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革命？不是巧妙的理論問題，不是感情的好惡問題，而是階級勢力之消長，與革命對象之性質問題。否認客觀的事實而專憑主觀的好惡的理論，是無大價值的，從這種理論所得的策略必然是反革命的。

我們承認，應該鍛鍊工人階級力量，然而除破壞以外，亦可以訓練工人，破壞有時候不僅不能增加力量反而減少。在國民革命進行中

，鬥爭的對象是帝國主義，不應該轉之為國內階級戰爭；歐洲大戰，列甯說“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我們要知道當時俄國本身就是個醜惡的帝國主義，而不像中國是半殖民地呵？，如前面所舉的搗毀汽車以及年來上海所常常發生的暴亂，只是摧殘民族革命。

3. 破壞的結果

國民黨的統治已經鞏固了，因為國民政府的基礎是建於全國民衆的共同利益之上，是在代表全國民衆而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作戰，以求中國之自由獨立平等生存於世界，有全國民衆擁護的政權，決不是打電車搗毀汽車等流氓式的破壞行爲可以推翻的。這破壞行爲祇有喪失自己在民衆中的信抑，祇有使社會更陷於不安的狀態。如果要造成“亂，大亂，才是少數黨徒能夠奪取政權的唯一機會”那我們也應問

一篇這樣的論文

奪取政權以後社會情形是怎樣？是進步呢？抑是退步？據布哈林說：

“中國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戰爭是須要人力的——就是化學戰爭也是一樣——人數的多寡，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中國有很多地方沒有鐵道，這一方面固然使革命困難，另一方面可以使帝國主義勢力不能深入，使革命不受侵害……”

（六次大會總結）

從前鄧彥華先生說海陸豐暴動平靖後“農民回鄉走百數十里借耕牛農具而不可得，”我以為是過甚其詞，看了布哈林這一段話，良用信然。

中國人太多，布哈林見了眼紅，所以要中國人拿梭鏢來抵抗“化學戰爭”——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毒瓦斯，結果呢：帝國主義佔領鐵道線

，中國共產黨就在深山野谷中“不受侵害”革命是成功了，然而那時中國人口恐怕祇有二萬萬罷?!而社會的經濟狀況如何，我尙想象不出，因為想象只能根據於經驗，我在一九二〇年未曾到過俄羅斯，何況那時情形比俄羅斯一九二〇年一定更壞。

這就是共產黨的“上帝”(布哈林)所指導而為中國共產黨所施行的共產政策，也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狀況，也是中國共產黨所企圖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寫實。

四·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中國革命比各國革命都要困難，這原因就是因為“各國的革命黨，不是祇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世界上明明白白抱三個主義來革命的，祇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而“此革命主義

一篇這樣的論文

，即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第一主義為種族革命——第二主義為政治革命——第三主義為社會革命，亦即經濟革命，中國革命既是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所以革命的對象，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外，尚有從革命的營壘中叛變出來的中國共產黨。我們固然可以說，帝國主義是民族主義對象，封建勢力是民權主義的對象，共產黨是民生主義的對象，然而三民主義是連環的，互為條件的，不可分離的——民族民權主義之完成，必有待於民生主義之實現——所以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打倒，亦必須有待於打倒共產黨，因這三種勢力在對於危害革命的作用是一樣的，或者說由革命營壘中逃出來的叛卒，他能混淆民衆的視聽，使革命與反革命界線混亂不清，反比較更能危害革命。

根據本文的敘述，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演進中所作的罪惡，中國共產黨應該承認他是全國民衆的敵人，是危害中國革命的罪魁。而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仍是相信他們的政策盡美盡善，但我敢說，失敗與成功對於一個政黨固然無甚重要，然而羣衆的向背却是政治生活者的成亡關頭；目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是提高了呢？抑或降低了呢？我希望中國共產黨冷靜地客觀地答復這個質問，並且冷靜地客觀地反省，反省這些事實所依存的原因。

假使中國共產黨不是被少數‘淺薄無能’的領袖竊取黨柄認不上三百字的向忠發，竟當了中國共產黨唯一的領袖——中央總書記毫不猶疑地執行第三國際破壞中國革命的指使，致革命中途受阻；中國革命決不會如此困難；也不會使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民衆腦海中留下不可磨

一篇這樣的論文

滅的惡劣影象，而目前中國共產黨更變本加厲與一切反革命勢力聯合起來，用他們全部的力量來摧殘革命——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讓步，在經濟上加緊攻勢，封建軍閥負隅思逞，各地共產黨更是在國民政府統治下蠢動，雖然這祇是迴光返照，然而也足以證明他們死不饒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永遠自絕於中國民衆。

中國社會是已經疲憊不堪了，經濟情形是每况愈下。在無靜止的戰爭中，在無間斷的暴動騷擾後，城市貧民積極增加，米荒更是遍於向來稱爲富庶的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如果我們看見這些情形，就中心私悅從而推波助瀾，那完全是帝國主義的懷抱。然民衆已經覺醒了，表面上，流寇式的共產黨可以投機取巧地有所作爲，但恰恰相反，這些不良的政治行動，反樹革命與反革命界線黑白分明，使革命

破天荒文集

青年都集中於一個共同的旗幟之下作戰。如果冥冥中沒有一個造物的主宰者，欲致中國民族於死亡，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再危害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興起，一定是如布哈林所說的情形——帝國主義同封建勢力再建一個黑暗時代，使中國民族陷於永劫不復的地位。

革命的青年們！中國革命的大部過程，是中國共產黨危害革命的過程。我們只要了解革命的任務是於完成中國之自由獨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就應該決定我們行動的方向。革命是有“力”的東西，所以因革命所發生的惡果亦大。如果我們要發覺我們爲着完成中國之自由獨立，爲着追求社會主義，而犯了許多錯誤，從這些錯誤的行動中又發生了許多適得其反的惡果。一定使每一個真正革命的青年汗流浹背欲淚無從，然而我們不能自毀以懺悔，

一篇這樣的論文

就應該努力以補過；我們不能放棄人生的責任，就應該從事於國民革命的完成。當前的大敵是帝國主義者，不打倒帝國主義什麼都談不上。第三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是與帝國主義者殊途同歸，所以爲着打倒帝國主義，亦必須打倒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目前的混亂，正是反動勢力最後的掙扎——這不是我們的企禱而是客觀的事實——在最近的將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與中國共產黨必同歸於盡，而使三民主義得以實現。我們相信，三民主義是整個的，以三民主義革命始，一定以三民主義革命終；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族萬歲！！

五，二一。一九。上海

破天荒文集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 國家

一、前言

總理說：“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見民生主義第二講）在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這當然不是說不要理證）也應當如此。所以我們在尚未論及共產主義與中國這個問題之前，先將蘇聯共產

主義嘗試失敗的實際情形，略述一二；使我們的研究，在事實上有所根據。其次再述及這個題目的本身。茲特分述如后。

二．蘇聯共產主義之失敗

轟動全球的俄羅斯十月革命，它之所以能夠成功，舉世目為怪物的共產黨之所能夠勝利，完全是由於它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如：世界大戰，飢饉，以及沙皇專制的壓迫等等——所使然。並非俄羅斯共產黨人的功績。而且共產主義，也並沒有因十月革命之勝利而見諸實現，現時的蘇維埃政權，與過去的沙皇政府，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把招牌換了換罷了。所以，十月革命，除了證明共產黨人想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來實現其共產主義之幻想，和造出一批新興的壓迫階級外，什麼都沒有。工農的利益，除了痛苦更加深重外，也是一無所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得。爲使讀者對於革命後的蘇聯現勢，易于明瞭起見，特將蘇聯革命後的經濟情形，敘述如次：

第一、軍事共產時期

由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一年間，爲軍事共產時期。在這時期中，因受戰爭的影響，和軍事共產的結果，工商業的生產力，竟減低至戰前百分之十八；農業的出產，減低至戰前百分之四十五。（見俄羅斯研究雜誌第二號）簡直可以說，全部的工農業破產。在這種情形之下，遂發生了舉世空前未有的大飢荒，災區竟達十四省之廣，災民竟達五千萬以上——佔全俄羅斯人口三分之一——我們試看下表，便可知這四年間——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所謂直接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軍事共產主義之嘗試的失敗爲何如。當時工業生產品總共價格之歷年

破天荒文集

的縮減，有如下表（單位為百萬羅布）：

年代	工業生產品 的總價格	百分比
一九一三	五·六二一	一〇〇%
一九一七	四·三四四	七七·三%
一九一八	一·九四一	三四%
一九一九	一·四四八	二六%
一九二〇	一·〇〇一	一八%

全俄羅斯的農村的耕地，也縮減了不少，其縮減的情形，有如下表（單位為百萬俄畝）：

年代	畝數總額
一九一四	一〇一
一九一七	八〇
一九二二	七〇·七

同時每畝中，農產品的生產量也減少了。每畝中，農產品的生產量之減少，有如下表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

物品種類	一九一五年	一九二〇年
裸麥	五九普特	三三普特
小麥	六六普特	四三普特
燕麥	四七普特	三六普特
大麥	五七普特	四七普特

全俄羅斯農產品和牲畜的總額，也都減
少了很多：

年代	物品	與革命前的百分比
一九二二	棉花	一〇%
全年	糖蘿蔔	五七%
全年	麻	五七%
全年	牛	七〇%
全年	羊	五四%

軍事共產嘗試的失敗，以致各種生產品，
均形大大的銳減；俄羅斯的全部經濟組織，均

被蹂躪殆盡。(看下面的幾個統計便知)在此種不堪的狀態之下必然的引起了社會上一般羣衆對於共產主義的怨恨和反抗；是以有大俄羅斯，高加索，烏克蘭等地的農民；和莫斯科，列甯格拉的一部份工人和紅軍反共的大暴動的爆發。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危機四伏的險象橫生的情況之下，若果再不放棄軍事共產主義，改變經濟上的策略，則蘇俄共黨及其政權——蘇維埃政府的顛覆，簡直成了歷史的事實的必然趨勢！聰明共產黨徒，對於這點，也看得很清楚，是以有所謂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之頒佈。

第二、新經濟政策時期

列甯當時對於這點十分明瞭：要想由軍事共產主義直接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已經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除了失敗以外。尤其是在工業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落後，而又遭受長時期的國內戰爭和空前的破壞，工農業的大破產的俄羅斯，是行不通的。所以，列甯在當時想出新經濟政策來說：“我們爲得要能夠戰勝敵人和鎮壓白黨的反抗，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是必要的。新經濟政策，是恢復已破產了的經濟之必要的手段，是我們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之路。它可以使我們利用私人資本來發展國家工業，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不但是目前的俄羅斯的無產階級要應用牠，——新經濟政策——就是在將來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以後，也是要應用牠的；除了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最高峯的美國和英國外；所以，新經濟政策是帶有國際意義的……。”由列甯這一段講話裏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我們就可以明白了。

破天荒文集

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蘇聯，牠的表面看來，好像列甯真是一個預言家，他所說的話是極其正確。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蘇聯的經濟，確是已經漸漸的恢復到戰前的原狀，生產力也很迅速的增加了！例如：

A • 電氣化——在大戰前，全俄羅斯所有全部的電力，為四十二萬瓩。

到一九二八年，總電力已達至八十一萬四千瓩。較之戰前增加一倍。

B • 工業——在一九一三年，全俄羅斯工場（僅限于通用工場法的）的生產額為六十三億九千萬羅布。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生產額的突增，有如下表：

年代

歷年生產額增加數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一九二五——二六 五十七億八千萬羅布
一九二六——二七 六十六億八千萬羅布
一九二七——二八 七十六億七千萬羅布
其他小規模工業的生產額，約自十一億羅布
至十二億羅布。

C。農業——在國內戰爭時，蘇聯農業，同樣的大遭衰落。自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後，農業的生產，已逐漸恢復。茲將蘇聯戰前直到一九二八年的耕地面積和麥的生產額，作一比較列表于次：

年 代	耕地面積	生產額
	單位百萬台雪金	單位十億羅布
一九一三	一〇九	一〇・七
一九二二	七一	八・七
一九二三	八四	八・三

破天荒文集

一九二四	九〇	八・四
一九二五	九六・六	一〇・九
一九二六	一〇二・八	一一・五
一九二七	一〇六・一	一一・九
一九二八		

(上三統計表摘自雜誌俄羅斯研究第二號)

但是，我們要仔細的攷究，把蘇聯的經濟成分分析一下，那末，我們便不難知道，實施新經濟政策的結果，事實上究竟是怎麼樣？是不是真如列甯所說“能幫助社會主義的建設呢？”我們只要看一看蘇聯中央統計部特別調查商業的建設概況後製成的關於私人營業的發展與國家營業的比較表，便可以知道：

商業的經營情形一九二二——二三年

經營目的	國有的	合作的	私人的
數目的	21.915	27.678	420.366
百分比	2.6	6.1	91.3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總額	576.089	294.298	1.667.565
百分比	22.6	11.6	65.8
僱員數	74.328	71.749	358.352
百分比	14.6	14.2	71.2

(摘自蘇俄共產主義之崩潰一書)

在一九二三年終，私人商業已佔全商業百分之六十四。如莫斯科，彼得格拉（即今日之利甯格拉）等處的肉業，牛羊業，竟有百分之九十在私人手裏。一九二四年四月，日用商業的糧食部委員 Lezhava 說：“近來最顯著的情形，就是私人商業的發展，它管轄了日常商業的全部市場，尤其是通常的消費品及機織物。……”同時，最高經濟委員會的代表 Sokolovsky 也說：“近年來私人資本已顯明地得到一種長足的進步。一年前，私人商店經營批發商

業的，反不過佔百分之五或六；像現在的比例，已躍至百分之十五。……”（見前書）上面的引證和統計，它已經很清楚的代我們解答了前面問題；它告訴我們，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蘇聯的經濟的發展；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幫助，除了把牠——蘇聯——送葬到墳墓裏去外，別無所有。

我們並不否認蘇聯的經濟是恢復了，工業是發展了。但是，我們應該注意蘇聯的性質和成分。換言之，就是它這種發展，是誰佔優勢，是社會主義抑是資本主義？必須要明白了這點對於蘇聯經濟的發展，才能有個正確的認識。

關於這點，我們祇要對於事實稍加注意，便可知蘇聯經濟的發展，是私人資本佔優勢，是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進行；是非社會主義的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它的發展，祇足以表示私人資本的復活，新興資產階級(即所謂Nepmann)的再起；以反富農(Kuldk)在鄉村經濟上統治勢力的增厚。它的發展，是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並非社會主義壓倒了資本主義。關於蘇聯經濟的性質，聯邦共產黨的領袖托羅斯基和季諾維也夫他們說得很好：“俄國的全部的經濟性質，已經是一天天地資本主義化了！無產階級的政策，必然的也會跟着轉到資產階級的手裏。”

世界最著名的共產黨首領德國考茨基也說：“此種經濟制度，與所有的資產階級國家無別。”(見顯微鏡下之蘇俄)。

因此，我們可以說，目前蘇聯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它的經濟發展，是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走，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種發展的過程中，已經種下了蘇維埃政權將來倒塌的種

子。所以新經濟政策，我們可以說是製造蘇維埃政權安葬的掘墳人的政策。

我們爲得更容易明白起見，特將蘇聯城市方面的私人經營事業的增加，以及在鄉村中富農在經濟上所處的優勢，大略的敘述一二，以資佐證。

甲•關於城市方面，私人資本經營事業的增加，有如下表：

A•蘇聯政府無力舉辦之工業，因而轉租給私人經營者，其資本逐年增加之數目，有如下表：

年 代	資本逐年增加之數目(單位羅布)
一九二三——二四	136•000•000
一九二四——二五	167•000•000
一九二五——二六	241•000•000
一九二六——二七	270•000•000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B • 一切私人手工業，家庭工業，出品的資本增加數目：

年 代	資本的增加數目(單位羅布)
一九二三——二四	787 • 000 • 000
一九二四——二五	978 • 000 • 000
一九二五——二六	1•126 • 000 • 000
一九二六——二七	1•216 • 000 • 000

C • 商業方面私人資本逐年增加的數目

年 代	資本增加數目(單位羅布)
一九二三——二四	3•976 • 000 • 000
一九二四——二五	3•700 • 000 • 000
一九二五——二六	4•860 • 000 • 000
一九二六——二七	5•243 • 000 • 000

(以上三統計，見太爾著：俄國社會主義建設之一書)

乙•關於鄉村方面——在蘇聯鄉村中，富農

的經濟勢力，比城市私人資本勢力還要大，我們祇要看看一九二七年（是時作者尙在莫斯科）富農壟斷糧食的例子，便可以知道。當時一般富農因不滿政府提高工業品價格，減低農產品價格；因之把食糧都收藏起來，不拿到市場去出賣，以致引起食糧的恐慌，和輸出的減少，（蘇聯是以農產品爲輸出之大宗的，是年輸出穀物較之一九二一年——二二年減少至七，三〇〇，〇〇〇噸之多）……。雖然政府也積極的設法防範，由政府收買貯藏以調濟民食；或是用政治的力量，派武裝下鄉強迫搜索和沒收，以及拘捕富農；可是仍然阻止不了他們的壟斷。蘇聯富農在鄉村中的勢力，由此可見一斑。我們再看一九二五——二六年全俄羅斯農村信用合作社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的情形，更明顯的告訴我們，什麼（經濟，管理等等）都是操縱在富農的手裏：

社 員 分	年 代	資 本 分 配	借 貸 者 之 數 量 分 配	借 款 額 分 配	平 均 每 人 所 得 額
有田二俄畝以下者	1925	12.5%	30.6%	32.8%	33.9羅布
	1926	31%	29.3%	37.4%	39.8羅布
有田二俄畝至六俄畝者	1925	57.3%	61.3%	56.5%	33.6羅布
	1926	58.1%	61.2%	57.7%	39.4羅布
八畝以上者	1925	7.7%	8.1%	10.6%	46.8羅布
	1926	10.9%	9.5%	14.9%	66.2羅布

（摘自顯微鏡下之蘇俄）

我們再看一九二六年大俄羅斯農村牛乳合作社的情形，更可知全部的鄉村合作事業，在名義上雖然是說幫助鄉村的貧農，使蘇維埃農村日趨集體化，社會主義化，以至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但在實際上適得其反。無論是在經濟的實利上或是在合作社這些機關的行政管理上，大都給富農以莫大的便利，操縱在富農手裏

破天荒文集

社員成份	所佔全 民衆的 數量	所佔社 員數量	所得牛 乳數	參加管理 機關之人 數
無牛者	18.9%	1.6%	—	2.1%
有一牛至二 牛者	74.7%	70.8%	51.3%	48.2%
有二牛者 以上者	6.4%	27.6%	48.7%	49.7%

(摘自前書)

由此看來，真無怪乎托羅斯基，季諾維也夫輩要大呼‘蘇聯農村富農化了’！

第三，一個小的結果

綜觀上述各節，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的一個結論：所謂革命後的十數年的經濟的建設，表面上，雖有些微的進展；可是，在實際上，這種進展的趨勢，不但不能幫助其社會主義之建設，促其資本主義之早日見諸實現。而且與此相反。

蘇聯近數年來經濟的進展，使過去已被壓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倒的勢力（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又重新復活起來了。無論是在城市或鄉村，我們都可以看到新興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影響的增長，以及富農在經濟上勢力的優越與擴大。

蘇聯的經濟性質，是非社會主義的，它發展的趨勢，是一天天地與社會主義離隔得更遠；與資本主義的道路一天天地更接近。而且他目前已經是向着這條——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同時，在它這種發展趨勢的經程中，必然蘇維埃政權，也要隨着經濟的轉變而轉到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手裏。

由此可知，共產主義，在共產黨人已經獲得了政權的俄羅斯，尙且是走不通；至於他國，更可想而知！

三、共產主義與中國革命

這個問題，是個極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在

目前的中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共產主義之不適宜於中國，這是爲歷史的事實所決定的；祇要稍懂得些中國實際情形的人，誰都不會否認我這句話是確的。赤色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中國共產黨徒，承受它主人——第三國際的指使，不顧國情之同異，一味盲目的夢想把俄羅斯的革命，全盤的搬到中國來，在中國來重演一次俄羅斯式的“十月”革命，以遂其破壞中國國民革命之種種陰謀。這種夢想，簡直與想在空中建立一座樓閣是同樣的滑稽而可笑。爲得使我們易於瞭解起見特想出下列數點，作一番探討，藉以說明共產主義之不適宜於中國，而證明中國共產黨徒及第三國際夢想在中國實行其共產主義之不可能；祇是一種夢想！

第一，根據主義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證明共產主義之不適宜於中國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無論任何主義的生產，都有它的一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在某一定時間和空間，才能產生某一種主義。“在兩個以上的異時間和異空間，不能行一個完全同一的主義；反之，在同一時間和空間，不能行兩個以上的主義。”（見周佛海著：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第七頁）這個金科玉律的定義，祇要頭腦稍微清醒些的人，都不會否認的。如若忽視了這點，其結果，必然的會發生與拿一種性質不同的藥，去醫治一切性質不同的病一樣的危險。我們不能妄想將工業發達的廿世紀的現代，回復到原始時代共產主義的社會，或是十七八世紀的封建社會，其理至明。所以適用於一時代一地方的主義，不一定就適用於別時代別地方。

由此可知，列甫的共產主義，最大限度，也不過適用於俄國（實際上，已經是連俄國也

行不通)。中國共產黨如若忽視了這點，硬要把它刻板式的搬到中國來實行，除了將它自己送到無恥的反革命的道路上，破壞中國革命，擾亂社會的治安，斷送無數青年的頭顱外，將一無所得。

第二，根據中國的實際情形證明共產主義之不適宜於中國

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斯說：“資本主義之崩潰和社會主義之成功，一定是在工業發展到了極完備和工人階級佔大多數的國家”（見劉蘆隱著：列寧主義的弱點之暴露一文）換言之，祇有產營發達到了極度（如：英美），和完全依靠在工廠內傍着機器，藉以維持生活的勞動者——即無產階級——佔全國大多數以上的國家，共產主義，方有實現的可能。中國產業的不發達（工人當然也只是佔最少數）這是誰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都知道的。所以，就根據馬克斯的理論，共產主義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關於這點，總理解釋得很清楚，總理說：“……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斯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斯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斯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斯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麼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麼能夠行馬克斯的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斯的黨徒，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又說：“……現在一般青年者信仰馬克斯主義，一講到社會主

義，便主張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無異不翻北風就要壞人民一樣的口調。”（見民生主義第二講三五頁） 總理的這些講演，是怎樣明白的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不適宜於中國阿！

可是自命為極革命的，真正馬克斯主義的信徒的中國共產黨徒，却一味盲目的聽從他的主人——第三國際——的指使，毫不顧及中國的這些實際情形如何，機械的把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搬到中國來，幻想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實行其共產主義。（它根本的也就與馬克斯的理論相背馳）我們都知道，產業落後的國家，便是產業工人（即所謂無產階級）佔最少數的國家。革命本是大多數人的事業，最少數的產業工人來造成革命的力量，不但在實際上是夢想，而且違反革命的原理。然而所謂馬克斯主義

的列寧主義者，却不顧及這些事實，硬要強做；因為要強做，便不能不用出種種陰謀挑撥和窮凶極惡的方法來。這些方法，（在俄國曾造成過長期的國內的大屠殺，社會的大混亂，和空前的大飢荒，中國共產黨徒應用的結果，在中國的革命史上，造成了許許多多反社會的和反革命的罪惡。

第三，階級鬥爭的學說也不適用於中國

共產黨徒所奉為聖典的階級鬥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否適合於中國呢？我們試看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是怎樣的說：“過去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認為定要有階級的鬥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共產黨人所採取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獨裁。

現在我們來看 總理對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是怎樣的加以批駁。總理在民生主義講演裏說：“……以上所講的社會與工業之改，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與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什麼原因呢？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如果照馬克斯的學說來判斷，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戰爭；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因，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迫工人；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總是相衝突，不能相調和，所以社會便起戰爭；社會因為有這種戰爭，所以才有進化。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消滅商人的壟斷，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生產稅，增加國家

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來增加社會的生產力，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部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

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

（見民生主義第一講一四頁）總理在這裏是怎樣明白的告訴我們，社會不經階級鬥爭，也可以進化的。社會進化的原因，是人類求生存；並不是階級鬥爭。

而且階級鬥爭，有時會使社會退化。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說：‘‘每次鬥爭的結果，不是社會全體的革命的建設告成，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由此可知，階級鬥爭的結果，固有時足以使’’社會全體的革命的新建設告成，’’但是有時却能使‘‘交戰的兩階級並倒。’’所謂‘‘交戰的兩階級並倒，’’就是說支配階級所代表的舊社會既經崩潰，而被支配階級所企圖

的新社會，又無從建立，社會因之就呈出混亂的狀態，或停滯，或退步。這種狀態一發生，就是階級鬥爭，不僅不能促進社會進化，而且使社會停滯或退化。所以，馬克斯階級鬥爭學說的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既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他方面又承認階級鬥爭有使社會停滯或退化的可能。因此我們可以說階級鬥爭的學說，在社會進化的原理上，是沒有根據的。所以。總理指出他的錯誤，說他是“倒果為因。”並且還批評他，說：“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祇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斯祇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見民生主義第一講一四頁）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中國的實際情形怎樣？

中國近十數年來，尤其是在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到一八年——期中，雖然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化，然而中國的勞資階級的成長，還沒有達到完全成熟的狀態，無論是資產階級或是無產階級，都還是在發展的初期，都還沒有階級的自覺。就是勞資雙方雖然也有些微的爭鬥，也不過是部分的，零碎的；而不是全部的，組織的。雙方所爭的目的，祇不過是零碎的經濟利益，而不是整個的政治權力。所以，也說不上是階級的鬥爭。而且在中國目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勞資雙方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他們都是同樣的要求，打倒帝國主義，發展中國的工商業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所以，就根據馬克斯階級鬥爭的學說，我們就退一步講，假定階級鬥爭的學說，是能促進社會的進化。但是在上述情況之下的中國，

他們的主義與我們國家

也是不適用的。

因為根據馬克斯階級鬥爭的學說，至少也必須要在下述的條件之下，才能成立的。第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要發展到完全成熟的狀態；第二，要兩階級對立，十分明顯；兩階級的鬥爭，十分激烈而擴大。我們只要把上述的中國實際情形看看，就可知這兩個最低的條件，在中國一個也不存在。何況中國還有中國的特殊情況呢？

如若抹殺了這些事實，硬要像中國共產黨徒那樣，把這種學說搬到中國來，用人工的方法去造成勞資階級的對立；等到勞資階級的懸隔劇烈以後，再以勞資階級鬥爭的方法去消滅階級的區分，這誠如周佛海先生所說：“無異先叫民死，後求民生！”所以，我們就退一步講，假定階級鬥爭的學說，是能夠促進社會的

進化。可是一搬到中國來，也就要碰着擋駕牌
“此路不通。”

關於這點，總理看得非常清楚。我們看看總理是怎樣的對我們講：“……不知中國祇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裏，當然可以用馬克斯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斯的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制使用不着。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防患預防的辦法，（即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辦法——作者註）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的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

翻北風的方法。”（見民生主義第二講三六頁）

四、結論

綜觀以上所述，無論是根據歷史事實的觀察，或是理論的探討，共產主義之不適合於產業不發達的中國，這個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總理屢次告訴我們，中國和外國不同，因為外國富，中國貧，中國沒有大富和小富的區別，只有大貧和小貧的區別。中國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所以，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像共產黨徒那樣，“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即階級鬥爭的辦法——再等實業發達，以求一用。而是要用一種防患預防的方法。”（民生主義第二講三五頁）換句話說，是要應用三民主義的辦法。由此可知，要解決中國問題，其唯一的辦法，祇有三民主

義；唯有三民主義，才適宜於中國；也唯有三民主義，才是澈底的革命的辦法。

所以，我們每個有血氣有覺悟的青年，都應當集中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在中國國民黨的指導之下，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肅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消滅一切反革命派！

十九，五，廿一。脫稿。

救中國必須這樣

這一問題好像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是應該認識清楚的，而且是必需的。

在沒有說到這個問題以先，談談世界一般的，尤其共產主義。一時使世界的人類受着蠱惑的，那種魑魅魍魎的共產主義，和瀰漫於全世界社會主義思想之由來。

初期的社會主義的思想

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是在十九世紀，發現於歐洲，但是在三千年以前的上古，已經存在於洋之西東，俄國的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實源於我國的周朝；散於諸子百家的學說中。韓非子中間，記着：文王的賓師太公所誅的狂裔，華士昆弟二人，全是純粹的無政府主義。在西洋，希臘古代的哲學家伯拉圖，開始有關於共產主義的學說；在當時的猶太民族，以及斯巴達民族中，也往往有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主張和實施的形迹。後來希臘，斯巴達滅亡了，羅馬勃興，也有階階鬥爭，奴隸的叛亂，民衆憎惡貴族，民族解放渴望十分熱烈。這些事實證明，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不是這時的信徒們，所說的是新鮮的了。

現時的社會主義

救中國必須這樣

現時所說的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雖然在三千年前的上古，已經存在於洋之西東；但是，今日流行的社會主義，却是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末，起歐洲的一角，僅不過有百年的歷史。它的動機是和法國革命，歐洲的產業革命，兩兩相俟而發生的，并且逐漸發達才有今日的現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本質方面，各不相同的，若是詳細講起來，是指不勝屈但是，我們可以大概歸納，便可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二大類。在這二大類的主張上，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於現時的社會組織，全是咀咒和攻擊，同時，是急謀統制社會的地位，在這裏，我們把無政府主義，不談他；特別的是要把馬克斯主義和列甯主義，提出來討論，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急需了解的。

馬克斯的社會主義

馬克斯以前，我們知道，是有種種社會主義的思想和主張；但是，在現在看來，似乎覺得是過去了的事；現在我們不必拿過去的事，再來說；我們應該把最關緊要的，與蘇俄政權有密切關係的馬克斯主義，加以相當的說明。

馬克斯是主張，不斷的階級鬥爭，作社會革命的手段。他的主張階級鬥爭的原因，在一部分說來，這種主張，不外是憎惡一切支配階級的結果；同時把他的歷史觀，和經濟學說作為根據，馬克斯的歷史觀就是唯物史觀，或是經濟史觀。在二十年前一時風靡歐洲的馬克斯和昂格斯的唯物史觀，及經濟學說，到了現在已經成了強弩之末了。

馬克斯主義，在根本原理方面有很多矛盾和錯誤，這是一般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們，都

救中國必須這樣

知道的。他是誤認了，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則，同時馬克斯主義，是就七十年前的歐洲經濟現象所下的結論，不是就世界進化現象全部所下的結論，所以他全部的理論不是新的，而且是不適用。他處處不肯失去其科學方法，這是他的好處，但正因其不肯失去科學方法，就證明他不能適用。因為他的科學方法，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對象，只是經濟生活演進的一段，這是時間的限制；研究的範圍，只歐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這是空間的限制。在奧國的政治哲學家格羅斯曼，曾有一段話，關於馬克斯學說謬誤；他說：

“馬克斯的主義，全是根據枯朽的哲學，
土妥的馬克斯學說，全是黑蓋爾的學說中間，
腐朽的要素。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主要部分，全是非科

學的。馬克斯主義，和歷史的唯物論，比較併論之物。

共產黨所宣言的反社會要素，乃是根據馬克斯關於階級鬥爭的謬論。

馬克斯所說的國家經濟，和實際的國家經濟，是互相矛盾，絕不相容的。

馬克斯所說：“經濟的恐慌原因”和社會上的實際情形并不相符。

總之，我們對於馬克斯主義的結論；是非科學，不合社會實際情形，腐朽的，倒果為因的，全是誇大妄想的謬論。

列寧主義

我們知道，現在蘇俄所行的并不是馬克斯主義，而是變質的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現在蘇俄的首領史丹林下的列寧主義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

救中國必須這樣

馬克斯主義’’。這句話怎樣解釋呢？他說：‘‘馬克斯和昂格斯生在一個革命之前的時代，那時帝國主義尚在初結胎的狀態中，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需要。列寧却生在個帝國主義發展和無產階級革命擴大的時代，這個時候，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蘇俄)獲得勝利，摧毀了那兒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展開了無產階級民主的新紀元，蘇維埃的新紀元。所以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擴大’’他的這個解釋，其意以為馬克斯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尚不需要，列寧時代，是需要無產階級革命的，而在蘇俄無產階級革命，却是成功了。但是，我們看，列寧時代，客觀上無產階級革命比馬克斯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擴大，就可以說是主觀上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擴大嗎？我們暫且承認列寧的時代產生列寧主義，馬克斯時代產生馬克斯主

義，那末，史丹林所謂：‘‘馬克斯和昂格斯生在一個革命之前的時代……無產階級還不需要直接革命’’一語，就是說：馬克斯的時代還不需要無產階級革命，換句話說，就是馬克斯主義為發生的時代，不需要無產階級革命。但是為什麼要借馬克斯主義來做列甯主義的掩護呢。為什麼一定又要說；‘‘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斯主義’’呢？所謂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斯主義，就是說，馬克斯主義不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主義了，馬克斯主義是七十年前偷到黑蓋爾一部份陳腐的東西，不合時代是毫無疑義的了。

列甯的理論，是以階級鬭爭為出發點，是根本與馬克斯相反的。依馬克斯的理論，無產階級唯一的敵人是資本主義。離開資本主義，

救中國必須這樣

無產階級革命便沒有意義。而列甯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地方，必須在生產落後的國家，固然，列甯主義仍舊保持資本主義這個目標；但是，因為它要在生產落後的國家作無產階級革命，專利用最少數的工人做其工具是不夠的，所以他又想利用東方民族革命做工具。於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後，中國一般列甯主義者，拿俄國革命做榜樣，而深信在生產落後的國家，是能夠計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釀成中國空前未有之大禍！

在民國十三年，中國共產黨，跨進國民黨腹內，大弄“金箍棒，”仍舊賣弄列甯主義。竊國民黨已成的工人組織去做他們的主力，操縱農民組織做他們後備軍。國民黨是最適合中國革命的唯一黨，而他們竟造出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黨，離間民衆，使國民黨成一孤立的

黨，讓民衆不得與國民黨接近。阻止中國革命的發展，破壞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這許許多多的事實，都是一貫抄襲列寧的策略印版文章而來。殊不知列寧主義，對真正革命的敵人，尙有可說；若是用來對付革命的國民黨，却成反革命了；那末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決不是列寧主義來抵賴的；換句話說：唯其引用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益甚。

總之，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斯主義本身是陳腐矛盾謬誤，而加之列寧以虛構，更弄得糟不可言，現在我們再拿蘇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說吧。

蘇俄的近事

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的蘇俄，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不用講，設若我們不知道他的內幕，也許是有人，認爲蘇俄是怎樣好，好

救中國必須這樣

到天上。讓我們現在看看牠的究竟吧。

農業——未革命前的俄國農戶有六千六百萬戶。革命後，大地主消滅，大農戶漸成鄉村資產者，到現在小農戶減少，中農富農增加，這彷彿是好現象，其實這是牠矛盾的地方，因為農民私人經濟發展，絕對不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而且是制命傷。從前小農貧農是負大地主債的農奴。只吃黑麵包，在今日多是自耕自吃，生活較好，有多的收穫不到市場去消售，與富農私自買賣了，因此富農壟斷了市場，弄到城市糧食空虛，常時發生麵包恐慌，這是久已成爲問題的事，直到現在，雖史大林有所謂新新經濟政策，但蘇維埃政府仍然沒有多大辦法，而恐慌與危機亦還是存在，

工業——無論是大企業或小企業，必定要靠把製成品暢銷，才能得到利潤，然後才能擴

大再生產。但是蘇俄的國家營業，生產品都非常昂貴，一般收入的低微人們，佔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因租稅之加重，農業品未加，而政府定的麥價太低，所賣的麥子只夠納稅，決沒有力量來購買工業品，提高物質上的享受。此外國際貿易停滯，工業不合理化等等，弄成工業日趨崩潰，那裏還能發展呢。

內訌——‘奇怪吧？在社會主義國裏還有內訌嗎？這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事實，同時也是一般蘇俄走狗，所不能否認的事實。

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蘇俄內部起了很大衝突，這個衝突，就是幹部派與反幹部派的衝突，幹部派以史丹林為首領，反幹部派是以托羅斯基為首領。史丹林反幹部派呼他們黨皇帝，性情粗暴，取事專橫，學識不及托羅斯基，布哈林，拉狄客等，但其組織能力陰謀手段

救中國必須這樣

，却比他們利害，所以大權攬攬也是這個原因。托羅斯基不堪史丹林的排擠，就努力向民衆宣傳，得很多民衆同情鬧的大勢汹汹；那末，史丹林爲了保存他的地位計，就用非常手段，把托羅斯基的地位黨籍取消，放逐；後來又有加米聶夫，季諾維也夫拉的克等，均遭同樣的命運。在表面着來，好像幹部派勝利，但是，目前反幹派在蘇俄的潛勢力，仍是非常之大，將來難免沒有更有較大的內訌發生。我們常常在報紙上面看到，蘇俄，時常拘捕“反對派份子，”這就是明證。

蘇俄這許多矛盾的內訌，更是證明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是不通了，不過是欺騙世人罷了。因此，我們更應該認清中國是怎樣的國家，同時，我們要怎樣救中國。

“經濟落後的中國”這是不可諱言的，正

是因為經濟落後，所以我們更應該仔細的深刻的去關心她，去拯救她可是中國共黨總是不顧中國實際情形，拚命的亂幹，所以我們要救中國必須打倒中國共產黨。

中國的富源

佔全世界陸地十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在世界經濟上的重要，是不言可知的。中國不僅人口衆多，土地廣大，而且物質的生產非常豐富；寒熱帶的產物，無一不有，而且無一不豐富。

先就近代工業主要的鑛業來說；據一八七〇年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陀芬 Van. Rieethoven 的調查，山西一省煤的儲量就有一・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以現在煤的消費率計算，足供世界一千五百年之用。石油的儲量雖還無有正確的統計；但中國石油儲量之豐富

救中國必須這樣

，也是舉世皆知的。據美國專家的估計，中國石油的儲量，至少當在美國石油總儲量十分之三以上。錫的產量，中國占世界第三位，世界產錫最多的國，是馬來和波利維亞。中國目前採取的方法還很幼稚，如果能夠改良方法，則錫的產量，當遠甚今日。銅的產量在一九一八年統計，雖佔世界第十二位，但中國銅的產量也很豐富。鎢的產量也為世界第一。此外，如鉛，汞，鋅，銀等儲量也很豐富。

在農業方面，更可以表現中國經濟偉大的意義。

棉的產額，佔世界第三位，世界四大產棉的名稱及產量估計如下：

美國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印度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	二。〇〇〇。〇〇〇

破天荒文集

埃及 一·五〇〇·〇〇〇

茶的產量，是佔世界第一位。一九一三年，世界主要產茶國的產量如下：（單位磅）

中國 七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印度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錫蘭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爪哇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小麥的產量也佔世界第一位，一九一八年的統計，中國 一·七八三·七四〇·六一〇

米的產量佔世界第二位，據一九一六年的統計世界各重要產米國的數量如下：

（單位磅）

印度 七六·三三六·九六〇·〇〇〇

中國 四六·四五〇·〇二八·三一—

日本 一八·三一五·七九三·〇〇〇

救中國必須這樣

朝鮮 三・九三六・三六一・〇〇〇

豆與豆餅的產量，也是稱雄世界，豆類的輸出，其數量如下：

年 限	(單位担)
一九一一	一一・〇三八・三四〇
一九一二	一〇・九三四・〇八
一九一三	一〇・三二五・九六四
一九一四	九・〇九七・四七二
一九一八	一五・七〇四・一六二
一九一九	一五・七〇四・一六二
一九二〇	一〇・五八七・六〇二

此外如烟草，糖，蔴，油等，也都有鉅額的產量森林也很豐富。

經濟落後的原因

中國的產物豐富，已於上述。但是，這樣廣大的土地廣大的人口在中國，為什麼經濟落

後？

數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小農經濟的物質，是以自足自給，沒有大量的財富的剩餘，在農業社會裏，土地就是惟一的財富，所以最大的富人，也不過因為他的土地多——幾於年來的習慣，以土地的多寡為計算財富的標準，在西歐資本主義勢力沒有侵入中國以前，在小農經濟的範疇之下，要集大量的資本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中國經濟落後的一個原因。

因為地大物博，所以能自足自給；因為能自足自給，所以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中國經濟落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誰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是重農輕商的。（沒有參考書，不便舉例）這種觀念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以後，才漸漸改變。

救中國必須這樣

至於重農輕商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物產豐富，在一個地方，往往具備有各種的產物，農民就地可得到生活的必需品，毋待商人的販賣。幾千年來重農輕商的結果，使一般的觀念都集中於土地，而忽略了經營，所以大量的資本很難集中這是中國經濟不能發展，同時也是中國經濟落後的原因。

到了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是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開始。從此以後，中國就成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宰割之下的次殖民地。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就因此破產。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另一方面，訂下種種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束縛得緊緊不能有一點的餘地，同時勾結封建軍閥助長內亂，這是近時中國經濟仍舊落後的一個大原因。

總之，中國是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國內封建軍閥內亂和剝削，使國家喪失了自由獨立而陷於極度混亂與極度的貧乏，使大多數的人民幾至無法生活。

中國的出路

現在我們知道了，中國經濟落後的原因，應該無疑義的是提出救中國必須打倒中國共產黨這個問題來。蘇俄的試驗結果，是“此路不通”，而且發生空前未有的經濟恐慌和政治不安的狀況。中國與蘇俄歷來的政治經濟和國情是相異，這是誰都知道的。行不通的共產主義，不但行不通，而且絕對不可能。在民國十六年的兩湖，廣東，中國共產黨之暴行，只有使中國不斷的破壞，妨礙革命前途的發展，形成人民對革命畏懼。那末我們要救中國，就要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祇有打倒帝國主義撲滅中國共產

救中國必須這樣

黨，與剷除封建軍閥，同時努力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中國目前唯一的出路。祇有信奉國民革命的最高原則三民主義，才是出路。

三民主義的目的，是達到民有，民治，民享，換句話說，是要達到國際地位及政治，經濟的平等。祇有用三民主義的方法，才能使中國脫離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解除次殖民地的地位；祇有用三民主義的方法，才能使中國人民從封建專制政治之下，建立三民主義的國家，祇有用三民主義的方法，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向上發展，不使將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不流血完全解決中國一切的問題。

改良經濟的方法——發展國家資本。

中山先生說：“限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就這兩句看來，“國家資本”同“私人資

本”是兩個對立的名詞，各有不同的意義。私人資本，是形成“經濟不平等，”國家資本，是實現“經濟地位平等，”所以我們贊成發展國家資本，限制私人資本。

中國苦於外債之壓迫，已數十年，現在談起來，無不色變。然而，我們應該知道，從前所借的外債，是沒有用在生產事業上面的。外債足以亡國，同時，外債也足以興國，英國是世界最富強的經濟國，其所以至此的原因，就是能利用兩歐的資本。目前的蘇俄，也是極力想利用外資，開發富源。所以現在不是能否借外債的問題，而是怎樣利用外債的問題。用輸入的外資，發展中國的生產，改良生產工具，改良生產技術，不但還本付息，決有着落，而且中國的經濟一天一天絕對是有向上的可能。資本主義的國家，其資本有過剩之慮，也要求出路，我

救中國必須這樣

們正好用來發展中國生產，確是中國發展經濟向上的一個方法。

說到發展國家資本這個問題來，我們應該注意到一個先決條件。中國欲發展真正有利於全民族的國家資本，必先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即是直接民權政治，亦即，中山先生民權主義之實現。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民權殊科，而唯求適合於現在中國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受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此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能享受一切自由及權利，而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受此等自由及權利。』中山先生說：『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

；但是實在由資本家把持。”這兩段話是指出，新中國之建立，是不應特殊勢力所私有，尤其不應反動勢力所私有，並且欲貫徹這個目的，必需要肅清達到這目的障礙物，建立真正革命的國家，即三民主義的國家；由這一個國家的實現，乃能為全民族謀福利，才能努力發展國家資本這個要旨。因為在三民主義的國家之下，一面反抗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勢力，節制私人資本；一面建設大規模產業。同時又可以國家權力，計劃調濟之，自然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同時使全民的經濟力充實，發揮其政治和文化事業。並且有強大國家的資本，乃能消滅私人資本，有了強大的國家資本，乃能健全中國的民族；去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所以發展國家資本，不但是“經濟地位平等”的唯一的出路，且是實現“國際平等”和“政治平等”唯一的

救中國必須這樣

出路，

防止階級衝突

在私人資本沒有消滅和利用私人資本以前，我們尤不可忽了防止階級衝突這個問題。中山先生說：“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這是中山先生承認有階級戰爭的事實。但是，我們要知道，中山先生對於這個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力，而是社會的病態。這個病態我們不防止，是阻礙社會的進化的。

中國共產黨盲目的在產業落後的中國，企圖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製造或促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衝突，倒果為因的邪說，階級

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現在是要醫治社會的病態，不是助長社會的病態。所以我們要在整個民族利益上面，把民族上，政治上，經濟上的不平等，打成平等，是不需要階級鬥爭，也不需要社會革命，同時是要防階級衝突。反之助長階級衝突，祇有一天一天使階級仇視，結果，祇有經濟不能發展，那還能談的到平等呢？只有讓國際帝國主義者來宰割罷了。

結語

上面所說發展國家資本的必要，若要具體的說明，還須更加以深刻的分析；不過大概是如此。所謂發展國家資本的意義，即是在積極的擴大社會的生產，在消極上逐漸消滅私有生產，所以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的性質，根本不同，其結果亦是兩樣——前者是實現“經濟平

救中國必須這樣

等’，後者是實現‘經濟不平等’。

中國是次殖民的國家，同時又正當着國際資本主義的今日是沒有發展私人資本的可能；且中國私人資本之命運，亦必隨國際資本主義相繼而沒落，所以只有發展國家資本，是中國發達民族經濟的唯一出路。要救中國，是個唯一的好方法。

行不通的共產主義，萬惡的中國共產黨，只能搗亂世界破壞社會的安甯，助長階級間的不斷的衝突，決不能在中國存在。我們一方面要防止階級衝突，一方面更須積極克服共產黨的謬論，和消極肅清共產黨在中國的惡勢力。

中國是經濟落後的國家，我們應針對着這一點，來救中國，絕不能像共產黨們抹殺中國實際情形，倒果為因的來破壞中國。同時尤為緊要的就是豎立三民主義政治，掃除三民主義政

破天荒文集

治前途一切障礙物，以達到三民主義最終目的，國際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換句話說就是達到完全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

心靈的審判

共產黨禍國殃民的罪惡，老早就在事實上暴露給大家認識了，用不着我在這裏“拆爛污”。但是共產的活動失掉效能了嗎？羣衆們永遠不會上他的老當了嗎？不，相反的。我們且看事實，湘，鄂，贛，以及別的省份，匪化的版圖，是多麼驚人的一個寬展呀！各大城市的罷工，罷課，以至示威散反動傳單，是在那一

個空過呢？雖然這一現象，並不是說明共產黨已經獲得羣衆的擁護，但是他們的欺騙和煽惑的魔力，和流毒的慘劇，我們是不應當忽視的。然而共產黨爲什麼能夠這樣神通呢？這并不很神祕，拆穿了原來只是很簡單的“左道邪術”。現在讓我來拆給大家看吧。

在未動手以前，我得懇求各位原諒！原來我就是一個地道的共產黨，是玩過這邪術的老名家。謙虛點說吧：“在下也頗精一二。”但是現在我是不走這江湖了，然並不是因爲我不走這江湖，而懷着妬意去打碎別的江湖朋友的飯碗，而是回到整個民族和國家的立場上來，不能再讓這洪水猛獸般的惡魔再恣蹂躪了。同時也并不敢企圖將功(?)贖罪，我是深切地承認，我過去的罪過，是在隨着我那被污的靈魂而永恆不滅的。

心 靈 的 審 判

列位知道共產黨是一條狐狸精，是再狡黠不過的，他看穿了目前中國的是怎樣地一個政治和經濟背景，他就適應這一條件來決定那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政綱和策略。雖然這所謂革命政綱和策略也者，是再狠毒殘酷不過，然却具有很大的欺騙和誘惑的力量。牠的目的是在奪取政權，就粉碎了民族和國家也在所不惜。

說到共黨的革命(?)這把戲，現在鬧得最兇的要算“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了；此外如醞釀政治罷工，佈置城市暴動，擴大紅軍和赤衛隊，……都在唱得震天價響的。列位想知道這套把戲的實質和內容，那末我就來說給大家聽吧！——

1. 土地革命——中國農村經濟日趨破產，農民生活的痛苦加深，因此而影響到整個國家

經濟沒落，社會秩序不甯。而農村經濟日趨破產的主要原因，是基於數千年來歷史上的土地制度演化而來的老毛病——積弊上。要使農村經濟復興，農民生活改善，必然是要對着這毛病，來個徹底的醫治。這一推論是合理的，不過正爲着這毛病是“老”，所以和這一老毛病連繫的身，全的關係，也“老”的，因此醫治之方，絕不適用於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而是要顧到全身的關係上。不然就要害了“大癱既潰，命亦隨之，”的危險。由此推論，則土地革命的原則，必然是要在不危害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條件下去進行，否則要犯了上述的危險。

共產黨所主張的土地革命，是完全違反這一原則的，他們的目的只在奪取政權，簡接是說：他是在整個擾亂社會秩序，和破壞國家經濟

心靈的審判

基礎的整個陰謀下來進行的。至於怎樣沒收？怎樣分配？他們並沒有統一的規畫，更談不上改良技術，和增加產率了。記得有一次（大約是十八年夏間）在共黨討論土地革命的會議上，不知趣的我，曾碰了一回很嚴重的釘子，——指為十足機會主義者，和着了國民黨平均地權的殘餘意識。——原因是我提出來叫他們注意上述的問題。這可見他們鬧的土地革命，只是向農民們尋開心。

還有在目前赤色區域鬧得最起勁的，要算“肅清富農”（指有土地，耕具，牲畜的）了。因為他們感到焚殺搶的暴政，是不能令到安分生產的農民滿意的，這些胆敢不滿意革命（？）政綱的農民，當然就非肅而清之不可。至於怎樣肅呢？那不消說是依着革命（？）手段——焚，殺，搶，來如法泡製了。

2. 蘇維埃——什麼是蘇維埃？牠的實質，并不像共黨的理論家們所輕描淡寫的那樣莊嚴神聖，不過只是暴力的圈之裏的一座“芻靈”。這一“芻靈”構成的骨子，是全靠紅軍和赤衛隊的槍桿子和標，外面靠着黨徒們那富有黏性的唾沫，（宣傳）來把那五光十色的花紙——所謂革命（？）政綱——糊裱成功的。一般民衆對這一“芻靈”，擁護牠麼？與其說是擁護，毋甯說是被黏；就像蒼蠅黏在飴糖上一樣。黏上了以後，飴糖還沒上口，就要感到全身被縛，掙脫不開。然而飴糖究竟是飴糖，牠一天沒有失掉了黏性和誘惑性；那愚蠢而孱弱的蒼蠅，還是掙不脫，還是不斷飛集來，或許因為他們太過於飢餓了。這一小譬喻，在鄙意認為頗確當。至於怎樣使這陷坑般的反動宣傳失掉牠底黏性和誘惑性？怎樣使農民們澈底覺悟？那就不在這裏所要說的範圍。

心 靈 的 審 判

3. 紅軍和赤衛隊——據共黨理論家們（非陳獨秀派）的分析：紅軍是說土地革命深入的過程中壯大起來的。這說倒不錯，如果沒有這一解放（？）農民的土地革命，農民們是輕易不肯放下鋤頭來拿標槍；沒有土地革命的深入，農民也是輕易不肯離開了生產去從事劫掠。的確，農民們是在這革命（？）的過程中越陷越深了，他們起初只是爲了不堪地主的剝削和豪劣的壓迫而起來反抗，一路上被共黨所陷害，和豪紳地主所逼迫，以致欲生不得，求死不能，漸漸地演成失了常性，而同化於匪類。本來農民們爲了不堪壓迫和剝削而起來做合法的反抗運動，我們革命者是絕對同情，而且應當去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然而一導領在共產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他們并不忠實於幫助農民，而是認爲鼓動暴動的機會，他們在陷害

農民，——雖然許多人是沒有這一立心，但在共黨的陰險政策暗示之下，有意無意的演成這一事實——使農民的行動盡量的越軌，這一來，好引起政府的注意和法律的干涉，好引起地主和豪劣更殘酷的報復，以造成更尖銳化的階級鬥爭。同時他們恐怕政府或者會原諒農民的行爲，於是他們就盡可能的在這行動的本身，染上了更濃厚的反動政治色彩，以造成政府和農民對立的局勢。這一鬥爭一開始，這一局勢一造成，於是乎農民們被他們的魔術所包圍，被自衛，復仇的心理和環境所配，就不得不放下鋤頭去拿標槍，就不得不停止生產去從事劫掠，何況這原始式的殺掠行爲，是有史以來就蘊藏在每個未受教育陶化的農民的根性中呢。

不特如此，他們爲使紅軍更壯大，農民們更匪化，不惜招引了許許多多的殺掠性成的土

心靈的審判

匪叛兵來做模範。這些土匪和叛兵，只是爲了有更自由的殺掠機會，自然也樂得來湊湊趣，他們並不是信仰了什麼烏主義。因此就使你有鋼的，鐵的紀律，也是籠不住他們，何況共產黨是在“教猱升木”的呢。

紅軍的演進和形成，就如上述，那嗎紅軍整個集圖的行動，就可推想而知。他們的勇悍善戰，並不是受了什麼主義的陶化，只不過爲在死裏求生，不得不戰，爲防被殺，不得不殺人，爲生活不得不搶，爲發泄憤恨，不得不焚，不屠。久而久之，習與性成，就致完全失了人性，而以破壞，殘暴爲習慣了。

4. 政治罷工——共產黨對於政治經濟中心城市的搗亂，比農村更爲重視，雖然城市戒備的森嚴，比農村難於得手，然奪取城市與奪取農村，影響的比較，當然是要來得大。爲了企

破天荒文集

圖城市的奪取，那嗎罷工就是第一步的主要工作，而且這一罷工必要使之成為有政治色彩的行動。上面已經說過共產黨對羣衆運動的很毒手段，他對農民是如此，對工人也沒有例外。當在共黨中央第四次擴大會議以前，他們是集中全部人力和財力來布置各大城市——如上海漢口等處的政治罷工，企圖響應紅軍的來犯。可是雖有不少的機會好利用，——如上海法電罷工等，然結果領導都失敗了，因此而企圖攔了淺。至四中擴會以後，便轉變了策略，這一轉變，並不是放棄了政治罷工的陰謀，相反的，他們在更積極的推進。他們很知道，工人的生活如果是安定的，是不會盲從，爲使工人們附從，必然是要使工人的生活，陷於更深的絕境。這一說是很不易令人相信的。他們不是天天爲着工人生活痛苦而擔憂(?)嗎？不是在天天

心 靈 的 審 判

忙着加薪，增米貼，要冬衣，的運動嗎？是的，而且這是工人的迫切要求，我們是應當同情的。但是共黨，或許是更革命(?)的緣故吧？他們恐怕工人們這些只是要飯吃，要衣穿的要求，是太平凡而乏光彩了，所以他們不憚煩瑣地，於這些要求口號之外，替工人們加上了更時髦的藝術點綴，——如加入赤色工會；加入共產黨；準備四次暴動；打倒。黨；擁護蘇聯；擁護蘇維埃；反對國民黨進攻紅軍，……諸如此類與工人日常生活沒關痛癢的廢話。

這一來是何用意呢？很明顯地是向當局和廠主告密，他們是在證實罷工的工人是共產黨的暴動隊伍；是要求當局捉人；是要求廠主開除工人的生活；是離開各界對工人的同情和援助。這一陰謀的結果，如果當局和廠主是上當那嗎工人們便要墜入失業，和坐牢的陷坑裏。

他們天天在忙着掘陷坑，——派了許多會講會說的大學生留學生混進絲廠，棉廠，機器廠，鑛山，鐵道，輪船……上去煽動工人，一俟工人們都墜入陷坑裏了，於是他們便站在最高處——什麼行動委員會——劈開了那哭喪的嗓子高聲疾呼道：“勞苦的兄弟們！你們在陷在十八層地獄裏呀！起來！跟我去革命吧……”。

上面寫的那套有趣的滑稽的“雙簧”，就是共黨布置政治罷工的序幕。如果有人不相信，那我也不便堅持，最好請各位去問事實先生，他老人家并沒受過我的賄賂。

5. 城市暴動——城市暴動，是共黨在城市活動的中心目的；同時也是他們工作表現的最高方式；是以政治罷工為直接過渡的橋梁，而一切零碎的鬥爭，都匯歸於此。

別的我暫且不說，單就他們的暴動秘訣給

心 靈 的 審 判

列位公開介紹一下，據說這一秘訣，是列寧天尊的寶訓，是絕對不能逾越的天經地義。且看牠的內容：

1. 暴動一起，必須無限制的滿足參加暴動羣衆的要求。……

2. 暴動時必須堅決地，不擇手段地，擾亂敵人的後方，和混亂其注意力，以分散其進攻的目的和力量，——最好是堆積障礙物，喊吶，起火。……

3. 暴動時必須無情的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至不革命而妨礙革命的分子。……

照這樣的手段，歸納起來，就是搶，焚，殺，現姑不論這很毒的陰謀之是否實現？只要一幹起來，已足夠燬滅城市而有餘。他們燬滅城市的用意，一方面是在企圖搖動了現存的統治，另一方面是在使向外進攻的生力軍，更壯

大的造成，并且斷絕了參加者的後顧，——工廠倒閉，工人沒有工做，難民也大批的造成，——因為他們并不希罕某一城市，而在整個國家政權的奪取，和世界革命的促成。——中國經濟中心的暴變，必然引起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而掀起了國際瓜分或共管中國的慘劇。但是別具肺腸的共黨，便認為可使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更快的暴發。這簡是拿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犧牲。

我這樣說，并不是有意誣蔑共產黨，不信且舉一個例證來：過去廣州暴動，是引起帝國主義砲擊，還幸那反動局面消滅得快，不然，更不堪問了。過去在瓊崖暴動的時候，共黨如果是要某人去指揮暴動，首先要他自己動手殺了自己父母，或妻子兄弟：如要某村的農民參加暴動，首先便把這村莊燒燬了，這就叫做堅

心 靈 的 審 判

定軍心，斷絕後顧的頂好辦法。

我寫到此，不能再寫了，悔恨的石頭，在壓碎了我的心！我全身的神精都在戰慄！恐怖的陰影，不斷地在我的眼前閃動。我想燬滅了我底殘軀，因為這便是罪惡的本部。我雖不曾殺過我的父母，我也不曾殺過任何人，而我的靈魂，是被殺了；我雖不曾燒過誰的房子，而我的青春，是變成灰燼；我雖不曾搶過誰的一絲半縷，而我的自由是被剝奪淨盡。雖然我底青春，我底自由，我底靈和肉，是犧牲了，無意義的犧牲了，這是孽由自作，還敢怨誰？但是，我不願再犧牲別人，也不願別人再像我一樣的犧牲。這就是我跳出了坭坑的動機，也就是我寫這篇自供的用意——完——

破天荒文集

第一篇譯述

蘇俄政治偵探團在法國及 世界各國之活動狀況(一)

前蘇俄駐法代辦伯塞多夫斯基著

伯塞多夫斯基赴法前與姬采林之晤談

予(伯氏自稱)與姬采林，曾有一次晤談，彼以在巴黎工作之方針，及法俄關係相告；是日李維諾夫缺席，專門方面事件，由姬氏自

任之。

對於巴黎報紙攻擊蘇俄大使館，致有賴可夫斯基召回之事，姬氏殊顯不安，以此類事尚可隨時重演，姬氏似爲一被驚過度之人，於絕交或軍事干涉，或其他種種，深爲恐懼。予詢以巴黎方面，專門機關之概略，彼則報以苦笑，而謂此種機關，尙未存在。

姬氏繼曰：駐法大使館一等祕書爲狄維可夫斯基，前爲李維諾夫之私人祕書，爲報酬其勞績，始派今職。狄氏有一優點，即法語極爲嫻熟，其餘可謂爲絕對的烏有，奸詐而善爲厲階，怯懦尤令人可驚，其訪問西亞樸之事，人皆知之，先是自共產黨人因薩哥樊塞地事件示威後，法國警察，開始大批驅逐示威者出境；尤注意於蘇俄僑民，賴可夫斯基遣狄氏往警察總廳商請西亞樸，將驅逐展期；最重要者，厥

第一篇 譯述

爲蘇俄塔斯電訊社社長之出境展緩，警察廳長使狄氏在客室等候接見時，嚴色厲聲，狄氏竟不敢發一言，垂頭喪氣，狼狽出警察廳長辦公室，返大使館後，即聲言有疾，偃臥牀上，體溫增高，久之始自西亞樸所給與之激動下，恢復原狀。姬氏結語曰：吾人安能與此等祕書共同工作耶！

二等祕書爲格爾芳，新派今職，人謂其有辦事才，彼負責指導在巴黎蘇俄機關之工作，受政治偵探團之監督，汝當少以事務煩之，但其過去，亦有可疑；一九二四年，彼爲交通委員會政務祕書長時，曾有不名譽之歷史，以侵吞公帑，濫權瀆職，被開除黨籍，僅因交通委員會長魯楚達克，及已故之祕密警察團團長柴金斯基二人之固請，乃得回復黨籍，請明記之，彼自出黨後，固未改變其態度也。

但吾人擬給汝以一強有力之臂助，日昨政治會議議決，任命亞倫同志為駐法大使館二等參事，此為外交委員會最優職員之一，彼有一劣點，於一九二一年始，離猶太社會黨加入本黨，現與該黨猶維持友好關係，彼聲言利用該關係以圖本黨之利益，予頗擬信任之，但政治會議，猶加疑慮也。一九二〇年，我國與波蘭交戰時，亞倫曾在巴黎為某公司代表，供給波蘭以軍械，亞倫與法國各界，可有強固之聯絡，彼將負責擴大我國與法國政界之關係，並對法國報界，加以控制，彼每年得用款一二〇、〇〇〇金元，由汝經手轉交，由彼自向中央監察委員會呈報，汝僅以其所領款額告予，此既合乎規例，——姬氏言至此，復作苦笑，——亦知使予此人之用度，何以予並非疑其中飽，以亞倫同志喜浪費，彼自將居住大使館外，（

第一篇譯述

此點吾人已允許之)嚴厲之監察，似不爲多，且彼亦將爲柯明特亨(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非正式代表也；彼與該會，有長久之關係，賴德克嘗竭力贊助之，彼爲二等參事，雖係汝之屬僚，然不可太以屬僚視之，其所擔負之工作，甚爲重要，彼得直接向莫斯科當局呈報，試與彼交好，而調知其工作內容，因官式上彼不向汝報告一切也。

予復提出關於政治偵探團，及柯明特亨在法國活動之幾種問題，姬氏僅含糊作答，謂：另有較伊本人更知曉澈底之人，可供給予此項材料，密開諾夫爲大使館二等祕書，實即政治偵探團之代表，惟彼不久將調任柏林，由前駐君士但丁及不拉格之政治偵探團代表依亞諾維齊繼任其職，依亞諾維齊，在土耳其假名爲維立羊斯基名義上，彼將爲領事館檔案編纂員，

其重要工作，由其妻擔任之，至關於柯明特辭在法國方面，予僅能告汝共有經費四百萬佛郎，該款將由柏林總會計處供給之。

最後姬氏結語曰：吾人對政治偵探團必須公正，彼等曾發現數種密電碼之翻譯，連法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所用者亦在內，汝如喜閱，予可示汝，以法國大使館關於汝之任命，致其政府之電文，姬氏給予一紙，即已翻出之，該電子因問彼政治偵探團如何獲到此種結果？姬氏答曰：彼輩對所謂“專門手術，”向不使吾人知曉，政治偵探團之專門家，其翻譯密碼，世無其匹，該部首領波基伊，覓得俄皇時代老專門家數輩，報酬極豐，居以華屋，較該專門家等在俄皇時代所有者尚優，彼輩每日工作十五時至十六時，然彼輩能成功，亦須若干之補充知識，例如彼輩須知該電內容，大概何似，有

第一篇 譯述

時僅因一字得知其全文，此種知識，則由吾人所有在各大使館之祕密偵探報告之此種祕密偵探，即政治偵探團派充各該館之下級人員是也。此外更有極幹練之聽話者，（政治偵探團，在莫斯科各大使館，均有攝音機，另有一收聽室，）各線均會聚於此，某日政治偵探團之外事股股長竹里利賽，為欲顯示其組織，邀予聽阿富汗公使對莫斯科喜劇場之明星作愛情表示，‘‘請求我家汝將聽知一切，’’彼輩非常自信，常於飲酒過度時，公開說出，唯彼輩幾誤使予與德國大使蘭若，感情破裂，因蘭若得知悉收聽室情形也。

予無意間，瞥視一週，姬氏爽然笑曰：請放心，此間亦有人收聽，去年本室，因須修理，彼輩即乘機安置攝音機，政治偵探團團長孟金斯基，殊不欺我，彼謂政治偵探團，應知曉

一切，上至本黨之政治會議，下至最末之鄉村蘇維埃，凡在蘇維埃聯邦內發生之事，無不知之，彼輩克盡厥職，殊堪佩慕。

凡此予均覺可畏，離姬氏室時，各雷震耳，予知在國際政治偵探團，極有權力，如種消息，均能知曉，政治偵探團，實監視各外交人員之生活，上至大使，下至門役，僉無遺漏，凡此情形，雖不可原諒，亦事有必然者，以蘇維埃組織，在蘇俄境外，即與其環境常在不斷爭鬥之中故也；至在蘇俄境內，所有各上級官員，甚至各人民委員會之委員長，亦在政治警察監視之中也。噫！

蘇俄高級官員在巴黎之取樂

(二)

予抵巴黎，僅數日，全大使館忽起驚駭，

第一篇 譯述

先是前夕莫斯科有密電來相告謂：據可靠消息，十一月七日，巴黎白俄，及保皇組織，將攻使館，館員咸應閉門，及乘被攻時焚去祕密文件及密碼，並於該日不接見任何賓客等爲言。予在日本，即曾慣遇同樣事件，在瓦爾薩維，（波蘭京城）亦每因政治偵探團團員，偶在咖啡店，聽知某種談話，而引起驚慌。

十一月七日，予仍照常出外散步，返館時，則全館人員，均持手槍集走廊上，大使館二等祕書格爾普，喪氣告予謂：曾聞密碼室有可疑之聲響，依其意思，白俄正在格阿勒爾街第八十一號房屋附近，安置轟炸機，以其牆適緊接密碼室，總之該地守衛，已離其崗位立於梯上，以避轟炸。

予因入密碼室，亦聞有異常之聲響，僅爲牆上下之回音，鄰屋實毫無關係，予輩入大使

館之地窖，始發現長廊之一端，正有人安設板壁工役之工作，致有聲響，而反應於牆上，此即大使館一等祕書狄維可夫維基，及二等祕書格爾普所相信，所相信為安置轟炸機者也。

蘇俄高級官員，常來巴黎，居住大使館內，托辭有特殊使命而來，實則彼輩消磨其時光，以研究巴黎及貴族階級之道德墮落，彼輩常參觀娛樂場所，飲酒過度時，則與白俄鬥口。

此類怪事，實非嚴重，即各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魯拉查斯基曾偕其夫人同赴一跳舞場，魯夫人甚願跳舞，魯氏則愛好舞曲，而不能跳舞，於是乃覓一專業跳舞者，伴魯夫人跳舞。既畢，此專業跳舞者，行近魯氏而告之曰：予係白俄軍官，非兩百法郎，予不願與人民委員長夫人跳舞也。魯氏失色，亟付以兩百法郎

第一篇 譯述

，狼狽出場。

但此類事件之結束，每不如此之易，當時予欲停止彼輩此種行爲，因訓令大使館祕書，不得陪伴此種“旅行家”，及參觀娛樂場所，一九二八年之初，予不得已，須將該訓令撤消，適政治會議委員及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兼交通人民委員長魯楚達克，偕其祕書二人來巴黎，彼聲言來法調查貴族階級之淫蕩，央予爲其嚮導，予滿口拒絕之，而告以彼可能遇見之危險，且報紙消息極爲靈敏，將可乘機而攻擊之，然魯楚達克，堅持其原意，必作“大公爵之遊”無已，遂派狄維可夫斯基及格爾普兩祕書，爲其嚮導。

彼輩游行盡夜，迨返，狄維可夫斯基及格爾普告予謂：貴族階級之淫蕩，已詳細研究無餘，彼輩曾參觀娛樂場所數處，並有一處曾將

一室交魯楚達克使用，以該室常為貴人所光顧者，唯一夜竟用去一萬法郎，魯楚達克，遂中止其“遊行”，即其來法之目的也。

此次險行使共產黨大使館特別黨部中發生不快事件，狄維可夫斯基夫人，重視家庭道德，對於其夫之入妓館，深不以為然，即擬提出該特別黨部察核，其夫盡力勸慰之而後止。

紀念日如一月九日，三月十八日等，大使館特別黨部，舉行莊嚴之儀式，予之工作，厥為擔任講演，一九二八年夏季共產黨成立廿五週年紀念時予藉口疲倦，拒絕此種工作，以予自覺不能講演，如適從中央委員會寄來之文件所規定者，駐巴黎副領事哥魯伯為一天真和書之人代行此職，彼今為大使館特別黨部之秘書也。

予是日，坐於駐法商務代表披亞達可夫側，空氣甚為悶重（時正六月）哥魯伯輕聲演說

第一篇譯述

，以共產黨機關報『樸拉夫達』所印行之會議大綱爲依據，有時彼自作聰明，將事實事件及人等，混亂不清，致予與披亞達可夫不禁微笑，人後予與披亞達可夫出至大使館園中，予告之曰：此種會議，僅足以消滅革命之狂熱而已；披亞達可夫今爲莫斯科國立銀行經理，答予曰：

此蓋爲不可免者，革命實已超過其狂熱時代，現已爲一種日常工作，十月革命，僅爲一種冒險，數星期後則成爲多數幸運者之冒險，某日予輩與列甯作密談，予輩中一人謂之曰：尙憶及汝不相信能成功耶，列甯微笑答曰：予誠不曾相信也，十月革命，僅爲在世界之階梯上之冒險，吾人如失敗，則貽無產階級以革命之模圍，是較先成功而後腐化之革命尤爲重要，真正革命者，知所進攻，亦知其必要之收縮

也。

予警視拔亞達可夫一瞬曰：然則……進攻乎？進步乎？

彼作倦容答曰：必須退步。

蘇俄政治偵探團在法之工作(三)

政治偵探團在巴黎之工作，甚為有力，其首領為係亞諾維齊，此人並非若何之大致治家，初在某小城中，充當司法警察長，頗著辛勤，彼深知其職業上之特識，而大使館中彼所組織之分部，實為完善。

政治偵探團，在格阿勒爾街三層樓上，佔室凡四窗，對大使館之花園及鄰屋第八十一號，四室之一，設置大照相器及電燈各一隻，可極迅速的攝得各種照片；鄰室則常加鎖，為一

第一篇 譯述

暗室，內有“化學墨汁案”一個；第三室爲依亞諾維齊私人辦公室；第四室則爲打字員及其他屬員聚會之所；（此室自係大使館及領事館人員始許入內）

依亞諾維齊之行動，可分爲數種：第一，監視大使館人員，即參事與大使亦在內，爲此依亞諾維齊分配其多數之“祕密同僚”於大使館職員之列，此種祕密人員，常在門外竊聽，以刺探各官員之私人生活，彼輩常爲挑釁之人，以引起貽累之言論，此種人大部分爲商務代表團、或石腦油工團，及蘇俄銀行中人，報告大使館中人員所表示之政見，及其與法國人個人關係。

次之，依亞諾維齊，亦監視白俄僑民，并有多數白俄僑民助之，彼曾數次語予，工作現已較易，尤在俄國保皇黨組織方面，已派有許

多秘密偵探，出入其中，至關於古特波夫將軍之組織，彼告予曰：予已派一人，時與古特波夫接近，不久還再加派一人，則將軍之工作，更易洞悉矣；依亞諾維齊對於阜何得里報（右派報紙）之各種情形，亦甚知曉，該處彼亦派有秘密偵探，惟左派方面之消息，則甚稀少，依亞諾維齊，嘗抱怨此方消息之難於刺探。

刺探消息員之報告，依亞諾維齊謹慎保存之於保險箱中，每員姓名，均以假名代書之，此假名單，僅依亞諾維齊及夫人得見之。

最後一種任務，即為將法國及其殖民地之各種情形，供給蘇俄政府，此種工作，亦由多數秘密人員負之，但同時蘇俄銀行及商務代表團人員，亦應報告其與法人來往所得之消息，違者受革職之處分，即該銀行經理納瓦新，及伊甲第夫公爵，均在應具報告人員之列

第一篇譯述

依亞諾維齊夫人，年青貌美，為依亞諾維齊之臂助，伊究為依氏之妻，或其結婚之目的，僅在點綴場面，此點殊為予所不知，依氏薪資雖微，其生活却甚耗費，職位不過一編纂員，其住室絕佳，並雇用僕役多人：

依氏夫人，保管其夫之密碼，伊譯電報為密碼，而由大使蓋章寄發，至電報內容何似，大使無從知曉，即關於大使個人之電報，有時大使亦茫然副署之，依氏夫人復擔任巴黎政治偵探團之攝影，及財政事宜，銀錢以大額金元鈔票由“外交箱件”寄到，由蘇俄銀行，換為法郎，依氏夫人常與秘密人員密會，退出時，伊常卸一皮大衣，伊被視為政治偵探團中極幹練團員之一，常擔任極危險之工作，在柏林伊曾冒充為匈牙利公爵夫人，在奧大利伊自稱為波斯外交官，夫人在捷克斯拉夫則又冒為金鋼鑽

商人之寡婦。

依亞諾維齊尙有助手二人，一爲伊方斯，一爲愛列兒，前者稱爲商務代表團之視察員，後者在石腦油工團中工作。

依氏夫婦，常離巴黎，其汽車係自美國輸入者，愛列兒與之偕行，常往羅爾曼地省，參觀竹魯維爾一帶海濱，藉口依氏須要休養，但在大使館中，依氏毫不做事，有時即到館，亦僅應點而已，其餘時間則閉處密室中云。

蘇俄政治偵探團在巴黎之工作

(四)

巴黎之蘇俄政治偵探團團長依亞諾維齊尙保有一法外機關，由克樸主持之，克樸來法，係用一自外國得來之假護照，其妻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西左夫之妹，其助手名劉底斯，政治偵

第一篇 譯述

探團，曾在巴黎組織一廣大合股公司，（法國對外貿易公司孟德杜街第一號）其貿易額，每年約數百萬法郎，克樸即為該公司經理，彼有汽車數具，在法國南部並有華屋兩所。

該公司貿易甚為發達，克樸每因商業方面之活動，而忽略政治偵探團所付與之任務，政治偵探團嘗切責之，彼以其和悅之態度，頗與法人及白俄僑商交好，有時且與貴族階級來往，彼識一白俄要人，其爵位甚高，遊歷“麥東”附近，彼又於新年晚餐，與之共攝一影，傳至莫斯科政治偵探團，僉以巴黎之政治偵探團，與有爵位之白俄結合而譁然也。

克樸時喜賭博，竟輸去約一千萬法郎，莫斯科方面，頗為恐怒，事日嚴重，克樸將至入獄，……後決定將克樸解回莫斯科，於是自某日起，克樸即不再出現於其凡爾賽街，第百卅

號住宅，其值數十萬法郎之傢具，及汽車一具，亦棄置於該住宅中。

至克樸之如何為祕密警察團逮捕，曾有人告我，彼正在某遊戲場戲牌，遊戲場門首，突來一汽車，克樸之副官告克樸以其子病重事，促其速返巴黎，克樸入汽車，……醒時已在漢堡某蘇俄船船底艙中，由是解赴列甯堡，在莫斯科受政治偵探團之判決，尚以其妻兄之說項，僅幽禁於白海索羅夫基島十年，在歐洲俄羅斯極北境。

依亞諾維齊雖極慎重，然予曾有數機緣得知其工作。

一九二八年夏季，大使館忽來一少年，自稱為歐洲某，意大利大使館之隨員，即由大使館祕書格爾芳接待之，此少年聲言以急於需錢之故，願將適從其館長處盜來之密碼售與蘇俄，

第一篇 譯述

格爾當芳即通知依亞諾維齊，於是答意大利人曰：杜夫嘉勒夫斯基(大使)於付錢之前，須略略審視該項密碼，該意大利人即交出其書，而已則在客室等候，僅一小時半，依亞諾維齊夫人，已將該項密碼緊要處，全行以攝影術照出，而以原書還意大利少年，謂大使館不買竊來之密碼依氏等竟不付錢而得貨矣。

一九二九年，關於英國密碼，亦有同樣事件，一陌生人出賣英外交部與印度當局來往之密碼於依亞諾維齊，彼輩仍演同樣喜劇，依氏夫人全拍攝之，此兩工作，依亞諾維齊曾得有大宗金錢之報酬。

予尚憶某次杜夫嘉勒夫斯基邀予等作撲克戲時之談話，此種賭戲，為大使館人員所愛好，杜夫嘉勒夫斯基，及莫斯科國立銀行經理披亞達可夫二人，尤酷嗜之，予自彼等處贏錢為數

頗多，然以後予即不再加入，繼續之勝利，反使予有不便也。

某日，依亞諾維齊亦加入賭戲，彼已負亞夫嘉勒夫斯基數千法郎，因甚形色不安，予諷之曰：毋急遽若此，自有許多蠢人來此出售密碼也。依亞諾維齊答曰：誠一佳事，但予因此所得者，不過千金元之數，予識一人以羅馬尼亞人而幸運彼使一女人接近罷，馬尼亞祕密警察團重要官員之一實際上，彼得知羅馬尼亞之各種密碼，及各種祕密事件，此人因此得錢，……予爲之駭然，因細詢之，依氏當時略中酒，故不能耐沉默；予問曰：羅馬尼亞人，豈不知其祕密警察團領袖爲蘇俄政治偵探團工作耶？依氏笑曰：此爲一能手，其鞭撻幾遍及伯塞拉比人之背，當彼捕得共產黨人時，彼在其私人辦公室拷打之，如是羅馬尼亞人，安肯信其

第一篇譯述

爲我輩同僚耶。

予嗒焉若喪，竟有此事，蘇俄政治偵探團人員，亦拷打羅馬尼：共產黨人，誠令人不之信也，且此事足使蘇俄政府失去信用，其他政治制度下之政治警察，亦未嘗使用如是可責備之手段，依亞諾維齊坦然曰：毋太老實，汝知此人工作之意義乎？吾人爲使其繼續工作起見，且須供給共產黨人以受其鞭打，如羅馬尼亞發生革命，縱令有人將鎗斃之，是時我輩決不加以營救，彼供給吾人以各種消息，且虐待羅馬尼亞農夫，是其工作之結果爲革命也，吾人由彼而知與巴黎大使夫人跳舞者爲誰，（杜夫嘉勒夫斯基赧然）羅馬尼亞祕密警察團，與國外其他反間諜組織，互通聲息，因此吾人亦得種種消息，即此已可值金元數萬或數十萬，至其虐待農夫，則不過船業上附帶之事耳。

予尙憶一九二九年五月，李維諾夫曾有一信來，謂法國政府致函外交人民委員會，查詢法入列熱抵俄未久，即失蹤事，該信續謂政治偵探團，囑其竭力否認，列熱曾抵俄境，依李維諾夫之意，列熱恐尙在政治偵探團之“醫院”中，唯吾人仍當謂駐俄法國大使館，誤認列熱曾入俄境，並囑予如法外交部，詢及此事，作同樣答覆云。

爲時未久，吾人得加甘（外交人民委員會西歐組組長）一函，評述此事。

列熱居於保加利亞國京城，思想頗爲急進，（歐戰時爲反對戰爭者）曾匿已被判死刑之兩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於其家，爲保加利亞警察所破獲，因亦受判決鎗斃，法國政府訓令其駐保國公使，加以營救，列熱因得赦令而被逐出保加利亞，既抵柏林，列熱正式加入共產黨，

第一篇譯述

而爲政治犯國際救援會之中堅份子；但列熱不久即更變初衷而批評柯明特亨之策略，甚爲激烈；一日，列熱被邀抵莫斯科，報告其工作，彼由莫斯科致書其妻，痛詆莫斯科之生活，及蘇俄行政全部中有一書爲政治偵探團所截留，列熱之運命，即被決定，被捕後由政治偵探團判決，幽禁於索羅夫基島十年。

法國政府，對於此事，曾致照會四次，而外交人民委員會答復，則爲列熱之入俄境，蘇俄當局全不知曉，至爲列熱之妻，自列熱失蹤後，仍居巴黎。

在法在印度支那在荷屬印

度之第三國際 (五)

柯明特亨(第三國際中執委會)中有人告

予，謂自“薩哥樊塞地”示威勝利後，法國已開始為活動之大場，法國之革命狀態，已形明顯短促而放肆之騷亂，近已數見不鮮；然不幸各方報告，均顯示（不幸一字非始用自我）法國工人之經濟情形，尚不十分惡劣，因不致引起尖銳之怨恨；但罷工及要求增加工資，已足促成種種也。

辦理法國共產黨之人員，常受毒惡之指摘，除少數首領外，均受激烈，或甚至無禮之攻擊，竟有數人被罵為侵吞公帑，予殊不願列舉其名，茲僅將予記憶甚深之一段話，寫錄於下：

“前之投機派及“反失敗”份子，與數律師，共同辦理法國共產黨，其擁資之富裕，生活之寬大，實以危害本黨，優秀之革命份子，或可在巴黎城外發現，即此輩亦被工團主義所腐

第一篇 譯述

化，既無紀律，又不服從，莫斯科命令，吾人必須忍耐將事，依情形而創設行動之中心”。

馬呂依爾斯基，為柯明特亨首領之一，大戰前曾在法國，深悉法國情形，頗不同意上述見解，其言曰：法國議會制度化太甚，此種制度，不但已深入貴族階級之心，即一般民衆，連無產階級亦表示擁護，法國人依其性質極有革命之趨勢，但此尚不足以使法國工人，願意犧牲於長期激烈，並須要勇敢忍耐抵抗之爭鬥也。人或視予為怪，但予敢言：如有欲剝奪法國工人日常開味酒者，即其為柯明特亨之太上代表，亦必至於見逐，且社會革命，（馬呂依爾斯基言至是微翕其眼）非一月無開味酒，乃係數年之飢餓也。彼又繼言曰：法國之經濟情形，如此發達，致其工人於投身於柯明特亨所指定之冒險之前，躊躇不決，法國之議會制度

，根據於國民心理，爲世所獨有，國民僅作短時間之示威，議會即從事必要之改革，蓋議會如極有知覺之風雨表然，爲此欲以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議會，實難而又難，且法國一般農民，染有貴族階級之遺傳性，即愛土地權與秩序是也，此一般民衆，爲其政治制度之基石，吾人無法影響之，法國共產黨忽視鄉村民衆，實有其理由，鄉村中之雇工，泰半爲外國人，向之宣傳，殊爲無益，法國農民，雖有地極少，亦不接受共產之宣傳，黨中某首領，曾遊歷法國各省，爲予述下列事件，彼曾與一班左傾之耕種葡萄者談話，申述蘇維埃農民政治之概略，耕種葡萄者，頗能注意傾聽，忽有一人起立而問曰：“十月革命以後，銀行存款，無論大小額，均即查封，未能還出乎”？該首領當時只得答之曰：然。耕種葡萄者立即更變態度，以爲此種手段，無異奪掠蘇維埃猶大路上之盜

第一篇譯述

賊也，俄國農民，與外國農民心理之異，在俄國國內實無以知曉，俄國農民，亦如他國農民，曾為土地主，然與國內財政銀行機關，無大關係，十月革命以後，彼輩仍易維持其活動範圍，於地方上之利益，至在城市中，我輩設計何似，於彼輩毫無重要；在歐洲則不然，無產革命後，必有財政銀行方面之崩潰，農民即為其犧牲也。

馬呂依爾斯基，並告予以遠東方面，如印度，支那，桑特羣島之前途，彼謂印度及其附近國家之革命運動，必將擴大而激急化，其言曰：英屬印度，實為一極近代化之國家，工人甚衆，必將擔負其政治使命，柯明特亨已從事考慮，究以何種方法，能使印度工人運動急進，至最可能限度，並通過七十五萬金元為此項工作費用，樸阿芬特亨（紅色工團國際）已奉

令滲入印度工團中，中以最新式之搗亂方法，指揮其罷工，尤注意於紡織廠方面共產，東方大學，將派二十學生，前往担任此項工作，至印度支那，亦為吾人所最注意，其革命無甚進展，實以法國共產黨軟弱之故，吾人已使其設立一殖民部，此部之成績甚劣，吾人已予以新款項，及明確之訓令，令其加緊工作，並設一法外機關，——此為極重要者，——而運動士兵，此外更無其他方法，得使印度支那之革命可能，吾人必須在在小心，法國對其殖民地，最為敏感，且較勝於英國人，(馬氏作微笑)或因其尚不滿足於其所得也。巴黎方面之陰謀者，俱極笨拙，致吾人每不得不親自管理，印度支那事件，吾人曾派有安南及印度代表，此種代表，必要時即指導印度支那之革命。總之，此均係嘗試，吾人尚不知此種代表，究能否搖

動該國之農業民衆也。荷屬印度，則較爲樂觀，吾人於彼有一極發達之機關，而尙不爲警察所知曉，荷屬印度之革命，應卽近在目前，該處如斷絕樹膠與石腦油之供給，足以影響數資本主義國家，故荷屬印度之革命工作，應以全力鼓動之。武裝革命爲吾人之福利，可使吾人踏上一最少反抗之途徑，吾人如在印度支那被破獲，法國將與我斷絕外交關係，甚或不惜宣戰，以彼與吾輩數鄰國有堅固之同盟也。至於荷蘭，吾人一無所畏，彼輩能奈何吾人耶。

蘇維埃勢力之侵入亞拉

伯(六)

一九二八年，予在巴黎時，與耶門國（亞拉伯半島西南部）政府有所商洽，加桑亞利前爲埃及高級官吏代表該政府訪予於大使館，彼謂其國王伊亞其亞，願與莫斯科訂立外交關係

，加桑出示其全權證書，即授權於彼，使與吾僑商洽一切者，予電莫斯科請示，副外交人民委員長加拉罕，覆電謂：政治會議認派外交代表於耶門，爲一極重要之事，予於是常與加桑亞利接洽，而開始初步之商議。

加桑給予之印象極好，彼眼光遠大，尤深知亞拉伯半島情形，彼對於其保守之意見，從不隱瞞。

彼首謂耶門政府，願與蘇俄正式建立商業關係，其目的在取得軍械財政上之幫助，飛機及駕駛人員之供給。

依加桑之意，耶門爲一老舊而含古教性太甚的國家，將之近代化，實爲當今急務，社會改革一層，似宜從緩，耶門政府及國王伊亞其亞，曾擬定一長期之改革計劃，但其實行，則須視該國外交情形何似，（該政府新戰敗赫得

第一篇譯述

賈池國之瓦哈壁人然因邊境問題時有與郭維王開戰之可慮故須鞏固其軍事地位) 彼等甚願有一強大並具備最新軍器之陸軍，前購自意大利之大砲，過時甚久，始發現爲一八六六年式者，該政府有奧國飛機師二人，其一因駕駛致命，其餘一人乃不願繼續服務。

加桑於第一次談話中，即爽然告曰：蘇俄不可打算利用耶門以反抗英人，耶門願與莫斯科交好，並給與商業上之利益，但軍事上之冒險，則不能應命：因此外交問題：不能在將來協定範圍之內。

莫斯科方面，聞此聲明，頗爲不快，因電予曰：加桑或爲英國間諜團之人員，或爲一喬裝之親英派，與彼談判，實爲無益，儘可含糊應付之，僅謂蘇俄政府，對其提議，甚感興趣，將派一代表團直赴沙拉哈，與國王伊亞其亞

商議，此代表團名義上為吾人所組織之德國公司之商務遠征隊也。

不久予聞“阿斯瓦克”假充德國公司，遣遠征隊赴耶門，此公司僅有一目標，不外為柯明特亨即第三國際之中執委會，在東方服務耳。

亞斯塔可夫，前任駐東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為該遠征隊隊長，彼經由“柯德達”赴沙拉哈，沿途尚訪問“竹朗斯若達里”之亞拉伯土酋數輩，最後尚須赴亞比西里國，結絡國交，因當時該國交，僅由駐赫得賈池國總領事加基密夫維持也。

亞斯塔可夫此次殊能表現其才能，在赫得賈池，彼使蘇俄商業機關，擴大其地位，在竹朗斯若達里，彼以二萬金元，給與能表同情之部落，以便加緊巴勒士登共產黨之工作，亞斯塔可夫曾晤及巴勒士登共產黨首領，而給以柯

明特亨之訓令，‘‘促成與英人及猶太國家主義機關抗鬥，以後者爲英帝國主義之工具動員，亞拉伯人與猶太國家主義者戰，卽過分亦無妨，向亞拉伯農民及無產階級宣傳反英帝國主義，反猶太國家主義者，反國際貴族階級，但對亞拉伯貴族階級，以其於反英運動開始時，有加入無產階級之可能，毋過度驚駭之’’。

亞斯塔可夫遣官員二人，往亞比西里調查一切，並會晤該國首領之傾向與蘇俄恢復外交關係者，此行却無大成功，其運命蓋與其他企圖與亞比西里恢復外交關係之嘗試無異，此種嘗試，始於一九二七年塔發利太子遊歷歐洲時，曾在希京雅典與蘇俄商務代表烏士丁諾夫，有一度晤談，烏士丁諾夫，勸塔發利太子，與蘇俄恢復外交關係，而蘇俄則供給亞比西里以工程師醫生及農學家，以爲交換條件，且蘇俄

還可協助助比西里之外交政策。

塔發利太子，極為和善，烏士丁諾夫，電告莫斯科政府，以該太子表示願意，進行談判，蘇俄政府即遣派官員兩人與議，卒無結果而歸，一九二九年，有一亞比西里總長，行抵巴黎，杜夫嘉勒夫斯基，受命與之談判，此總長亦甚和善，曾來格阿勒爾街數次，然卒不願有何成議。

亞斯塔可夫，抵沙拉哈時，曾為國王所接見，然國王不願建立外交關係，托辭為該國尚無外交團，對蘇俄不能例外，結果僅成立一通商條約，駐赫得買池總領事加基莫夫，被派為駐沙拉哈商務代表，加基莫夫為“加商”之韃靼人，操亞拉伯語為柯明特亨之東方代表，名義上雖駐節沙拉哈，實則指導全亞拉伯半島共產黨之工作。

莫斯科政府，因恐惹起英人之疑懼，決定將該約不予公布，即簽訂一事，亦祕而不宣。某蘇俄報，僅以第六號字宣佈此新聞，其負責編輯員，即被政治偵探團判決，幽禁索羅夫基五年云。

斯塔林在遠東之陰謀(中國革命之內幕) (七)

予被任為駐東京大使館參事時，心滋恐懼，遠東方面，非予素稔，尤以中國革命進展之迅速，更使予之職責沉重，以日本於此實操舉足輕重之權也。

(一)中央黨部中人，告予蘇俄駐東京大使柯樸，不久將被召回國，予即可升任代辦，多時，是以予之工作，殊非易易。

(二)當予正誦讀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之報告時，電話機忽震，乃李維諾夫囑予往其辦

公處一談。

此次見召，予甚覺奇異，依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之分配，李維諾夫並不管理，亞洲方面事宜，自姬采林告假以來，此項事宜，由一和悅而淺薄之人，名亞拉羅夫者擔任之，此事甚使李維諾夫難堪，政治會議之解釋，則謂其與加拉罕個人之仇隙，實使駐華大使與副外交人民委員長，不能直接發生關係，此語殊近情理，蓋李維諾夫爲一極傾向卑污陰謀之人，如依其報復之主張，不但欲犧牲加拉罕，且欲放棄蘇俄在中國所佔之地位。

李維諾夫，首卽詢予對於遠東之意見，予含糊應之，藉辭爲予尙未充分將如此複雜之問題加以研究。於是李維諾夫，卽洋洋言曰：加拉罕爲萬惡之人，彼對於交彼辦理之事件，全不知曉，僅以博得芝加哥市場最下等之光棍

第一篇 譯述

鮑羅廷之歡心爲職志，在支加哥時，鮑羅廷假名爲格魯商伯，在中國其權殊不亞於一狄克推多，彼自有一種暗碼，與第三國際中執委會柯明特亨直接通訊，其大小陰謀，俱不使加拉罕知悉，而加拉罕竟甘心聽之而已。

在鮑羅廷前，加拉罕之自卑，實使人難信，不久以前，鮑羅廷欲返莫斯科，經過外蒙古，取道庫倫，及維克列烏丁斯克，加拉罕致電維克列烏丁斯克，囑爲柯明特亨之代表，特備專車，鮑羅廷及其祕書竟佔車四輛，橫過西伯利亞，於是鐵路人民委員會，向外交人民委員會索費三萬法郎，予答之曰：誓不付一哥貝克。(俄新幣名)

鮑羅廷曾來訪吾，(李維諾夫自稱)爲接濟中國以銀錢問題，彼並呈繳由彼與加拉罕署名之報告書一件，彼欲取得五千萬金元，五萬步

槍，五百機關砲，及大砲百十五尊，政治會議諸蠶子，討論之兩日，始有所決定，吾人若如此浪費，則吾人所蓄積之外幣，恐行將空空如也；政治會議召姬來林姬采林，稱病。每當政治會議，欲與姬氏商議中國事情時，姬氏輒患消化不良之症，予(李氏自稱)代表出席，堅決宣稱，予斷不給一哥貝克，以吾人對馮玉祥之忠誠與否，初無保障也；且吾人如助馮玉祥，則在北京方面，將有具備優良軍隊之強有力之政府出現，吾人行將被驅於滿洲及“樸利莫利耶”之外。斯塔林聞予之言，殊為憤怒，彼以為對馮玉祥之幫助，實為使中國蘇維埃化之一步驟，政治會議經討論良久後，卒通過鮑羅廷所請百分之三十，由安虛立虛同志監督付與之，予偶想及騙子如馮玉祥，竟取得一千五百萬金元，極為懊喪，此五千金元之鈔票三千張，實

第一篇 譯述

不啻由窗口擲出者也。

李維諾夫繼言曰：柯樸同志，將詳告汝，以遠東情況，予誓助汝。

此次談話使予(伯氏自稱)震駭不置。

斯塔林恩許予以卅分鐘之談話，首謂對柯樸略有微詞，次即談及中國情形，謂該國革命，實已踏上蘇維埃之途徑，唯一之危險，即為英國之武力干涉，但英國之干涉，非得日本加入，必不輕於一試，是以中國問題之癥結，厥在東京，汝之責任，即在以任何代價，阻止日本及英國共同之干涉，試依汝以為好者努力之，但汝勿忘負有最後成功之責也。予因詢此工作之範圍，由如日本人為中立之代價起見，向予索庫頁島之他半，及海參崴，予將何如乎？

斯塔林愕然視予，彼尚未喻予問題之滑稽，答曰：予非外交家，不能給汝以實際之忠告

，如吾人勝利於北京，吾人不妨以伊爾庫次克酬之，然亦須視當時之實力何似，不列斯特李託維斯克條約（俄對德單獨媾和條約）固可重訂數次也，中國革命之需要，亦何異於俄國革命哉。

此次談話亦未使予得到若干之明示。

此外所餘者，即爲予須知曉東京方面，予之工作之非正式部分，予因往見柯三明特亨，始知柯明特亨及紅色工團委員會，在東京之代表爲商務代表姜森。

至高麗分部，則與東京方面無涉，而由駐漢城領事，查馬羅夫指導之，日本方面情形，頗形危險，（共產黨在日本尚未受法律准許）姜森奉命，應避免政治上之糾紛，此種糾紛，如彼被發現時，即必不免也，彼僅應與日本共產黨，及紅色工團中執委會，三數極忠實同

第一篇 譯述

志，發生個人關係，莫斯科方面，對日本共產黨，及紅色工團甚為重視，如日本干涉中國，此種組織，須能鼓動罷工及革命行動，甚至農民之騷擾，海陸軍後備兵，尤須監視得法，有人告予，莫斯科方面，深信日本海軍中有共產黨特別黨部三所，頗引為榮幸云。

高麗共產黨，頗為自由，受駐漢城總領館之指導，該館有高麗婦人一名，名查洛加，為莫斯科以繙譯員名義派去者，由伊監察各種運動，其助手名金姆，此二人在高麗已組織共產黨青年團分部百餘所，且知所以利用高麗國家主義運動之方，柯明特亨二代表，姜森及查馬羅夫，對於祕密款之分配，頗有爭執，日本方面，每年得款十二萬金元，高麗方面，則要求該款之半數，藉口高麗之黨部，多於日本，於是擬請予為公斷人，但予未敢接受，此種榮譽

，以必開罪於未得滿足之一方，因而結仇生隙也。

駐巴黎總領事館譯一九三〇年五

月二十八日巴黎晨報

遠東之紅俄首領 (八)

前蘇俄駐法代辦伯塞多夫斯基著

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予乘西伯利亞快車啓行，是時駐東京大使館，正以大使柯樸與軍事隨員姜烈爾之爭鬧，幾無甯息，予抵任時，該爭鬧已近結果，其起因則以柯樸與可愛之姜烈爾夫人間之一不快事件，柯樸之粗俗，不亞於其友李維諾夫，其坐汽車時，恆已坐於安適之位上，而女客坐旁座，某日柯樸赴某外交團宴會，彼使姜烈爾夫人坐於旁座上，此即足使姜烈爾夫人恨之入骨，姜烈爾雖曾以勇獲得紅旗寶星三枚，然其畏妻乃特甚，因之姜烈爾

第一篇 譯述

亦恨柯樸。

大使館館員之妻，胥同情於姜列爾夫人，以抗柯樸，致大使館中之生活，幾不能忍受，彼此互相猜忌，互相刺探隱事，而政治偵探團代表，却深引爲喜，使各館員向其告發一切，以便對“穿大禮服者”，及“帶絲帽者”，作不悅之表示。

柯樸僅有一友，爲大使館秘書奧斯竹林，某日奧斯竹林，正令其女秘書打信東京政治偵探團首領斯爲切夫斯基，及女秘書之未婚夫突入，彼輩見奧斯竹林賂倚其身於女秘書，殊嫌其有肉慾之傾向，此問題遂在大使館特別黨部提出，開會數次，辯論甚激烈，結果特別黨部採一中立之決議，奧斯竹林雖太近女秘書之身，但彼有否肉慾之傾向，尙未成立，以奧斯竹林已結婚，而女秘書亦不久即將出嫁，然大使

破天荒文集

館中一班悍婦，竟將此笑話相傳，不絕於口也。

斯維切夫斯基，認為特別黨部尚未履行其應盡之職，因將該決議寄呈莫斯科，而請求黨部法庭再審判之，同時姜列爾，亦向莫斯科呈報，柯樸對中國革命之溫和主義，及懷疑主義，並謂其對張作霖太為重視等等，此種寄往莫斯科之呈報，又雜以奧斯竹林之‘肉慾傾向’，莫斯科劾法古之蘇羅孟，將柯樸及姜列爾同時召回。

日本政府，對蘇俄漁場（俄地而日本有漁業權）之日本工人之被共產宣傳，輒有怨言，自法律上言之，日本無權過問，以此種宣傳，係在蘇俄境內進行也；然日本亦自有其理由，伯利地方之蘇俄官員，常強迫日本工人，往俱樂部中，使聽受與柯明特亨（第三國際中執委

第一篇 譯述

會)有聯絡之高麗煽動者之講演，政治偵探團團員，持手槍立俱樂部門首，阻止講演時聽眾之出場，如某社會黨工人，敢於反抗時，立即加以毒打，送返日本。

伯利之官吏，雖如此注意日本之工人政治訓練，同時却忽視其衛生問題，日本工人，工作於難堪之狀態中，其房舍甚為黑暗。

一九二七年，有一不幸事發生，“達爾里巴”房舍之一，忽着火，該房舍既無窗牖，唯一之門，寬僅六十七生丁米突，百七十五工人，竟活活燒死。

予主張舉行調查，伯利政府領袖古比亞克，及加瑪利克等，諷予曰：“此種小事，初不必大事聲張，在日本本國，此種不幸事，固亦極多也；最好之法，為給被難者家屬以卹金，其數二倍或三倍於日本本國發生同樣災難後之

撫卹金，即此足謂蘇俄之社會保險，優於貴族階級國家也”。當即照此言辦理之。

一九二六年秋季，東京有汎太平洋會議之舉行，此會每三年舉行一次，太平洋沿岸各國，胥得參加，由各關係國之京城，輪流爲東道主一次。

蘇俄亦不得不派員與會，但莫斯科方面，殊爲遲疑，將和平主義與太平洋之海洋地理學，混爲一談，最後始決定不加入貴族階級及帝國主義之和平表示。

對於和平主義，與太平洋之區別，必須加以解釋，政治會議則給予以必要之權能。

一九二七年二月，予得新聞知杜夫嘉勒夫斯基，（現任駐法大使亦曾爲駐瑞典公使）調任駐日大使，此甚使予快樂，以予以個人方面理由，非卸任不可，予請求卸任，極爲不安，因

第一篇譯述

予已頗愛此駐地國家，其言語習俗，均略能了解，然予之健康，殊不樂觀，而予妻則又曾患險病一項，予子則以咳嗽而瘦弱，醫生告予謂：予妻患腦枯血症，予因請求回俄，但莫斯科方面，則殊鎮靜，謂非俟新大使到日本，由予將一切情形告彼後，予不得離任。

予與杜夫嘉勒夫斯基同事，為時甚短，予對其人，不嘗注意，有人告予，謂杜氏為人怯懦而細心，對上司甚畏懼，對下屬則用高壓手腕，彼曾在法留居十五年，故其法語法文，俱極優長，但其才能淺薄，對其新職，頗難知所以應付也。

至關杜夫嘉勒夫斯基夫人方面之傳言，益使予喪氣，杜夫人年已五十，離婚已數次，然輒欲自扮為年青女郎，伊出自名門，因染惡習，愛與少年跳舞，又喜赴跳舞場，（以後則在巴

黎各處)與專業跳舞者跳舞，性惡猶太人，而杜夫嘉勒夫斯基，適為猶太種，因不得不隱匿其家世，而忍受其妻對猶太人之毒罵。但杜夫人膽亦甚小，遇正直無諱言之人，亦只得低頭。某次，伊竟在予前罵‘哥默兒’，(即猶太人)予殊不客氣，即以暴聲應之，伊即亦默然無語。

某時期內，杜夫嘉勒夫斯基，以妻故極感困難，某駐羅馬尼亞政治偵探團團員，(現已被捕)熟知羅馬尼亞政治警察團之密秘者，向莫斯科聲言，杜夫人曾與羅馬尼亞數要人相識，伊在一夜舞場，令人介紹彼輩於伊，在巴黎亦繼續與彼輩跳舞，政治會議，將此項消息，通知杜氏，而囑杜夫人託辭治病，返莫斯科，伊既抵莫斯科，向政治偵探團報告，其種種冒險詳情，凡兩閱月，後仍再以幽禁數月，始

第一篇 譯述

許重返巴黎，並將其與前夫所生之子以爲質。

杜夫嘉勒夫斯基，抵東京時，直謂予曰：彼知悉各項事件，非數月之功不可，在此數月內，仍請予以予所認爲優者，辦理大使館館務，是以予仍留東京，爲該時之絕對主人，杜氏在鄉間，租一房屋，代辦之名，仍由予忝居，殊令日本外務省及其他駐東京外交官驚訝也。

駐巴黎總領事館譯一九三〇年

五月卅一日巴黎晨報

“米得蘭”銀行借款歷史 (九)

前蘇俄駐法代辦伯塞多夫斯基著

予赴巴黎前，即知駐法大使館，以後將成爲指導在英經濟組織之中心，以英俄適斷絕國交也。

斷絕國交時，適英國“米得蘭”銀行，有借款於蘇俄，以發展兩國商務關係之計劃，借

款之方式，僅於絕交前數日議定，該行訂蘇俄之經濟組織，購置貨物至千萬金鎊之數。

莫斯科方面，認為上項計劃之實行，與英俄關係之發展，甚有便利，且可以之恢復外交關係，

在莫斯科時，有人告予謂關於該項借款，‘‘巴哥烏科羅密則夫’’有所進行，予可予以信任斯人，亦屬蘇俄，籍與英國工商業界有強固之關係。

告予者，因略述‘‘巴哥烏科羅密則夫’’之種種事件，莫斯科人咸認為巴氏前為白俄，後復回復蘇俄國籍，曾住莫斯科若干時，蘇俄當局對之，印象甚好，因被任國家經濟委員會要職，後莫斯科國立銀行經理，比亞達夫告予曰：‘‘巴氏為極有組織才能者，對於財政問題，猶為熟悉。

第一篇譯述

巴氏第一度到莫斯科時，曾向共產黨人中述其政治計劃之何似，彼自稱為布爾色維克國家主義派，嘗謂如蘇俄當局以穩固俄國為前題，彼必與蘇俄當局合作，但此種合作，亦有一定期限，彼於蘇俄所採用之經濟方法，公開批評，凡此俱顯示其與蘇俄國內之專門機關之合作，實為不可能，雖彼亦嘗對蘇俄當局表同情也。

正當是時，前商務人民委員長，前駐法大使克拉幸，因與巴哥烏有特殊關係，獻議巴哥烏出洋，而致力於國外之經濟組織，尤在石腦油工團方面，巴氏遂來法國，與一特別關涉石腦油工團事件之銀行，共同工作；該銀行前與蘇俄訂有契約，後因蘇俄與西班牙之專利協定成立，而遭破壞；巴氏對此甚為不滿，彼謂此種行為，足以喪失蘇俄組織之令譽，似此彼

破天荒文集

箇人非與蘇俄脫離關係不可，如該銀行與蘇俄之契約果被破壞也。

抵巴黎後，予與巴氏有一次晤談，目的在確定彼可供給於予之合作，殊知彼極為喪氣，謂其工作，以蘇俄對內對外之新政治策略，已成爲不可能；其言曰：“予(巴氏自稱)不誑汝，當予赴莫斯科之際，深冀蘇俄有所變化，以蘇俄公民資格，如該變化予覺可能時，予必幫助蘇俄政府，但予已相信予被欺矣。汝之政府，——世界上最拙笨之政府之一，——已開始故意毀壞新經濟政策之原則，予雖可助汝，但吾等之接觸，却漸漸脆弱，不久即將不可能矣。”

巴氏之言，使予起一極深印象，彼誠懇而毫不畏縮，公開申述其意見，彼與其他附從蘇俄當局之奴才，迥然不同，予不禁欽敬之。其

第一篇譯述

意見與予之意見，甚為接近，因而二人之間，不知覺間，成立一種親密之同情，雖以身為政府正式代表之故，予不便公然贊成其對莫斯科之意見，但予實覺彼所表示之情感，即予之所有者。

予之態度，彼甚喜悅，覺在政治上，予與彼隔離，實不甚遠，彼於是益為興奮，將托付於彼之工作，更詳細說出，予告以莫斯科方面，欲其幫助解決“米得蘭”銀行借款問題，彼則答謂，彼不但贊成此種借款，並得提高至一千五百萬金鎊，以此事與其政治計劃相合，大宗借款，足使“斯塔林”之政策溫和化也。至“米得蘭”銀行行長“麥肯納”，亦欲以債務之增多，及對外事業關係，促成蘇俄之變化，故“麥肯納”當不難贊同借款額之增加也。

當是時也，莫斯科方面，急於欲得“米得

蘭’銀行之借款，斷絕國交之事，又適發生，不久如竟能多借百分之五十，蘇俄方面，可自豪爲一勝利矣；是以予深信予之提議，不但爲經濟之需要，而受歡迎，即政治會議以其政治觀點，考驗此問題，亦必引爲一快也。

巴氏因往倫敦數次，歸即謂短期借款已告成功，其利息按照普通折扣辦法，予祝賀巴氏，並致電莫斯科。

覆電既至，予始恍然於斯塔林趨勢之千變萬化，首即謂增加借款，而不商承首領之意見，實爲予之謬誤，復謂莫斯科方面之於借款，僅爲一種政治作用，政治會議，並曾表示值此俄國國內尖銳化之經濟危險，及德國借款滿期之迫近之秋，深懼‘米得蘭’銀行之短期借款實爲一種詭計，目的在迫俄國先入於經濟後入於政治之窮途末路，‘麥肯納’之鬼詐之

第一篇 譯述

可畏，恐將較勝於英保守黨內閣之內務部長‘
昔克斯’之攻訐，吾人於情面上，不得不表示
謝意，實際上吾人僅能少少使用該借款，方不
致自措其臂也。

此種恐懼，蓋與英國數公司及多數蘇俄高
級官員之利益相合，蘇俄之銀票，Troites 無
論在倫敦方面，或其他各國方面，其折扣，皆
三或四倍，高於‘米得蘭’銀行所規定者；蘇
俄利息，與普通利息之區別，使賣貨於蘇俄之公
司，大有贏餘；且在本次借款交涉之不定空氣
中，商務代表團人員，更可乘機以侵吞公帑，當
折扣至于百分之二十二或三十（實應百分
之七或八）之際，負擔此項工作之人員，自易
提高其利息，提高之一半，則入決定此事者之
腰囊中，由此可知斯塔林政治之荒謬，使蘇俄
惡劣官員，得此從中取利者；在其他情形之下

破天荒文集

，又何嘗不然也。

此種相互利害關係，不久即行明顯，斯塔林出令禁止大批提用米得蘭銀行之借款，此為純粹政治作用也。蘇俄官員，將此命令作狹義之解釋，而在他方面取利，英國各公司亦抵制米得蘭銀行之以財政援助蘇俄，因而亦取利也。

此奇異之結絡，使米得蘭銀行之借款，不數月間減至於無，於是麥肯納，向蘇俄宣稱，彼撤消其前給與巴哥烏之許可云。

駐巴黎總領事館譯

一九三〇年六月三日巴黎晨報

第二篇譯述

國家警察管理處的分析

國家警察管理處即非常委員會（在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才成功的時候，即組織非常委員會，對付一般反蘇俄政權者，後該會改爲國家警察管理處，譯者註）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這時俄國漸漸由戰爭中跳出來，但是就外交方面仍被敵人四方八面的包圍住，蘇俄在這

種特殊情形之下，國內全無生氣，而且有恢復沙皇制度之可能。

但蘇聯預料這種打擊是暫時的，在國家之內，工作已到恢復正規形勢，就保護社會，所採的非常方法上，應該將密祕組織變成合法裁判所機關的地位，在此時這種管理名爲“無產階級手裏的劍”；這種在十二年以前我們已經看見了，現在變更到什麼的田地呢？第一：管理的成份與方法“我繼續的在這種機關工作了十年，特別是關於在簡單裁判時，（按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甫成功即實行赤色恐怖）對於人民稍有反蘇俄政權者的嫌疑，即逮捕至非常委員會詢問數語，即行處以死刑，名爲簡單裁判。——譯者註”第二：非常委員會從變爲國家管理處後，處內同事者發生激烈的變化，最明顯的從一九一七年統計表看，國家警察管

第二篇 譯述

理處內職員90/00是非勞働份子。第三：在他們的工作裏，充滿了諂媚與野心主義，更把管理精神與革命的知覺，完全消滅。第四：他們利用在握的政權，公開的使行賄賂，同時各地偵探，千變萬化。竟與人民團體方面，成爲無益的政權機關。第五：國家警察管理處是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轉變到黨的武器再變而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武器，三變而爲個人領袖的武器，真的！史達林由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利益保護者一變而成統殺工人與農民者，他利用國家警察管理處這個工具，做成與托洛斯基及托洛斯基主從者的鬥爭機關。爲什麼我要將國家警察管理處，加以解剖，因爲我是爲着其他千百的共產黨員在這個機關工作着想。

探險文藝社

破天荒文集

贈



